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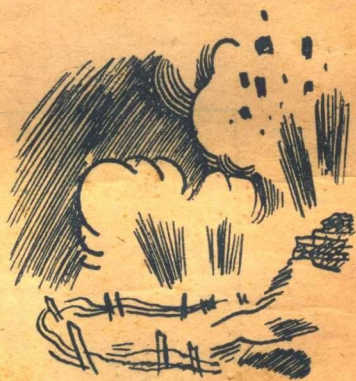


# 單火紛飛

劉 白 羽 著

新華書店發行

# 戰火紛飛



新華書店發行

劉白羽著

戰 火 紛 飛

著 者 劉 白 羽

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

一九四九年六月天津初版  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天津再版

全學天原 7.00

# 目次

我們在勝利高潮中前進(代序).....	一
政治委員.....	九
勇敢的人.....	三三
一間房子裏.....	五一
無敵三勇士.....	七一
不死的英雄.....	八九
百戰百勝.....	一一一
血緣.....	一三二
紅旗.....	一五二
戰火紛飛.....	一七八
回家.....	二二三

## 我們在勝利高潮中前進

——代序

劉白羽

今天，我們正在勝利高潮中前進。當我第一次站在瀋陽街頭的時候，我却想起過去，——我想起四六年嚴冬的暴風雪，槍林彈雨，夜晚的戰壕，指揮員在電話機上下達最後的命令，戰士們發起衝鋒。……那時——風雪漫天，是『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』，當我想到那些激烈戰鬥的日子，它離開我們並不遠，似乎就在我的眼前。在那時，我們不是斤斤計較日子的人，但我們都有信心與理想。這種崇高的理想與光榮的任務，是毛主席在這歷史決定關鍵上所給予我們的，——讓光明代替黑暗，讓蔣介石法西斯防線崩決，讓人民眼淚變為笑容、飢餓換成溫飽，讓我們最後得到勝利。我親眼看到我們東北全體人民，特別是前線的英雄們，為實現這理想與任務，兩年六個月零二十天，進行了驚天動地的戰鬥。

現在，我們勝利了，——每一扇門，都是我們的『凱旋門』。在這時，讓參

加過戰鬥的人，——打開我們皮包裏的地圖吧！——看一看，那上面畫了多少箭頭，打了多少記號，在戰鬥當中，我們走過了多少艱難的道路。在松花江，在長白山，在中長路，在北寧線，在森林，礦山，在那密雪封閉的田野上，我們走着連狼腳印也罕見的地方。但是多少荒涼的村落，偏僻的河流，由於英雄的戰鬥而讓世界知名，秀水河子，肥牛屯，金山堡，其塔木，這些名字是不勝枚舉的，但我們叫起來，都感到無比的親切。我再說一遍，我永遠記得那個時候，——敵人氣餒萬丈，把橋頭堡按到陶賴沼，南面直逼我們到長白山腳，他們得意揚揚的說：『讓他們到鴨綠江裏去喝水吧！』可是我知道：鴨綠江水是湛藍的，是洶湧澎湃的，它是人民的河流，——我們的英雄正是這樣洶湧澎湃，在困難面前沒有誰垂過頭。三下江南，滿天風雪，眼凍得都張不開，可是一個奔襲一百二十里，抓住城子街敵人，造成乾淨的殲滅戰。當一個大踏步後退時，陰險的敵人從小壘滿放了水，零下四十度，松花江裏冰攪水水攪冰，戰士們裸着身子涉渡冰河，我們忍受了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，克服了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難，我還記得郭家屯殲滅戰的黎明，一個英雄排長單身衝進敵陣，奪下制高點，摔光手榴彈，而在決定

勝利全局之後犧牲了自己。我知道，在過去兩年六個月零二十日中，無數的英雄永垂不朽。勝利不是坐着等來的，只在英勇搏鬥之後，東北黎明期才隨四七年春季而到來。現在是勝利了，菲菲的雪花，正預兆着愉快的春天的未來。可是，今天攻下瀋陽的部隊，不都是從遙遠北方一步步走來的嗎？他們是大風雪下鍛鍊出來的，他們說南滿的冬天是溫暖的，我們還記得那時林司令員充滿信心的聲音，他叫我們：走，——走出勝利。

從昨天，從今天，我們都可以看出人民軍隊優良的品質。偉大的時代考驗了他們，因為他們是從人民當中來的，所以個個英勇無比，純潔可愛，在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時候，他們能以犧牲自我，忠實於鬥爭。他們從激戰中，總結經驗，提高自己，他們不但是勇敢的部隊，而且是有思想、有教育、有高超作戰技術的優良的人民部隊。最近，——當我從一條新的道路：瀋陽，撫順，梅河口而回哈爾濱的時候，在火車自由奔駛之際，我聽到這樣的對話：我們一個戰士問：『你們看到我們的傷兵嗎？』那一個最近被解放過來的士兵想了一下，馬上用驚訝的聲調回答：『真的，——我沒有看見過。』我們戰士笑了：『因為我們擔架隊老鄉



部親上火線。」我很爲我們這戰士可尊貴的心情所感動，在他們簡單而樸素的語言中，正把中國光明與黑暗兩面清楚分開，他們深知誰和人民在一齊，勝利的鑰匙就操在誰手裏。這是勝利後的十一月裏的事情，和這同時，在天津正有成批從戰場潰退的國民黨士兵，忍受着飢餓，在街頭上，拍着他們負傷的夥伴走着，被扣者由於沒人給醫治而死掉了。這些國民黨士兵是從那裏來的呢？是綁來的。四年前我在重慶看到過這種被綁的『囚犯』，面如土色，蓬頭垢面，含着眼淚，走過街頭，有一個四川農民爲了避免那綁人的繩索，而忍痛砍掉自己右手，血濺到自己臉上。國民黨軍隊是一座流動的集中營，那裏面充滿的是黑暗，愚昧，卑劣，下賤，充滿主宰者的虐殺、凌辱與奴隸的眼淚。你翻一翻我手邊這一冊三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的『軍中文摘』雜誌，就知道他們在拿什麼灌輸給他們的部隊了，有一篇是『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爆發？』這裏面除了『原子彈』『跨過北極的戰爭』的反蘇囂語之外，其結論十分自然是『中國在蔣介石治下有三億會加入西方。』西方——自然是以美國爲首的。這裏還吹噓些什麼呢？在『美國兵的私生子』一文中說：在美國人的荒淫無耻之下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他們製造了

『五十萬私生子』。這種美國人無耻的『美德』也已經作爲他們的榜樣了。在那些愚昧無知的文字裏，還有一個將軍的詩句，是够得上做爲他們愚昧無知的範例的，那詩：

『鮮紅的太陽光明的路，

激起壯士衝冠的怒！

如潮湧起赴戰的隊伍，

刺我的咽喉斷我們的頭！』

除了瘋子以外，誰又能作出這樣不知所云的詩來呢？而這就是蔣匪幫的軍中文化。當然，他們是有目的的，那就是他們想把他們的奴隸——綁來的士兵，變成愚昧無知，化爲他們少數私人的用具，但是紙包不着火，欺騙遲早必被揭穿。十月裏，在遼河西岸，一部分國民黨士兵在激烈戰鬥中拿一句話回答了那些『奴隸主』們，那就是『我們不打了』。那時我們勝利的暴風雨，卻正響徹全東北！前進！前進！難道有什麼比歷史還能說明問題嗎，二十年前在大革命低潮下一部分手持粗劣武器的人，正是今天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英雄部隊，而素來爲帝國主義所豢養所武裝的軍隊，今天正在各處走頭無路——被殲，黃河已不能再讓他

們決堤，長江更構築不成任何堅固陣線，前進的將不停息的前進，沒落的只有由沒落走向崩潰。

蔣介石在兩年前，以毒辣陰險，發動內戰時，他手裏彷彿還有幾張好牌，那就是陳誠，杜聿明，范漢傑，王耀武，鄭洞國，廖耀湘，——我記得陳誠，在南京最後進行和談時，和談代表進門，他出門，他帶着得意的微笑，因為他和蔣介石決定了——內戰。可是最近上海出版的『新開天地』一張像片上，他卻穿起長袍來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難道他厭倦了嗎？不是，因為人民軍隊堅決無情的打得他抬不起頭來。鄭洞國投誠了，范漢傑，廖耀湘都在最後覆滅時，打算化裝人民而被人民識破，王耀武已經發了通電指出國民黨軍人一條出路——投降，杜聿明正在徐州南面遭遇最大的崩潰裏，賭他自己的命運。不過不論怎樣，蔣介石的命運已經決定了。電已經閃起，雷聲還能遠嗎？至於他的部下，我們說：『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消滅他！』但是我們應該有足够的警惕，蔣介石的陰謀並沒有完，他企圖把美帝國主義引進來，他過去引進過日本人流中國人的血，這件事我們沒有忘記，不過近來華爾街的烏鴉們突然沉默了，據說宋美齡無耻的煽惑，並

沒有得到花花公子們熱情的反應，因為理已經崩決，人民世界的怒潮就將要席卷而起。美國人可以把咖啡投進海洋，但是拿鐵和炸藥來屠殺我們，這已經幹了很久了，中國人民能忘記他們的罪過嗎？——我在四六年冬季，第一回在戰場上看見美國炮彈有爆炸，老實說，我看到那是凶惡猙獰的馬歇爾面孔，美國的星條旗——今天，塗滿血的波汶，——可是美國武器難道在中國又能造出什麼奇蹟嗎？歷史的車輪並未因為卡賓槍子彈而停止轉動，相反，在從遼河直向瀋陽去的道路上，一排美國十輪卡車拉着美國一二五巨砲，像檢閱一樣從我身邊迎面走過，因為這些武器已經列入人民解放軍的編制表上了。在這兩年零六個月二十天裏，如果一定說有奇蹟發生過，那只有一件，就是華爾街的大亨，不辭辛勞的，經過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，裝備了他們妄想屠殺的——中國人民，因此，這些子彈就使用來殺死蔣匪幫了。

在最近戰役裏，雖然B二十四和蚊式飛機，還整整擾亂我兩夜不能安眠，但我知道法西斯毒炸手正在用炸彈給自己寫罪狀。願意這樣給自己寫罪狀的人，是會得到應得後果的。解放軍總部已經宣佈嚴懲戰爭罪犯的命令，這是極適合時宜

的文告，它說：『必須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』。解放軍在新的戰鬥任務中是要堅決執行這個命令的，誰造下的罪就讓誰來還吧。一切，不能阻止我們的理想與任務——全中國人民的解放，把人民公敵蔣介石打倒在我們腳下。

時間到了，勝利的暴風雨已在中國響起，東北解放是蔣匪總崩潰的開端，可是在這兒被怒海沖開的，蔣介石專制王朝到了最後一刻了。最近蔣介石爲他的慘敗而吐起血來了，但他一生所吸食人民的鮮血，他却是無法償還的。想一想，從一九二八——一九四八，血行是無法統計的。被蔣介石殺死父親的孩子，現在都能拿槍作戰了，難道我們能忘記被殺者的仇恨嗎？讓我們在勝利的高潮中前進吧！偉大的理想——和平，民主，自由，幸福的新民主主義中國，不是在旁的時候，而正在戰鬥暴風雨吹響之下實現。曙光已照到我們臉上，我們趕快迎上前去，這是光榮的前進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中國人民，你們脚步的嚙嚙聲是會被全世界的人聽着的，它是今天全世界最愉快最勇敢的音樂。敢於勝利的人們，擔當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任務，我們的箴言只有兩個字：『前進！』

一九四八年，十二月。

## 政治委員

團政治委員吳毅，身材不太魁梧，面色還有點黃瘦，雖然處事嚴肅，態度却十分和藹，令人願意接近。

他只有一隻右臂，左臂在一九三六年，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。那時，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，手上一隻漢陽造，口袋裏七顆子彈，再披一隻老羊皮，渡過天險黃河。一次鏖戰之中，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，決定全軍勝負，自己却昏迷在火線上。醒來以後，躺在醫院，從醫生的表情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沒講旁的話，就只問：『怎樣能快些上前線？』於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，從那以後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。

『八一五』後部隊出關，他因為又一次負傷，還躺在關裏休養。現在經過遙遠旅途，來到東北，他是懷着滿腔熱情，奔赴戰場，一路之上，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利，把他弄得興奮萬分。

到了哈爾濱，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，——臨末尾，露出一點口風，爲了照顧他身體，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。

可是吳毅急了，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思想，認爲——他只有在前線才是有用的人，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。

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，在那間白色洋房裏，他過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苦悶。每天展開報紙，首先跳入眼內，總是前方戰爭消息，他就急得轉來轉去。有一回，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，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，——自從十四歲放棄放牛娃生活，在湖南參加革命起，沒那天不在火線上鬥爭，十年前在三原橋頭鎮，換下『五大洲』帽子（即紅五星帽，三七年爲了抗日統一戰線換了帽子），哭得那樣窳火，現在自衛戰爭，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，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？這樣，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線上奔走的同志們！……晚上，他走去尋找組織上再談話，他表面似乎很安寧，半天不響，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：

『我落後了……』

組織上說：『誰能那樣說你呢？』

鬥爭把他煉得沉默，剛毅，不過這時，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。

終於，組織上同意了，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。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，可是從思想到行動，——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，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，黨正需要這樣的人，到尖銳的戰線上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。夏天，有着浙瀝小雨的傍晚，他登上火車，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。他的通訊員李賓，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，可是這回，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，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，他的一隻單臂一抓就走了。臨行之前，他把熟人送給他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，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，連隊上常見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，束緊皮帶，整齊而且清潔，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樣子。

一到前方，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，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，他從熟入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，他就不安起來。第二天，他在村莊上騎着馬，遇到司令員，司令員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司令員，他不但沒下來，反而急駛而去，——馬是一匹調皮馬，發怒的扒起蹄子來，他堅決的拿一隻拳頭緊握了繮繩，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……不錯，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，司令



員把手搭了個涼棚，站在那裏，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線上，兩眼追睽着，担心着瞞望了好半天。

一個晚上，司令員約了他去。兩年未見，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，臉上有皺紋，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，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，總不免留下點痕跡，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，讓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。在這間農民房子裏，點着洋燭，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，——高大，紅臉，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，這是縱隊政委。政委和他緊緊、緊緊的握手，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，隨後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，——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，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，——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，與這有關係不免談到什麼時間，他們不說幾年幾月，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兗九峪戰役後如何如何，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，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，——吳毅仔細聽着，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，一方面他深以末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。只在最後，他們已經站起來，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：

『已經請示總部，你到×團去，怎麼樣？』

他聳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。

『政委還有什麼指示？』

『去吧！你比我還熟悉，——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！』

吳毅敬禮，轉身走出來，——一科長來報告什麼，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，——他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：這個縱隊首腦部，比從前還鎮靜，還樂觀，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，他們仗打得不壞的，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，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：『看準了——狠狠揍他！』看樣子，這兩年一定把敵人幹了個痛快。

吳毅不但到了×團，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。

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——因為是阻擊的任務，從鐵路線橋頭開始，最後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，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，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，子彈打青樹葉紛紛落下，……

團長——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。此刻，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

一陣，把電話停止，聽了聽，前面一片緊密槍聲，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。根據敵情，他下決心，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，一個頑強善戰的營，從左翼加入戰鬥，——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。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，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：『決定吧！同志。』（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够），團長把拳頭向下錘了一下：『那麼——下傢伙了！』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，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，而後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。政治委員笑了笑，抽身走出樹林來。望了望，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，聲響稠密，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，——可是他已經預見，在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（這一點，雖然沒有交換意見，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，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）。

他呼了一口空氣，昨晚落過雨，秋天的野外，空氣是那樣的清爽，有潮濕的樹葉氣息。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，實際並不是那樣，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：——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，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的嗎？……他這種細心謹慎，

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，就是他覺得：這樣光榮的部隊裏，是一種特殊的榮譽，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，有任何一點損失，因此，就特別謹慎。這一個團，其中有一個連，還是從井崗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，十九年懷轉在火線上，儘管不在這個連，甚至在這個團，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，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了的光榮傳統：頑強善戰，——政治委員認為這種作風，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緣故。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鬥的那個營，就包括了這個連，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。現在，子彈嘍味——嘍味在周圍地下直響，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，只有十分鐘時間，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線上去。

可是他還沒有到達，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，戰鬥結束了。

戰場上，陽光枯燥刺目，他和藹的慰問着每個戰士，在一棵杉松下（五分鐘前，是敵人指揮所主要的機槍陣地）與團長會在一齊，吸了一枝香烟，他很滿意，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。

第二次作戰的時候，仗打得非常順利，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，敵人一度反衝，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達。這時，政治委員正在那裏，——敵人把衝

鋒槍集中在前面，呼呼掃着，喊叫着，那火力，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。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，營長提着匣子槍，呼喝着往前面跑，三步以外，一撲倒下，政治委員還是未退一步。正在這危急關頭，突然，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，沒得到任何命令，機動的帶領部隊，斜刺裏撲向敵人，一聲不響，一齊挺起白晃晃刺刀，——敵人經不着這勇敢的壓力，一下，嘩的崩潰下去了。在火線上，政治委員就對營教導員讚不絕口，戰鬥結束了，他問清那個連長的名子，在日記本上寫下『文希崗』三個字音，可是他抬起頭，十分愛護的對教導員說：『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，——你回頭叫我那裏去一趟！』兩個鐘頭以後，那個短小精幹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，他們總結了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，勇敢的成功之後，政治委員微笑着，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這個連長：

『你作戰隱蔽身體不？』

『不。』

『不，好不好呢？』

「不好。」

政治委員給這天真的答案，弄笑了。

在政治委員腦子裏，從來區分出兩種人，一種勇敢，一種怯懦，對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。

『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，——你想，把你打了，你的連怎麼辦呢？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，今天，你是對的，最必要的時候呀！——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，永遠不能拿過去經驗代替現在經驗，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，你記着：勇敢加上技術，才等於勝利。』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藹的臉龐，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，文希崗在想：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。

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：——自己說話太多了，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，用不到對他說這樣多，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，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。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，去教育，才對。

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，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，他忽然問：

『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舉眼望着，等候回答。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『有的人，怎樣他也覺苦，有的人，再苦他也熬得住，——在我看呢，現在算不上苦，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。』

不知怎樣，政治委員很歡喜這樣回答，——他不歡喜虛偽；比方對上級報告，總是順口編造：『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，沒問題。』那時他就要追問：真的每一個嗎？……那麼，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，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？不，打仗不是那麼簡單，有的時候是苦的，很苦，我們承認這種苦，問題是真正好戰上，他經過思想鬥爭，他明白爲誰而戰，他仇恨階級敵人，他就不怕苦，只有戰士都是這樣，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。停了一會，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：

『你還記得——關裏一支槍，只有五六發子彈，誰都捨不得放，還咋唬：打砲啦！打砲啦！——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砲彈，……』

『怎麼不記得，現在不是沒人檢子彈亮了！』文希崗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，——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，包含兩種意思：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，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的不滿意。政治委員很高興，吃完了飯，他輕輕的說：

『對，不要忘記，——論起來，現在真是享福了。』

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，像一齊跑了多少次戰壕的同伴戰士一樣。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，從這裏出去，總比來時更興奮，還有信心，還快樂。

但這不久以後，團裏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，二營教導員沈克，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，消極怠工。

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：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，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，可是現在，半年之內，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。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，他又不接受，而且他直接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。到那裏去呢？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，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，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：過戰爭生活過膩了。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。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，——他是了解，長期戰爭，戰爭是要死人的，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，這都是事



實，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，個別意識薄弱的人，存着『不知那天棧注』的心理，就不能提高戰鬥性，時刻進收，而開始厭倦，疲塌起來了，加以到東北以後，周圍環境影響，這種人首先在生活、作風上也露出弱點，……他面對這難問題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，甚至他覺得做爲一個政治委員，這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，因爲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，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。

作戰之後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，從行軍彙報上看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。住進房子，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，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，帶三個通訊員玩『骨牌卜克』。政治委員問：

『營長呢？』

『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『副教導員呢？』

『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，他的眼睛閃着破敵的光芒，他在那裏站了半天，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這一天，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闢對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，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，通訊員哭了，——全營都鬧起來，戰士輿論紛紛，說上級太不像話，違犯政策，還打人呢！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，……

傍晚，政治委員回到團部，——他和團長坐在默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，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，他吐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，他可以訴訴他的苦衷了，於是他希望也沒望團長，自語着：

『我真看不得這種人，——黨把那樣重要任務交給他，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，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！』

『你說沈克嗎？』

他抬起頭：『老曹，我看得考慮，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，我看一人吃魚，一鍋沾腥，——開始減員，後來就沒有戰鬥力，再後來，你想？……我們不要右傾，我們答應他的要求！後方是不能去，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，爭取，教育，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，你看怎麼樣？我們大胆提拔新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，不是為自己的人，來作政治工作，——我給師打電話，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

他，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！」提到副教導員，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，他才興緻勃勃了。

沈克調到團部，營裏從戰士到幹部，對這種處理，都有一種好的反映，可是他自己，見到人還是說：『咱們當思想幹事啦（那意思是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）！』

實察，他不能忘記，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，——他進去，政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，好半天時，轉過身來，望着他，政治委員的臉全部是嚴峻的，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。他緩慢的開了口：

『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！』

隔了半天，沈克訥訥的說：

『我要求……休息……』

『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在鬪爭，不是在休息。』

但，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。他覺得自己負過傷，自己為革命盡

過力，一點福也沒享着，革命快勝利了，別打死吧！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？說我負過傷，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，……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，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。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，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十分和藹，熱情，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：

『同志，——你負過一次傷，不錯，革命不會忘記你，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想想，你流過血，……我也流過血，難道我們白流了嗎？現在人民翻了身，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，——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，你想想看！』

實際，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，而是又耐心又和藹，但這打動了沈克的心，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。那以後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，一直跑去找政委，到了門口還在咬牙，生氣，可是每一次，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，他就就一下又鬆了勁。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，展開訴苦運動，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，在訴苦當中，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。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，一天從連隊回來，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，沈克明白：名義上是幫助工作，實際是

護羣衆教育他。他就抱了成見。天天吃完飯沒事，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，人家是訴苦，他是混日頭。人家說：『苦！』他心裏說：『苦算什麼，也值得說。』人家流了淚，他心裏說：『革命軍人流什麼淚。』可是不能不聽，政治委員抽冷子就喊他去『彙報』，——一次，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眼睛說：

『革命這麼多年，好像革懂瞭了，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，鬧革命，——可是直到現在，聽罷大家訴苦，才這般清醒；我自己是苦人，我們部隊千千萬萬都是這樣的苦人。』

本來，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，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，——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，現下拿起槍，這是天翻地覆，一點也不簡單的事。久而久之，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，甚至也想到自己，——他家雖是中農，前十年山東鬧天災，不一樣吃樹葉，啃樹皮，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，娘在那以後鬧水鼓症脹死了，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鬧減租減息，鬧生產運動，才慢慢變爲富裕中農。人就怕不前思後想，沈克腦筋這樣一開闢，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。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，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着富人背後走？從前，自己眼睛

在那些洋錶，洋筆，金箱子上轉，就看不見旁的了，這也是自己不好，不過想來想去，一碰上自己疼處，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，——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。另外他還有顧慮：鬧到這樣地步，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？天天還是行軍，打仗，開會，總結，然後又是行軍，打仗，又是開會，總結，多麼枯燥，多麼麻煩，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？想到這上，他又煩惱了。因此，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，時陰時晴，晴陰不定，在他一天又一天，反覆思想鬥爭着的時候，他不願看見政治委員，雖然有時也豪壯的自慰：有什麼就見不得呢？不過總是儘情規避，——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了政治委員，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，滿身精力，永不倦怠，在那裏忙碌着，而且生活得那樣艱苦。他幾次到團部，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：『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，謝謝你，可是以後不要弄了，——我們不能享受，多少農民吃不上飯，戰士也很苦，』又一次，他和供給處長說：『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，——送到連隊裏去，你眼睛裏要以戰士爲主，不要只看見首長，』訴苦運動以後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。政委這樣艱苦生活，十分的感動了他。而且每

次還朝他笑，談話，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，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。

這天夜晚，有消息，黎明前，要行動作戰。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，——走呢？不走呢？必得弄個清爽。——糾纏的結果，他無論如何不願在這裏呆下去，不如乾脆提出『退伍』，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，是陷阱也就踩這一下吧。他下了決心，立刻向團部走去。

團部窗上，燈光閃閃，人影幢幢。

他立刻停着腳，——他想：政委在那裏工作。

不錯，人們在裏面談話，——討論問題，——政委大聲哈哈笑着，他在一一解決問題，電話鈴不時『叮鈴鈴』響一陣，……

沈克望了半天，就要把『報告』喊出口，忽然，一陣冷風蘇的吹透全身，心曠咚跳了一下，——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。他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明的，他永遠不息的前進，——自己呢？只隔着一層窗紙，就這樣黑暗，『黑暗！』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，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：『黑暗！』……從腦門上他擰下一把冷汗，……

正在這時，他聽見政委在講電話，然後政委大概跟團長高聲說話：

『好，——一營向團委要求主攻任務，你記着！一營所以是一營，就因為他永遠走在前頭。』

團長聲音：『你等着，不會差五分鐘，還有呢，老吳！』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。

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的營部，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。一聽打仗，戰士就活躍起來了，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，班長，戰鬥英雄，擠着進來，跑得滿頭熱汗，惟恐旁人跑到前頭，爭去突擊班。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，爭的嗷嗷叫，……他似乎還在那裏，而且蹲在一道，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，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，戰士筆跡的信，他感到十分興奮，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電話機了，因此，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看着急起來，爲什麼這樣慢呢？

突然，屋裏又在講電話，他靜靜的聽，政治委員先笑了，隨即嚴肅的說話：

『二營嗎？你們要求主攻，……對，對，我知道，好好鼓勵戰士，忘不了你



們。」

二營就是沈克原所在的營，——他想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，從前呢？他不能再站立，也不能再聽下去了，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來，——北斗星冷冷高懸空中，黑夜莊嚴而且冷靜。他經過每間屋，窗上都閃着燈光，他知道有人都在爲了這一個戰爭進行準備，只有他自己，……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，那處黎明一來，……一，二，三，他心裏計算着，還有五個鐘頭，他們就往前走，他就往後走，他就離開他們，——不錯，離開他們，又怎樣呢？——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，到後方，後方的幹部，林總還下命令，都裝上前綫，回關裏，識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？……

他忽然對自己說：

『你，仗也打過了，血也流過了，——你這樣下去，你到那裏去？脫離革命，革命還是往前走，你就落伍，就腐化、墮落。』

這時他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，想到他的營，連，——戰士們在一炕上睡，在一鍋裏吃，在火綫上一齊奔走衝殺，你幫助我，我抱着你，他想到自己過

去的錯誤。——自己享受，疲塌，沒好好領導部隊，沒好好作戰，自己一個人的錯誤，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，……想到這裏，突然渾身戰抖了一下，一股熱辣辣的火，從心裏衝上來，最後每一個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，政治委員單臂，昂頭，在槍林彈雨中前進，——『你，真的出去，算什麼人呢？——誰還是你的親兄弟，……』他眼裏一熱，竟落下淚來，他了解自己從前所想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，他覺得路應該朝前走，不應該朝後走，他哭起來了。

戰爭一來，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，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了。

開始是攻堅，×營的×連，傷亡了一部份，因為緊急情況，立刻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打援。×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，寫信給團黨委堅決要求任務。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，掀下帽子，一頭熱汗，威嚴的小聲的說：『老吳——決定立刻幹！』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×連請求書遞過去，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，轉身就走，政治委員阻止着：『那去？』『去×連——開始攻擊！』政治委員堅決的說：『我去，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，我們拿下山頭，你們立刻插！』

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。——這天，落着小烏拉雨，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，順着泥濘小路，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，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。從他們那裏攻擊，一上一下五里地，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此，或者不能，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。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家，是比一切話還都清楚，他們的任務是莊嚴的。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，——可是連隊發怒了，這裏攻不動，從那裏攻，那裏攻不動，從這裏攻，他們一刻不停，頑強的在各處衝殺，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，要不就不能回來了。槍彈炮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煙霧濛濛，什麼也看不清楚了。

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，用望遠鏡在仔細觀察。

太陽西下了，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，就是說，如果攻不下，他們就要對峙，甚至比對峙還壞，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，這一團就吃不動了。他轉過身，把望遠鏡交——通訊員李賓，他的空空的袖子擺動着，他走下小山，又走上大山。跟他來的幹部兩次攔阻他，他也沒看是誰，只把手推開，照樣向前走去。

六○砲彈『吭』『吭』在他周圍把土和石塊崩炸着，……但他是鎮靜的，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，迅速跑上了山，一直往前走。子彈在他頭上『嗤』『嗤』刺着空氣，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，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，——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，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。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，都目送着他，沒一個人在這時喊叫一聲。一上去，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隻匣槍，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，他要用他自己的力量，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，——就在這時，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，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，——但是他停了一下，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：

『衝啊！拿下山頭，打垮蔣介石啊！』

戰士們跟在這勇敢的人後面，一湧而上，一下就衝上山峯，——短促的，不過五分鐘吧，肉搏戰，敵人潰退了，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追下去了。——站在山峯之上，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，這是通知團長：『山頭拿下來了』，政治委員從後面，順着那到這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。山的那面槍聲大作，出擊的部隊顯然按着預定計劃，順利進行。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結束了。他滿臉是塵土和

熱汗，他驕傲的走到×連的戰士那裏來，他才看清，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，不是旁人，却是沈克。政治委員在這一瞬之間，他在回想，他沒發覺什麼時候，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。他是每一件事都要思想一下的人，現在他相信自己那時太緊張了，一心一意只注意着這眼前戰事的展開，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，現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。這時，他仍然像每一次戰鬥之後一樣，他走過去，戰士圍攏上來，他和沈克站在一齊，吸着烟，他笑着小聲說：

「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，——在戰場上，我可不認識你，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，……」

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

## 勇敢的人

從出發時起，就望見我們所去的方向上有火光。半夜到了飲馬河——河床給雪掩蓋得平地一樣蒼白，要不是河邊有一叢叢小樹樑發着黑色，我幾乎走過去還不知道。河的彼岸火光燭天，——戰爭的光芒啊！——我在雪裏艱難的走着，雪灌滿鞋筒，後跟上打了『釘子』（雪粘結在上面愈積愈厚尖尖突出着像根釘子），火光看着很近，但走了一夜，才到跟前來了。整個村莊熊熊燃燒，風把火星呼呼的從我們頭上吹過。已經下半夜四點鐘；黎明前的寒冷及闕倦，把我弄得極爲疲乏，到了朝陽川，部隊在休息，我看見一家點着燈就走進去了。

烟把燈光遮得十分黯淡，炕上地下全是彎曲的身軀。

「同志——捲支烟吧！」

戰士們揚着手中小烟口袋招呼我，他們暖和我來了。

「你們算一部分？」

「同志，往西走的不都是咱們一部分嗎？還問什麼，……太冷了，我們指導員看看錶說有二十分鐘時間，帶我們進來抽支烟，太冷了，……」

這時我才發覺我滿身是白霜，嘴巴旁支起的領子上凍着厚厚的一層冰，那怎麼能抽烟呢？皮帽子跟皮領子粘結一齊，取也取不下來了。我往有燈亮的地方走去，——我在穀草上擠了一個坐位，把手套脫下來。忽然聽到一陣喧鬧，有的笑，有的喊叫，「這個寶氣——你怎麼不等太陽出來再來呀？」「外頭挺風涼的，進來幹啥呀！」……我抬頭看見一個戰士粗魯的轉動着身子，擠着別人，帶着大團冷氣，一拐一攔的跑進來，顯然他是掉了隊，他還歪着頭粗野的喊叫：

「媽那們辰，老子不走了。」

「老王！你來了！」

在這喜悅和罵的聲音後面，我看見一個人站起來迎接那個戰士。

那個戰上把槍放下，把不分手指的棉手套拉掉，他的棉軍衣上全是冰，好像落在水裏又撈起來，把帽子扯開，頭上立刻像打開的蒸鍋，呼呼冒着熱氣，——他擰了一把鼻涕摔在地上，通紅的腦門上流着汗珠，……迎接他的人拉他並肩。

坐下來：『老王，你的靴沒絮好吧。』粗野的聲音又鏗一樣噹、噹、噹的響：『不是，不是，司務長是吃稀飯的嗎？我說我這雙靴不合適，我一隻脚大一隻脚小，你不能把腳刺一塊下去呀！吹牛嘛，什麼牛皮靴，豬皮，豬皮，……』大家嘩的笑了。

『你脫下來我看看，要是不合適就該想辦法。打仗，鞋子頂重要了。』

那個戰士嘴裏嘟囔着，仍然依順的把綁帶解開，費了很大力氣，抱着條腿把靴才脫下來，像一塊生鐵『蓬』的扔在地上。這時好多人圍攏上來，好像老王這雙靴裏會跳出什麼活玩意兒來。我也站起來看着。誰懣懣肩膀悄悄說：『看指導員糾正他！』指導員果然拿了靴襪湊到燈光下去，那靴襪看樣子骯髒、烏黑、發臭，我看見指導員把手伸進去，在掏什麼？——怎麼？靴襪草掏不出來嗎？……大家都等着大笑一陣。指導員忽然轉過身揮揮手：

『同志們，你們坐下去休息吧，天亮趕上敵人還有一場仗好打呢。』大家退回穀草上去。

他又坐在戰士老王身旁。我知道他一定發現了這雙靴裏的秘密，可是他



願給老王難看，他獨自對他說：

「你摸一摸？」

「我摸什麼？」但他終於伸手進去。

指導員脫下自己的靴靴遞過去：

「你摸一摸！」

這次老王伸進去的手好半天沒拿出來，然後，他低下頭，笑了。

「這得教育教育大家。——這是個實際問題，……」

指導員讓全體同志休息，只找幾個班長來，他讓他們輪流摸了兩隻鞋。這時我也好奇的走上去，我先伸手到老王那隻裏去，——草粘成堅硬冰冷的一塊，頂在靴靴尖上；再伸手到指導員那隻裏去，草是鬆軟溫暖的。不久，班長從自己背包裏取出粗粗一把靴靴草，幫老王絮起靴靴來。這時指導員往我身邊走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我尊敬的叫他：「指導員同志」。我看見——他矮小而結實，圓圓的黑臉上，兩眼非常有神，總之他是一個健壯而又快活的人。他坐在我身邊，談起剛才在全村給火燃燒的地方進行過的那場惡戰，敵人是新一軍，當我們佔領村

莊後，他們用燒夷彈把房子全燒着了，戰鬥是在黃昏之前進行的，火一直燒到現在。他突然吐了口口水說：『他們很多地方比日本人還殘酷，還殘酷，』我從聲音聽出他的憤恨。一會，他機警的指指剛才喊換靴靴的戰士對我說：『你看——他打起仗可頂事，就是個二楞子，』他讚嘆的笑起來，點着頭。忽然他注意到我的腳來，他一把搬起我的腿，他搖搖頭：『不行……不行……』他去了半天，把一雙半舊靴靴丟到我眼前：『你換上吧！』我拒絕了，因為我知道一雙鞋對於戰鬥部隊有何等重要。他忽然小孩子似的笑起來，他開始說我：

『這雙鞋，——是一個傷員同志坐在擔架上交給我的，他說：「我不帶到後方去了，留下給誰吧，」你穿上一雙戰士的鞋子，有什麼不光榮嗎？』

『不』我分辯『這是……』我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我趕緊脫下我的日本皮鞋，我抱歉的說：『你簡直沒休息』。

當他耐心的幫我把草絮好，穿上，把帶子絆好，一個傳令兵進來傳：『出發了！出發了！』這時我發現，幾乎全部戰士都重新整理過靴靴。

我走出去，又轉回到他的隊伍面前，他正跟司務長說話，叫司務長再發一份

靴草給老王，我問了他的姓名，我記着他說他叫『林深』，——這是部隊大家所熟知的一個名子呀，因為上次戰役中，他負傷三處，追擊敵人，得了最高的英雄獎章。

三下江南戰役結束以後，我們轉移到松花江北岸，——在這時，春天來了。江水泛綠，大家好好修整了一下，部隊裏都傳說：『又要打仗了』。那天晚上，一個軍區劇團來演『白毛女』，從技術條件上講不能算演的好，可是不知怎麼，它那樣動人，——台上演一段唱一段，當演到地主姦污喜兒以後又要謀殺她的時候，她走頭無路一面哭一面唱，不知怎麼，台下一個地方一個人嘩笑起來。突然有人從樓上大聲叱罵：

『奶奶個屁——笑，笑你奶奶個屁！』

我和師政治委員坐在一齊，我立刻朝樓上望。

一個人——兩手抓着樓欄杆，前半身緊張的往前傾伏着，——他，他不是林深嗎？他好像受了冤屈似的，我看見他眼圈裏噙着眼淚，……

師政治委員往上望了望，揩了一下眼睛。

戲劇演到最後一幕，白毛女終於翻了身，地主被羣衆圍起來。我又發現林深，他簡直發了狂一樣，好像火把 he 燒着了，他揚起手臂揮動，不停的喊着口號：『打倒地主，……打倒壞蛋，……』彷彿他是一個親身參加『白毛女』這場鬥爭，而他自己受着極大的冤屈。他斜着身子揚着手臂的姿勢，他那緊張的臉，張大的嘴，憤怒的眼睛，給我重覆了比第一次更深刻的印象：他是一個渾身充滿力量的人，我想現在，他從情感到肉體都給階級仇恨燃燒着。直到幕布閉攏，他還狂呼着口號，立刻暴雨一樣，全場的人都跟他喊起來，這聲音的怒潮，一直捲到戲園子外面來。

在街上，我又看到他，他過來跟我拉手，他說：

『不行，——你看咱們是什麼隊伍？是窮人的隊伍，……他還笑，……』

不知是月光的關係還是怎樣，他的臉有點蒼白。

第三天，我騎馬跑了十八里地，到×連——就是林深那一個連，去參加他們討論『白毛女』的座談會。

根據團政治處報告，因為那天夜晚，從戲院回來，有的班裏戰士們紛紛談

論，一夜沒睡。林深就抓緊戰士情緒組織了這個會議。曾是在兩間寬大的農民房屋裏開的，炕上地下都坐滿了人。一個接一個的發言，——我在小本子上紀錄着他們的話，也紀錄着他們的情緒，比如悲苦、憤恨、……突然一聲：『報告，我說』。我一看是戰士老王，我悄悄問身邊的林深，才知道老王名子叫王明理。王明理站在炕上，說一句話右手就作一個手勢，——他忽然停止了半天，他說不出來，他正要說的話忘了，他直挺挺站在那裏，我真替他着急，他突然又說起來：『那是白毛女一個人的事嗎？我們都是窮人，我們在家沒受過欺負嗎？……』他講述他幼年怎樣在大年三十晚上，落大雪，給地主老爺趕出屋門，他爹怎樣吊死在地主老爺門上，——忽然這個平常粗野、莽撞的人，像小孩一樣聳起肩膀來。無數戰士的臉變了顏色，有的烟捲悄悄熄滅了還粘在嘴巴上，他們都紛紛搶着傾訴起來，窮人的苦楚是說不完的，一個比一個聲音激動，一個比一個聲音昂揚，屋外的人會以為這裏面在吵架，實際上他們再也沒有談白毛女，他們談的是他們自己。

林深站起來，一揮手，就響亮的提高大家心竅裏的話：

『我們要給白毛女復仇！』

立刻滿屋震動起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呼叫。

『你們說得都對，——我們的父親，我們的母親，我們的姐妹，就是給地主統治者壓迫着的，——我們常常嘴裏說爲人民服務，什麼叫爲人民服務？就是爲我們父母服務，還爲別人嗎？——我們手裏拿槍幹什麼？就是給他們報仇！……』

當我們這個人，經過村外一片小樹林的時候，他變成那樣活躍的一個『調皮鬼』，他攀着副連長的脖子開玩笑。

我却在想：對一個戰士應該仔細了解，一個戰士不是一個簡單的人，像王明理這樣，你從外表你能明白他嗎？……

突然，林深止着我：『你知道我們部隊爲什麼這樣勇敢？』

這問題似乎容易回答，但是一下子又找不出一句最恰當、最具體的話來，他繼續說：

『就因爲我們有這樣多苦楚』。

我說：『比如王明理……』

他點點頭：『比如——比如每一個人，……』

這晚上我就住在連部裏，我很想努力了解這個政治指導員，可是他除了參加跟文書統計彈藥，跟司務長商議乾糧問題而外，他和連長『搬轎』（角力），後來副連長跟副指導員都參加進來，從屋裏一直跑到屋外，——連部的夜晚，充滿熱鬧，活躍的空氣。關於他自己，睡覺以前，我只知道一件，那是談起師政治委員時講的，林深還是一個十幾歲小孩子時候，他就到部隊裏來了，那時政治委員還當團政委，他就在那個團裏當宣傳員，——有一次他生了病，政委跑來了，把臉貼到他額角上試他的溫度，他說那時他哭了，——那時他覺得很舒服，因為從來沒有人那樣體貼過他，……後來病好了，他畫了一幅畫，畫一個高大的首長把臉貼到一個小小兵士頭上，他把畫掛在自己睡覺的地方。次早，我順便到團政治處主任那裏，主任盛讚林深的勇敢與愛兵，他講在山東打膠縣，那時部隊非常困難，打開以後，他叫戰士把刺刀收起來，他自己點了支蠟燭舉在手裏，在剛剛佔領的敵人營房裏，把襯衣，鞋子找出來堆在一齊，喊戰士進去拿，——他自己幫他們照着亮，回來以後戰士們太感動了，大家商議，從勝利品中選了一件最好

的襯衣給他送去，……團主任送我出來握着手還說：『他現在是我們團裏最活躍的一個指導員了』。那麼，我所知道關於林深的歷史材料也就是這些了，不過臨行時我曾經問他一個問題：

『爲人民服務那句話，你是怎樣想起來的？』

他很率直的告訴我：『我的母親就是一個勞苦人，我的弟弟就是放豬長大的，——我常常這樣想，我爲人民服務，也就是爲他們服務，這一點也不奇怪呀！』他就那樣笑起來了。

這次夏季攻勢，他們就是帶着那樣飽滿的復仇情緒，渡過松花江，走上戰場。那夜下大雨，——在滿是樟羅裸子的四平郊外，部隊住得滿滿的，我好不容易在一間房裏找了一個睡覺的地方。黎明，我起來，下炕時，看到王明理彎曲着身子把槍抱在懷裏，睡在炕沿底下，睡得十分甜蜜，顯然他們是半夜才起來的。我找林深沒找到就走出來，外面一面是灰藍的天，一面還落雨，……突然草囤那邊跳出一個人，連蹦帶跳跑過來拉着我，我一看是林深，滿身滿臉是草梗子，原來他昨夜把草囤掏了一個洞，鑽進去睡了半夜。我們笑了一陣，走上一條崗。從



這裏遠遠望見四平的黑色水塔和樓房，我們站着了。在戰前，人們很容易興奮的談起關於這次戰爭，我們倆也就談起來，不知怎樣他忽然談：

『我希望光榮犧牲，……』

我驚訝的望他一眼，這樣一個蹦蹦跳跳的人怎麼說這樣話，我想他是說笑話。

他却嚴肅的捲了一支煙塞到嘴裏吸着：

『和我一道入伍的幾個人都犧牲了，——王智在山東拚刺刀犧牲了，李春和也在山東，打據點送炸藥，半路給子彈打着，他也完了，李錦泉去年在大窪作戰犧牲了，一個給日本帝國主義打死，一個給汪精衛打死，一個給蔣介石打死，——現在就剩下我，……』

我不同意，我和他爭辯『我們應該想活』，他却不爭辯，他唱起『我們的連長何萬祥』：

『我們記得……在西北高原上，

睜開了修約牛羊，

走進毛澤東隊伍，從此一生在戰場，……

這天下午開始總攻，我就到了前線指揮所。從此開始，我們陣地上每天要挨一百發榴彈砲，黃昏從掩蔽部跳出來，大家見面都笑着說：「伸伸腰啊！」——第二天黃昏，我在陣地附近樹林邊走過，看見他們那一營正在前進投入戰鬥。林深勇敢的走在連隊前面，一會就不見了。這是什麼樣戰爭啊，這簡直是翻天覆地，火從總攻的第一分鐘起一直到最後，黑夜白天不停的燒着，黑色烟霧整天懸在上空，砲兵把砲彈像把成噸鋼鐵往那裏傾倒，從始至終，在這樣的戰爭裏面，步槍聲是聽不見的，轟響的是砲，在比較清寂時可以聽到自動武器的密密的聲音。我從指揮所裏，差不多每隔一小時，就可以從電話上得到正確的報告——每一小時，我們的勇士都在前進。×營投入戰爭的任務，那天我看見司令員在一張四平市平面圖上，用紅鉛筆畫了一條彎曲的箭頭，他們得奪下一座堅固的樓房工事，——這是我們擊碎敵人全盤工事的重要關鍵，攻擊時間是晚間九點鐘。當夜，我站在我們戰壕前沿平地上，望着前面一團一團的火光，血一樣紅在閃爍，砲聲在轟響，紅光綠光子彈緊張的劃着長線，又是火燒，又是爆炸，砰砰磅磅，簡直像是一隻

溶鐵的鍋鏟在那裏滾沸了，……我披了雨衣，一直守到將近黎明的時候，我想林深正在那裏奮戰，不知爲什麼我總不安，——也許因爲林深那天說『我希望我犧牲』那句話影響了我，因爲我想他一定一點也不考慮生死，他一定無畏的前進，英勇的突擊，但我又想起戰士們的信心：勇敢的人常比膽小的人打死的要少些。我一聽到電話鈴響，就跳回指揮所去，那裏點着一隻蠟頭，光很暗，司令員捧着耳機子：

『啊——啊——十五分鐘，攻進去了，佔領了紅樓嗎？——啊！在繼續擴張戰果，——誰？噢，林深……噢……』

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，我眼睛盯着司令員的面孔。

最後他放下耳機，高興的說：『林深一直帶着隊伍在前面進攻，完成了任務。』

消息就這樣多，再多沒有了。那麼他自己怎麼樣呢？……我最後肯定：他一定是勇敢的前進，作進一步發展。

我立刻寫一份新聞稿，報導這一重要發展，——我帶着罕有的熱情，迅速的

寫他的英雄，事蹟寫完，我最後再問一遍：「幾點？幾分？……」  
突然鈴聲又響了。

「啊——什麼？——你再說一遍！——你再說一遍！……」

一種不好的感覺刺激着我，司令員一放下電話就嚴肅而沉痛的說：

「他犧牲了——他帶着兩個戰士再前進，他又突入一間房子，敵人用火封鎖了那間房子，房子燒了，以後就情況不明了」。

我沉痛的在稿子的末尾加上「×點×分鐘，戰鬥英雄林深光榮犧牲了」。

拂曉時，我跑到團的陣地上去了，那裏利用敵人現成地堡構成團的臨時指揮所，團長到×營去了，政委疲勞的睡在地上，政治處主任是熟人，把他瘦小而有力的手伸給我，他用眼睛沉默的望着我。我們坐着的時候，子彈不斷打在地堡頂上，如同雨點打在房頂一樣。黎明從槍眼上漸漸放光，一個激戰的夜晚過去了，一個激戰的白晝又開始了，——飛機在這一帶投着炸彈，火藥氣息讓你覺得這塊地方都燒焦了，還夾雜死屍氣味，不斷吹進來。突然一陣脚步声，高大的團長彎着腰從交通壕一下衝進門口，他高聲喊着：

『你們看——你們看！』

在團長身後出現一個人，——渾身衣服燒焦，臉上全是黑灰。我幾乎跳起來，政治處主任早跑上去了，揚着手臂張羅着，一下喊：

『你坐下，你坐下，』一下喊：『警衛員喊醫生來，喊醫生來！』

一點也不錯，這人是政治指導員林深。

團長凱旋一樣，滿面神采奕奕，鼓着他的胸脯，露着白牙齒，望着。林深一口氣飲了兩茶缸冷水才喘了口氣。醫生來了，用酒精在他臉上揩着，貼了藥膏和紗布。我看着林深，我說不出我的喜悅。團長敘述他昨晚得到消息，跑到×營陣地，然後走進那座紅樓，他一面走一面想：『拿下這紅樓的英雄現在犧牲了！』他從炸毀了的窗口望着敵人火力封鎖的那間房子，六〇砲彈一個緊跟一個的爆炸，『問題的嚴重』（團長的口頭話）是那間房確實燒着了，……他想：我們就不能到那房裏弄清楚嗎？他於是指揮×連的戰士衝了三次，都退回來了，戰士退回來氣得流着淚，——他知道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指導員救出來，他們絕對不相信他已經犧牲了這句話。後來，——『這就得出點點子（出辦法）才行，』他就指揮

兩個班奮勇攻擊另外一間敵人還佔領的房子，這一來六〇砲彈便吸引到這一間新發生了情況的房子來了。他就帶着一個組到林深那間燒毀了的房裏來，他進去的時候發現林深還堅決的守在一垛牆口上，——他已經一半昏迷了，但他還機械的射擊着，不准敵人衝進這裏來。兩個戰士一個給砲彈炸傷，一個給倒塌的房頂壓着燒死了。林深的頭髮都燒着了，他還堅決要求繼續前進，最後團長向他下令，才把他帶下火線。

林深耳朵給砲震得有些聾了。我慰問他，他擺了擺手。我問他犧牲戰士的姓名。

他兩隻手揉了揉說：『王明理。』

『啊，王明理，就是那個大三十夜晚給地主老爺趕出來，爹吊死在人家大門上，……』

『是啊——是他！……』他輕輕的說。

黃昏的時候，師的政治委員突然出現在這裏，他事先並沒打電話給團部說他要來陣地上視察。他一進來，就嚴肅的對大家還了禮，坐下來就說：『你們這裏

怎麼樣？陣地情形呢？……那麼，你估計沒問題嗎？噫，是，主動的打敵人，這是好辦法，這才能保存已得的陣地，可是爲了消滅敵人，有時甚至讓出一點地方，——是，問題在主動，……」這時，他才轉過臉來問林深的傷怎麼樣，林深坐在長椅旁，因爲我已經把這個燒傷了的人麻煩一天了，我要求他把動作戰在過去談談。當政治委員又轉過臉去的時候，林深突然小孩子一樣肩膀碰了碰我，不但朝政治委員一翻，小聲說：『你瞧——他的頭髮會有點灰白了，三下江南以前還沒有的呢！……』師政治委員詳細的問了一切問題之後，他要走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他沒有看林深，他對我說：

『不要寫，——這是一個勇敢的人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四七、八——二十四日。

## 一間房子裏

×連有一個『老兵』，——年紀四十出頭了，人還有個脾氣，他的名字叫徐立洪。

去年在四平進行保衛戰的時候，他從頭到尾，爬在戰壕裏，砲火日夜不停的往他那裏打着，他沒比誰少放一槍。——他眼看着同班戰友犧牲在那裏，一旦說聲轉移的時候，他心裏很不高興（可是他一直隱瞞着，在遠離開那天夜晚，他竟的落了眼淚），因此一路下來他情緒不高，喝點酒，有的同志反映老徐「思想不好」，上級就找他談話，——排長談了班長談，班長談了排長談，——他心裏就更煩。一天到了宿營地，他悶楚楚的，又找個地方去喝酒，——有人看見了，在彙報時，就說徐立洪要跟老百姓換便衣，想逃跑呢！

這一來，班、排又都找他談話，他可急眼了，坐在木凳上，聽排長講了半天話，他猛然站起來敬個禮說：



『這樣辦吧！該擡擡，該斃斃，這何苦來呢！』

後來他就走了。副排長怕他心裏窩火，再找他談話，他也不談了，他想『這幹什麼？瞎彙報』。

現在回想一下，那些日子，也真稱得起是暴風雨下艱難的日子，在他們所經過的地區，那些原來給人民壓下去的壞份子，又出來活動了，就像狼蹲在暗地裏狠毒的窺伺着行人，除了放冷槍，更可怕是有一股陰風在悄悄轉，反動派又開始出來流老百姓的血了。農民們心裏滿含着熱情，知道天要變，臉上也就不敢露出熱情來了，望着隊伍一排排一隊隊，不分黑夜白天，從他們村邊道路上往北去了，他們失望的悄悄說：『他們真的到鴨綠江喝冷水去了？』夏天，有太陽就是塵土，沒太陽就是泥濘，把這一個個英勇的戰士弄得滿身滿臉風霜勞碌，可是徐立洪在行軍的時候，他還是以他那付老軍人身架，走在排尾上，他那瘦長身軀的姿式是端正的，尊貴的臉上是嚴肅的，——不管是落雨吹風，他沒講過一句閑話。

指導員了解徐立洪，他說：『三班長，你要照顧一下老徐，老徐是經過一番鬥爭才來到咱們隊伍上的』。

老徐確實不簡單，單拿他這條生命來講，也還是從驚濤駭浪裏撿回來的。六年前，在他老家莊河，他還是一個地道的莊稼人，有一天日本鬼子把他抓了勞工，一下子就丟到了東寧，——那兒隔着一條大江就是蘇聯，大半年埋在冰雪裏，大風順着開闊的江上、山上發狂的呼呼叫嘯，日本人在這兒修起『滿洲國國防線』來了；把成千成萬東北老百姓趕來蓋營房，掏地洞。徐立洪在悶罐車上餓了好幾天，車頭在冷空氣裏痛苦的嘶叫着，沒日沒夜的奔跑着，載着他往東往西他也不知道。後來一下子從車箱裏出來，糊裏糊塗就開始了這永遠沒結沒完的苦工了。

『國境』是一張大嘴，進去的人誰也沒有出來過，大營一座挨着一座在這荒涼地帶建築起來了。山上還在掏着地洞，……掏地洞的人只看見一批批進去，因為那是『軍事秘密』，一掏好，上千的人集聚一塊，電門一開，一下就都電死了！——徐立洪被分派去修大營，苦雖苦，可還沒有死，就是餓得脅嘖，每天在身邊總有人動着動着，一下一仆倒就不起來了。一天只給兩碗稀粥喝，那時候，徐立洪看見鳥糞也學抓一把按到嘴裏去。有人整天整夜盤算着逃跑，可是一個，兩個，一出那個圈，就給日本人放出來的狼狗撕碎在那荒地上，因此那白刷刷的

驗地上總有着人骨頭。這裏春天也不開花，只要大江一泛濫，徐立洪就特別心痛的想起家，他推算那正是小苗出土的時候。正在他最後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，他已經病倒，只剩下幾根瘦骨頭支着身子在掙扎，——突然一天：

『來了，來了，』一羣人奔着。

『什麼來了？』徐立洪挺起軟弱的兩腿，也發喊一聲眼上去。

砲聲雷一樣在遠方響了一天，蘇聯紅軍來了。這時，徐立洪才發現，原來有不少路軍在這裏做勞工，平常任誰也不知道，現在一解放，他一看，煤窩裏那個小煤黑子一下把手槍別在腰上了，他才明白，無怪人家說，共產黨爲老百姓，老百姓在地獄裏他們也下到地獄裏，這話真一點不假。那以後徐立洪到礦山電話局作雜役，——在那有玻璃的小屋裏，太陽把玻璃上的白雪溶化了，他坐在那裏，快樂的看着遠方，他覺得自己老了，不能永遠在這裏作雜役，他要積蓄一點錢作盤纏好回莊河去，他走到局長那裏把話如數說了，第二天他就在電話局門口擺了一個小攤子。

爲了販一點貨，一天，他指了一隻麻袋到老黑山去了。

在老黑山，——他給那裏幾個揹着槍的流氓一把抓着，硬咬着說他是紅軍密探，把他狠狠打了一陣。

徐立洪氣得頭上血管暴漲，一口否認，可是那幾個傢伙橫蠻的說：

「那要你補上吧！」

「你們是什麼隊伍讓我補上？」

「我們是「蔣委員長」的挺進軍。」

他皺皺眉：「我不行了，——往回退二十年還行，現在老了。」

拍拍又是幾個嘴巴打上臉來：「你不幹，他媽的，瞧你這腦袋就是蘇聯密探。」

他想「我已經死過一回，你還能讓我死第二回嗎？」這一下，徐立洪又落在火坑裏了。這批人的頭目劉營長，就是老黑山出名的日本特務，——他看眼中，心裏十分窩火，可是走不了。在這裏一蹲兩個多月，他們天天在山裏轉，下面却悄悄在傳說：「八路快上來了，」他高興起來，可是他的臉上却是嚴肅的，甚至是悲哀的，他沒有露出一點痕跡；可是他確實是在等待着，——他希望再看見那個小煤黑子到他這裏來。他們這裏有個排長姓常，相處久了，他就暗暗

告訴老徐說：『我原是抗日聯軍的，蹲大林子打小鼻子的時候受了傷，』他伸出胳膊，露出碗口大的疤痕。他們這一羣人就合計起一件事情：去投八路，找一條生路。徐立洪積極參加了這個秘密集團。他們合計得快成熟了，一天營長下命令派他們出去了，回來一看，常排長在樹上被槍斃了，劉營長在跟前揚言：『那一個先走我就先突突那一個』。這一看，肚子乾噁氣，徐立洪一聲未響，那時環境非常危險，他却在這時重新又自己出頭組織了三個人，……在他們這裏面有一個兵，原來是解放後楊縣長的勤務員，挺進軍暴動，劉營長以為把楊縣長殺了，其實他暗暗藏在五十里外一個村子裏，現在勤務員看清了情勢，就跑出去了。幾天後，徐立洪跟隨一三〇個槍挺進軍壓迫來的人都下了山，走到八路這裏來了。他被編在十五團一營裏當了戰士。

上了火車，開向前方補充主力——前方正在激烈作戰。

在火車上，有一個小孩，因為離家遠了，哭了起來。徐立洪剛剛在一個小火車站上喝了酒，他是那樣快活，他還真的喝醉了，他抱着小孩的肩頭：

『上前線，前線更熱鬧呀』。他把兩腿悠盪在車沿上，唱起小調來。從到前

方起他就到了×連。

如果你認識十個戰士，在十個戰士裏，徐立洪也是一個傑出的人，他會給你留下不同常人的印象，這印象不但會很深刻，還會引起你對他的尊重。有人說這與他年齡有關，其實這只說對了十分之二三。確實是他自有一種風度，比如和你談過話，他立正，敬禮，——他的身子端正而筆直，他的眼睛注視着你，他的身上煥發着一種老年人的精神。你和他說話時，他準確的在你每一句話後答應一個『是』。在戰場上，他彎着那比普通入高上半尺的身子，迅速而乾脆的，按照你指定的地位，跳躍着前進。在砲火打得塵土飛揚，連大聲吆喝也聽不見，子彈的碎皮在你周圍作各種呼嘯而跳動的時候，上級一跳到他的戰壕裏，——他還是那樣一絲不紊，他的姿態與風度還保持着日常的準確性，他似乎在說：『我隨時等着你的命令』。不過，徐立洪在×連裏還是沒記過一次功的人。

在徐立洪的思想，更正確說在他的情緒上，他還沒忘記在×連裏發生過的那件事：

——從四平轉移的路上，班排的談話，他認為其中包含着對於他的信任問題。

他心裏說：『我是已經死過兩次的人了。』

確實——他同革命結合，是在他歷史中那些最悲慘的日子裏，……

一九四六年冬季到春季，幾次出入松花江作戰，他沒一次沒參加，只當第三次下江南時，他的情緒才有了轉變。那一次，在風雪深宵，他們打向敵人，又一個大踏步後退，再打出去的時候，他們準確地在郭家屯茫茫雪地上殲滅敵人七十一軍的一個師。在那無數日日夜夜裏，他抗着槍緊急的走着路，但是他在用腦子思想。一次，在宿營地一個好說怪話的戰士把兩腳伸在灶門上，埋怨着：『上級是怎麼的，盡走弓背不走弓絃』，他就蹲下捲了一根紙烟遞過去說：『同志，我老徐從前也想不透，現在我可明白了，上級的指揮就是正確呢！……你瞧，前進，消滅敵人，後退，還是消滅敵人，——上級算的都是那樣清楚，幾點鐘，幾分鐘，這樣多隊伍呼拉拉的，一下分散了，一下一集合又一塊了，——你放心吧，往後，上級說到那裏，咱們就到那裏，一定能打勝仗』。從這時開始，他的心裏確實明白了。他什麼懷疑也沒有了，他知道我們就是往一個地方走，那個地方叫『勝利』，他那給風霜吹打出皺紋的臉上，他的眼睛露出樂觀而鎮定的光來，他

沉默的等候着再一次的戰爭。這一次過松花江後的第十天上，部隊一下打到公主嶺，連隊往上級彙報，都拿他作例子說明戰士情緒：『老徐活潑得像個小孩子，在路上行軍，話頭總不斷，又是唱，又是說鼓動話，見着老百姓，那份親熱不用提了，』當那天下午，他們從一條山路上前進，遠遠看見四平那個黑色水塔，在朦朧如霧的夕陽紅下，他把一隻手搭在眉心，睜細了兩隻眼睛，——休息時，沒人問他，他就用胳膊肘擡了一下旁人滔滔說起，——去年保衛四平，他的戰壕在那裏，……是的，是那裏，去年，我們身上八年抗戰的血跡還未擦掉，爲了保衛民主與和平在那戰壕裏搏戰過，後來爲了爭取民主與和平又忍痛從那戰壕裏退出，走出來的時候，大家心中立下了誓言：『有一天一定回來』。這一年變化多麼大啊，現在我們又打到這裏來了。徐立洪如同一眼看見那歷盡艱難困苦的老戰友，可是在他的戰壕裏現在據守着的是敵人，敵人——對徐立洪更具體說，就是東寧那些狼犬、日本人、饑餓、大黑山那些挺進軍、特務、胡子集團。

就在那天晚上，他自己對自己發了誓言：

——這次打四平，不同於打旁處，我掛不上牌子（獎章），也得立上功。



他望望自己兩隻手：『有的犧牲，有的掛彩，我打四平就是犧牲了，家裏也會知道我的信』。

他毅然站起來，往指導員房裏走去，但是指導員窻上燈光閃閃，大概正在工作，他停止了，

——反正完不成任務，我不下火線。  
他轉過身走回班上。

頭一天，砲彈就把四平打得冒着一團火，——就在天擦黑的時候，紅光子彈『嗤嗤』的在頭頂上亂飛，徐立洪跟着×連全體衝進這一團火裏去了。天快亮，他爬在剛剛佔領的戰壕邊沿上不停止的射擊，——排長跑來，把他們重新編了一下，徐立洪被指定作第三班的班長。他習慣的望着排長，『卡』的把他的皮鞋後跟碰了一下，敬了個禮。這雙鞋，只有在昨晚打下那一排排房屋時，他才換上腳來的，但是這鞋在今天似乎更加重了他的嚴整。這時排長給他下任務，在陣地前面左側有一幢日本式的房子，它雖然給砲火打毀了，碎了的紅色磚瓦落了一地，可是只有守住這間房子才能守住陣地。那房子兩側二十米達的地方，都有敵人碉

堡，不斷的朝那兒射擊，——看那樣子，敵人想封鎖着我們接近房子的道路，而後他們把這房子當作跳板，來突破我們陣地。當排長下達任務時，徐立洪兩隻眼就準確的估量了那間房子，那房子牆上的彈痕像雨打在窗上那樣密，可惜這房子的門不在這面，——他馬上在心裏又批駁自己：這是打仗不是串門子，門就是在這面，也不能大搖大擺從門進去，那樣敵人躲在屋裏，一梭子彈就會把一個組打光了。

六〇砲彈『吭吭』的把土打的翻了花往上噴着。向遠着，黎明朦朧，夜戰留下幾處火燄熊熊未熄，白色的烟霧吹着一陣陣燒焦的木頭氣味，在陣地上迴旋。

徐立洪帶着一個組上去了，——在半路上，一個人正爬着，打傷了，——他已經跑到房子的牆邊，他就用洋鎬掘洞（那是堅硬的灌了洋灰的磚牆），這時從西面水塔上往這裏打步槍。徐立洪用磚壘起一截短牆，他們爬在牆後掩蔽着掘洞，——牆挖開，恰好碰上一張榆木桌子，最後費了很大氣力，他蛇一樣肚子貼地，把槍伸在前頭，從桌子底下爬進去，他朝屋裏放了槍，而後跳進去回頭喊：

『快進來——沒人……』

這是一間陳設富麗的日本式的房子，像是國民黨軍官住宅，牆上掛着美國衣服和帽子。

他直奔向前，——從窗上往前面看，對面敵人一幢樓房，相距只有十米遠。樓房窗戶上砌着槍眼，樓下還有地堡，槍口都朝着這裏。

轟，……一槍打進來，桌上一隻綠色小座鐘打飛了。

徐立洪斜靠着窗戶打了幾槍，惡戰便在這間房子裏開始了。敵人立刻從樓窗上用槍往這房裏打，牆壁擋不住美式機槍子彈。『嗤嗤嗤』一串串發光子彈打在他身旁的牆壁和腳下。戰士王長富望他一眼噓了口氣：『不行吧！』他說：『不要緊，蹲下打』。他們就利用窗台把槍放平，一槍一槍朝敵人地堡壁上瞄準——

藥土飛揚着，機槍不停的突突，整間房子顛動着。開始他覺得在這時候，只有他們兩個人孤單的在陣地外面，——可是立刻覺得：不，排長和全排戰士都從後面看着他，現在就是決定的時間了，現在就看他怎樣幹了。不久，排長陳興才帶着一隻衝鋒式爬了進來。排長是個矮個子山東人，原來就是四平轉步路上找他說話被他拒絕了的副排長，在排長那圓而黑的臉上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兩隻大而

神彩奕奕的眼睛。——他一上來就立在徐立洪後面：『怎麼樣？』他已從窗上看清敵人陣地，從距離，從敵人工事火力判斷，這間房是脆弱而危險的，可是這事必需估着，——這就是一切。徐立洪頭也沒回，現在他不能立正，甚至也不能挺挺胸脯，但他聲音是洪亮的：『行，排長放心』。陳興才從第一眼，他就知道只在這間房子裏，徐立洪把去年那些惱火的事一筆勾銷了。砲彈開始像一聲雷響，在房子周圍轟炸，敵人發覺我們佔領了這房子。硝煙像雨一樣濃一團團撲在臉上，遮住視線，窗玻璃的碎片紛紛然在腳底下叮噹響着。一砲落在房頂上，兇暴的氣流把人們身子震動得跳躍起來。重機槍子彈把牆打透，這間房子立刻像不遮風的籬笆一樣，沒一點遮攔了。

徐立洪建議調一支機槍上來。

排長緊緊打着衝鋒式點了點頭：『我布置了，他們會來』。

機槍射手黃強，一個中等身材，尖臉，長睫毛，眼睛歡喜翕動的青年人，和副射手古英一齊爬進來。他把敵人放在另一窗口從那上面跳窗子逃跑了的大木床挪開，把槍架在窗戶上『嘟嘟嘟』的射了一陣，突然不響了。徐立洪爬過去。黃

強從額角上往下滾着冷冷的汗珠，眉毛皺，他緊急時眼睛却一瞬不瞬，失望的說：『扒子鈎壞了』。徐立洪彎着他那比普通入高半尺的身軀，匆匆的跑到另外一間去，他剛才在那兒發現敵人一隻斷了根腳杆的機槍，他把它拉了來：『這是個癩子，一隻腳杆支起，二支腳杆沒了，拿磚頭墊上打吧！』

這時，敵人輕重機槍一齊發狂的猛掃，他們爬在地板上，子彈還擦着脊梁飛，這房子呆不住了。

徐立洪突然又跑到那隻榆木桌子下去，因為他記起那裏有一個鋸，——『來！我們來鋸開這地板！』他們立刻作起木匠，木頭發着『嘩嘩』聲斷了，——下面是二尺多深的空隙，黃強鑽進去，他在前面尋到一塊裝着鐵網的通風洞，他把機槍從洞口伸出去，他的位置就正好對着對面地堡那支打的最激烈的重機槍位置，他立刻猛烈發射。

『怎麼樣？』徐立洪回來一看，順着排長胳膊往地板上滴血。

排長的右手打穿了。徐立洪忘記了彎下身子，他就在房裏翻騰起來，最後，他終於帶了一個藥包回來，把那隻血淋淋手掌纏起。

排長望了他一眼，嚴肅的說：

『徐立洪同志！你堅決守住這房子，你要準備敵人往這裏衝鋒，……噫，他們還會放燒夷彈，……我們在陣地上支援你，你知道：有房子就有陣地！』

徐立洪突然站起來，幾乎是喊叫的：『我死也死在這裏。』  
排長點點頭，向那個洞口爬去，不見了。

古英在黃強身邊壓梭子，一顆子彈從通風洞打進來，射中他的肩胛，徐立洪把王長富調到下面去代替他，古英倒在地板底下流着血（他堅決不肯退下）。這時在地板上面作戰的就剩下徐立洪一個人。子彈在他身旁呼嘯，敵人從房裏，從地堡裏鑽出來，向這個房間衝鋒，——他瞄準裏面一個穿美國軍服，戴牛屎帽的軍官，一槍把他打翻，敵人慌亂的跑回去了。一回去，重機槍就兩點一樣對準我們機槍打。黃強爬在通風洞旁邊，那很小的洞口，給重機槍子彈掏的愈來愈大，晌午連一個人也爬得進來了，子彈嘩嘩往裏潑，機槍暴露在火力下面，——『怎麼辦？』『我去找麻袋裝上土堵着它，』黃強在這間屋裏找不到一隻麻袋，他就抱來美國大衣包了土，他爬着一包一包推上去，堵塞着，留下半尺長一個洞，把

槍口伸出去，幾次衝鋒又打下去了。王長富左臂打斷了。古英按着傷口爬上去繼續壓梭子。在這緊急的時候，隔着一層地板，下面喊：『子彈沒了，……』上面喊：『死也死在這裏，堅決打下去，不能讓他們抓活的！』『卡』機槍停止了。以後敵人逼近了，手榴彈飛出去了。斷了一隻胳膊的王長富從敵人遺棄的戰壕裏拉來兩箱機槍子彈（用當兵的話講：那時看見子彈是比看見親爹還親），地板上面喊：『打吧！』下面喊：『有機槍在，拿去死的也拿不去活的』，機槍又輕快的響了。王長富最後一次疲倦的倒在陰暗而潮濕的地板下，臉貼到冷冷的泥土中，再也沒有抬起來了。飛機怪聲叫囂，投下燒夷彈的時候，徐立洪掛了一臉灰，手背上流出血來，現在他生氣的站起來，——還有一種電石的臭氣在屋裏迴旋，很難聞，附近房屋背後，火光開始發紅發亮，天快黑了。

可是戰場上一下這樣沉寂了。

戰線上，沉寂比子彈紛飛還可怕，——不容易判斷情況，敵人也許悄悄摸到窗下了？我們的人從陣地上退走了嗎？……

『不，』徐立洪自己告訴自己『有了這房子就有陣地』。他清醒的靠着窗口，

窗口打碎了，只剩下牆洞，他守在牆洞上。每天只有黃昏五分鐘，夜晚的戰爭又會開始了，一切彈藥的喧騷，比白天還激烈，我們從無數陣地上向敵人出擊了。

月亮上升，紅得那樣難看。黃強滿身滿臉是機槍硝煙的黑印子，他不知從那裏找來一洋鍋涼飯走過來：

『你吃點！』

『不』。

『你不餓？』

『不——我不餓，』徐立洪拉長聲，他想起在東寧比這饑餓百倍的日子，他想想說，又嚥下去了。他走向窗口，他現在有一種衝動，就是衝出去，拿刺刀通死幾個敵人，——去年在四平戰壕裏，他第一次看見自己同志仆倒在地上，他也有過這種衝動。

外面子彈不斷閃亮，迷亂了他的眼睛，……突然，他看見一個人影，在房子側面不遠的地方蠕動，十分艱難的爬着，他以為是敵人？——他揉揉眼睛仔細看，不像，這人懷裏抱着什麼，啊，是個小孩，月光照在小孩頭部，那是一個女



人在爬着，……他的血彷彿一下凝止了，這是火線，這是一個女人，他的兩手冰冷的抓着槍，——他差一點喊起來，他抑制着，他目不轉睛的看着那女人，突然，『吭』的一顆六〇砲彈炸了，『吭』『吭』又是兩下，她停了一停，顯然她完全張慌失措了，她突然站起來，她彎着腰很快往我們陣地的方向跑去，他再看地下，那個小孩子丟在那裏，月光照着他，他蠕動着，……

徐立洪轉到另一處砲彈炸開的缺口，他把槍揹上，很快跳出去，子彈呼呼的，他沒彎腰，他逕直跑去，把小孩子一把抱起，小孩在哭，小手在空氣裏撕動。

他一會也沒停，他追那女人，經過一段砲火摧毀了的鐵絲網，他追上那女人。

他喝住那女人，她嚇得哭起來：

『你往那去？』

『老總——不，同志，我從那邊逃出來，……我家房子都給飛機炸塌，燒了一天了，……我跑不出來，一露頭他們就拿槍打啊，他爹就給打……打死……我

晚上才爬出來』，她悲哀的嗚咽着。

徐立洪不知怎樣說好，他把小孩送到她懷裏。

她一把緊緊抱着孩子，——月光閃亮她那滿含眼淚，睜得那樣大充滿母愛的眼睛：『老總，不，同志，你姓什麼？你告訴我，我一輩子記住你，你姓什麼？』

徐立洪指着西南方向：『你快走吧，天要亮了，……我……我是八路軍。』

只當他往那間在雙方陣地之間，打得破爛不堪的房子去的時候，他才彎下身，迅速而乾脆的跳躍着，他又回到窗口那裏。

只在這時，他才明白，去年從這裏離開自己戰壕時，爲什麼流了淚，——也只在這時，他才明確，就隔着十米遠，敵人正在那裏放火殺人。

黃強指一指對面的樓房『現在該咱們打他了。』

一槍——那面，一個正奔跑着，企圖在天明以前將打毀了的機槍工事修好，一下倒下了。

徐立洪說：『再打！』

啪，一個正掘土，一下滾在地堡旁邊不動了。

徐立洪說：『再打！』

嗚，一個人正從槍眼探身出來，一下撲在槍眼上不動了。

激戰又開始了，——敵人樓口正面這一處槍眼沒有火力了，只從地堡上『嗤嗤』往這面冒着火花。黃強又鑽到地板下去了，徐立洪一個人在這破屋子裏到處找着能以掩護又能以射擊的地方打，……黎明就在激戰中來了。在震裂了的牆外，他突然聽見排長陳興才的聲音：『打呀——掩護送炸藥呀！』徐立洪渾身都興奮起來，抖擻精神，從這間屋頂也掀去一大半的房子裏，從地板上，地板下，一陣風似的朝對面窗戶射擊，——地堡那裏，紅光一閃，『轟』的一聲爆炸了。從我們的陣地上一片聲響，不知多少人超越過這屋子衝上去了，——徐立洪上了刺刀，從他所站立的窗口跳出去，他照例彎着他那比普通入高上半尺的身子，迅速而乾脆的跳躍着衝上去，……

戰鬥結束以後，×連獲得英雄連的稱號。那天，徐立洪胸口上掛着英雄獎章，打着赤腳，從夏日的泥濘中到營部去談這次作戰的經驗了。

## 無敵三勇士

——一場不團結怎樣鬧開

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。

以爲我們就是打打仗，睡睡覺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我們在連隊，就像在家裏一樣，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，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，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，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。

不要講旁的地方，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。

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，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，這不是一樁喜事嗎？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。

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，傷沒好俐索就跑回前方來了，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士。晚上，全班圍坐炕上。他一路耽心趕不上隊伍，這會一下子給

大夥圍着，那高興勁還能提嗎？他指手劃腳，津津有味說，他一路坐火車來，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抓地主，不斷引起大家哄笑。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，末了，一個同志說：『你走了，我們可想你，這些日子，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，到處講，可吃得開了，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！說你是孤胆英雄。』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，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，他多了也沒有，只講了一句話，由此就鬧開了不團結。

## 二 閻成福

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，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。

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，那時咱不知道，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，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，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，勇敢的很。

這次作戰負傷，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，回了一趟家，看了看翻身光景，身上有衣，槽上有馬，門外有地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。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線回來的戰士，他乾脆講：『告訴你們，你們心裏有底，仗是打好了，沒問

題，我回來瞧瞧你們門封建門得澈底，我心裏也有底，往後，擊好吧，我在前方絕不會丟拉拉屯的臉。』天沒亮，再找就不見了。閻成福回到醫院，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，就往前線來了。

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，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三個，愈傳愈廣，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。要論實際情況，也確實有個講勁，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，閻成福在火線上，一個人突擊前進，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。敵人機槍、六〇砲打得到處噴烟冒火，他媽的，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——完了。連長氣得飛飛的，瞪着兩隻紅眼珠子，帶着部隊突。你猜後來怎麼樣？——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，敵人內部忽然亂了，敵人一鬆勁，我們可就通上去了。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，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，我們一攻，他就丟了個手榴彈，敵人自然亂了，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，說還是個『團級幹部』呢！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。這地方拿下來，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。一會工夫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，還一面喊：

『我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！』大家一聽，十分高興，那時我們班又担任了突擊任

務，正在緊急情況，不久他就受了傷，昏迷不醒。連長叫我們揹他下火線，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。

### 三 老油條

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，叫來叫去，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的姓名，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。

老油條是個老戰士，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，他也不十分在意。

『八一五』以後參軍，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，他還是個戰士。他倒還自在逍遙，別人問他，他溫吞的笑笑：

『我自在，——我省心。』

這人就是自由主義，吊兒瀟灑，大紀律不犯，小紀律不斷，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；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，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，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，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，他有辦法，——動作快、猛，能出點子。可是政治不開展，生活紀律壞，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。現在，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，那晚，歡

迎闖成福的時候，就是他，冷丁子說了一句話。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烟巴答巴答抽，當人們那樣稱贊闖成福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：

『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。』

這話一說，闖成福炸了，馬上把臉一虎問：『你說怎麼碰的？』

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：『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，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，這才是真工夫，你英雄倒英雄，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。』

這瓢冷水一潑，大家也掃興，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，從此闖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。

#### 四 趙小義

這糾紛若就在闖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，也還簡單，現在又橫着加上了個趙小義。

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，才十九歲。夏季攻勢解放過來，說他歲數小，中毒不深，就沒往後方送，立刻補充了。趙小義表面上活潑，單純，肚子裏可有



鬼。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，他是瞪眼瞧，他想：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將來看誰佔上風，咱就往誰那邊靠。因此在連裏，他抱定宗旨：不積極，也不落後。他處處愛挑眼，一點小毛病，就罵：『什麼優待，優待，那都是鬼吹燈，——瞎話。』五班是模範班，班長抓得也緊，可是石頭雖硬，也還有個縫兒，趙小義呆久了，自由主義這一點，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。那天晚上，老油條跟閻成福鬧了個滿臉花，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，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，抓地主呀，英雄呀，心裏就不十分得勁，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，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，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，至於談談感情話，那犯不上，他想：我是關裏來的，你是浮塢來的。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，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，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，說老油條說了：

『閻成福算啥，下次打仗瞧吧！』

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，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，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，一見面，就向後轉。

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，閻成福就不來了，這怎說呢？

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，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，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，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。

這樣一來，四五天工夫，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。

## 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

在糾紛發展過程中，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，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，眼看就垮了台，他怎能不急呢？

李占虎是個好班長，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。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十個人十條心，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，才談得上領導。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。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，耐心說服教育，真讓人挑大姆指頭。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，在行軍作戰中，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：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，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，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；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吧，閻成福朝東，李發和就朝西，永遠脊梁望脊梁；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，李發和睡下，閻成福就吭一聲抱起揹包睡到地下去了。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

他們談話，先跟閻成福談，談了半天，閻成福說：

『我爲人民服務，我可不受誰氣，有種沒種反正火線上見吧。』站起來走了。再找李發和，李發和一面抽煙一面聽，聽班長話說乾淨了，他說：

『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到底，沒問題。』

班長又找趙小義，小趙末了說：

『咳，班長，從前我不明白，解放過來，現在可接受教育啦，我爲人民服務，還說啥呢？』

鬧了半天，原來三個人還都是『爲人民服務』，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，自語道：『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！』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哭哭不得，笑笑不成。

這時，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，有些兄弟連隊，已經展開，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。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，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，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。誰知一深入了解，指導員直搖頭，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，一把拉着指導員說：『指導員，五班還是有希望，你給三天期限

吧！「期限討下來，班長想：怎麼辦呢？他下決心來個『圍戰戰術』吧，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在一起，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啦。那裏知道，三個人在他面前一口同聲說：『沒路，班長。』班長一聽到樂了，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。誰知第二天一看，三個人是原封不動，誰也不理誰。這一下子班長可急了，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，第二天進入戰鬥，靠着準術戰鬪就過去了，至於團結，還是沒一點進步。

## 六 一塊骨頭

第三天打了一仗，天陰落雨，打完仗，李占彪帶着全班走下戰場，經過一片亂葬崗子，他低着頭發現地下面一塊骨頭。

他停着脚步，彎身拿起骨頭看看。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，他更提出問題了：

「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？」

大家站在兩地裏紛紛討論開了，一邊說是窮人，一邊說是富人，末了，李占

虎張嘴說話了：

『我看這是窮人骨頭，地主富農有錢人，死了有棺材有墳，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，窮人活着沒飯吃，死了也沒地方安葬，給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，到處亂丟，窮人有誰管呢。』

回到宿營地，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，李占虎瞧了瞧，只有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沒有在，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。他就往屋裏跑，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，班長以爲還是跟老油條跟閻成福鬧别扭，就安慰他：『唉，小趙，——人就是這樣，在一道怨一道，不在一道想也來不及了，起來吧！』就爬到炕上搬小趙肩膀，誰知小趙一翻身，嗚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，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。

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，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，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，囑咐他回去，好好照顧小趙。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，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，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，究竟小趙說些什麼，班長聽些什麼，還不到宣佈的時候，這裏就暫且不講了。

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

閻成福心裏難過，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，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。老油條却低着頭，也往這個地方走來。要不是聽到腳步聲，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。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，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，好像誰叫了一聲：『向後轉』，各自扭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。

轉來轉去，閻成福就轉出村子。

老油條捲了一根煙抽着，低着頭，找沒人地方，順着牆邊溜。

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，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；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，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，一下又碰上了。

閻成福火了，心裏直罵娘，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，他非罵他一頓不可。

正在這時，班長尋來了，一下，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。回去，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。

晚上點着一盞燈。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，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，然後班長在賴膝蓋上搓了根麻繩，就補起鞋來。補着補着，小趙起來了，爭着要補鞋，班長不准他動手，笑嘻嘻去感他：「你好好睡，你不舒服，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！」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，把班長吓了一跳，閻成福伸手奪鞋子，班長不但不給還勸說他：「你顏色不正，不舒服，日後怕沒你幹的，睡吧！」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。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，李發和又起來了，他悄悄說：「你睡，我補。」班長笑了說：「要是往常，你不動手我還叫你帮忙，今天你不舒服，休息吧！」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，原來誰也沒睡着，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小趙一下子鳴的哭了，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，又說了出來：

「我爹放豬，丟了豬，挨地主打，氣死了，爹還沒埋，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！」

「我哭我鬧，他們皮鞭子蘸凉水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我說我就是死也要再瞞爹一眼，國民黨說：『你爹死了頂多吳一塊地，還瞧啥。』到現在兩年了，——我爹沒人埋，也沒地方埋，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，……」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。

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：

『我對不起你，小趙，——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，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，也是苦人。』

閻成福不說則已，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，他也訴了自己的苦：

『你給地主害死爹，我給地主害死娘，我十八歲，爹抓了勞工，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，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，我偷偷看見了，沒等我，我拚命跑出來，我跑到遼河邊，我望着那條河，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，我又想，爹不知死活，閻家就我這一條根，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，死了，地主更稱心，從那往後，我要飯就要了一年整的呀！夏天苞米地裏撒苞米，冬天看人家熄了火，偷偷爬到豬窩裏瞞覺，……』這時全班人，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，平時講團結談友愛，可是



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，大家真的是親人了。小趙望着閻成福，閻成福望着小趙。閻成福說：

『聽了你的話，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。』

小趙說：『你說得對，聽了你的話，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，我前些天心竅不開，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。』

班長李占虎說：『訴吧，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，訴給誰聽。』

日頭落了夜黑天，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，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，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，一個訴完一個訴，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朦朧亮。

#### 九 李發和怎麼辦？

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。這一夜晚他坐在旁邊，可是他沒吭氣。他思前想後，愈想愈恨自己，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，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繭子。他狠狠問自己：『人家是窮人，難道自己是富人嗎？』他想起年輕在家鄉，歡喜扭秧歌

唱大戲，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，三下五除二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，臨走連條遮羞的褲子也沒落着，給趕出村，丟下女人在村子裏，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。從那以後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，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，要不是碰上八路軍、共產黨，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。可是當戰士二三年，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，對不起上級，也對不起自己。從那晚以後，雖然沒說一句話，可是暗中下了決心，『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，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！』這時他想到指導員，那是老上級，從沒錯過過自己一句話；想到班長，那是老戰友，事事讓自已；想到小趙，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；想到閻成福，——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，可是話到嘴邊，又想：『好壞不在一時，瞧着吧！』

## 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

隔了沒幾天，部隊又投入了戰爭。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，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。原來四班是突擊班，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了，這時一道命令下來，五班趕緊頂上去。李占虎兩眼瞪得溜圓，捏着兩隻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！

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，別忘了小趙的苦，別忘了閻成福的苦，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！——他們像十隻火箭驢向戰場。指導員爬過來，親自看看五班，李占虎說：「首長給任務吧，五班的仇能不報嗎？」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，擔負了炸開突破口的工作，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，全班爬在地下望他，——眼看着跑上去了，還有幾十步，一個倒栽葱他跌倒了。李占虎還沒說話，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，小趙雖闖成福兩步遠，一下又摔倒下去了，他還掙扎着爬，敵人火力拚命封鎖，他不能動彈了。這全部時間裏，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里。這時，前面火力交織着，簡直子彈櫃子彈，打成一片了。他突然對班長說：「這任務交給我，給我一支衝鋒槍，我要救下他兩人，完不成任務不回來。」敵人拚命集中火力情況下，按道理是不能再冒險往上送菜了，因此全班眼光跟着李發和，李發和一會忽然臥倒，一會忽然疾奔，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，李發和終於跑到閻成福旁邊爬下來，李占虎才舉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，繼續望着。這時候，他們三人，上，上不去，下，下不來，就像子彈卡了壳。閻成福肩膀上負了傷，血直往外湧，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，他倆默默望了一下，千言萬語，

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，李發和把閻成福抱到一片窪地問：『怎麼樣？』閻成福一咬牙：『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。』這時李發和又爬到小趙跟前，小趙大腿負傷，血流了一地，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：『怎麼樣？』答：『腿壞了。』

『還能打槍吧？』『能。』『那裏你從這裏打，我從那裏打，咱們掩護閻成福，死也叫老闆完成任務，好不好？』小趙點了頭，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顧着死屍爬過去。這時候，雙方砲彈，機關集中猛烈的對射起來，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，小趙頭髮燒焦了，李發和褲子上直冒烟。這時班上見他們不動，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勇犧牲了，預備再組織爆破。突然前面槍響了，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啦，小趙咬着牙打起來，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爬起來跑上去了，一轉眼，嘩的一下閃光，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，碉堡崩炸了，捲起一陣黑烟直上天空。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一片鼓掌聲音。突破口打開了，部隊在一片喊殺聲裏衝進去了。

十一 獎章作總結

打了勝仗，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，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。不久，就開了慶功會，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，結果請來三位老鄉，加上四個同志，吹喇叭、打腰鼓、拉二胡，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。

現在專講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，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，指導員介紹他們是『無敵三勇士』，然後走到他們跟前，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，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。

閻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，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。到作典型報告時，三個人一口同聲說：

『這是班長領導的。』

李占虎站起來說：『我們是窮人，我們有苦處，苦變成力量，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。』

四八、二、二十二日

## 不死的英雄

在逐屋爭奪中他兩次負傷

一〇分鐘激戰，四團一營把四平打開了缺口。王西蘭帶領他的第三排，一湧衝進，拿下右側三個地堡，把五〇米達狹窄突破口擴大，好讓後續部隊源源進入，他們立刻向北，攻擊一幢幢排列的日本式房屋。

王西蘭，二十四歲的青年英雄，有着高個子，英俊的圓臉，歡喜微皺的雙眉——他的戰士都願意跟着他作戰，他們給他的評價是：『跟着排長不會有虧吃。』因為在戰場上，從他身上閃爍着的不只是他的勇敢，還有他的沉着、靈活、有辦法，他們看到他就增加了信心。現在他打着衝鋒式，跑在部隊的前頭。漆黑無邊的夜，激烈的槍火閃閃然在房子周圍發亮。戰士們英勇的端着槍往上撲——他看見有一個戰士在不遠的地方倒下去，……到了第二排房屋前面，他

說：『同志們，這樣吧！我們的隊形要疏散，一個班在前面，一個組也要三三制前進，這樣，第一個犧牲了，還有兩個在後面……』說完話他立刻帶了突擊班長張志伯到前頭去看地形，他蹲伏在那裏，指着前面，就這時『吭』的一聲，一顆砲彈在附近砰然爆炸。

『怎麼樣？』張志伯問。

他試着動彈了一下，然後他咬緊牙關，手指箝着一塊發熱的鐵片，從自己左腿上拔了出來，但是他回答：

『不要緊——沒拐着骨頭。』

張志伯解下自己的綁腿，給他綁了綁，黑夜，緊張的戰鬥，誰也顧不得看看到底流了多少血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——一個組隱蔽着順牆脚爬過去了——他不瞬眼的盯着——一顆炸彈從窗玻璃上飛進去了，他發喊了一聲：

『趕快打！』跑上去。屋裏地板劈通撲通響，敵人從後門逃跑了。劈了兩刺刀，沒劈開房門，他們一按窗台跳進去——確的劃亮了一根火柴……兩個中央軍

死在地板上，一隻衝鋒槍丟在身旁。這時誰也沒有發起這一隻槍，因為他們又緊急的向第三排房前進。四平從戰爭一開始就變成一片火海，敵人在每處牆根，窗腳，都修築地堡、工事，密如蛛網，他們隱藏在裏面，要在每一間房子裏外流我們的血。這時一個思想告訴王西蘭：我們要殲滅敵人，誰活着的多，誰才能戰到底。他看准敵人火力正在密扎扎封鎖房屋旁的道路，而戰士們正要向那道路邁進，他想如果這樣，我們就會蒙受大的傷亡，他立刻指揮他們不從道路上，而從窗戶上（這一排排房子一面窗對準着一面窗），穿過去佔領陣地，追擊敵人——嘩啦啦，玻璃搗碎了，第一組上去扔炸彈，第二組端着閃亮的刺刀衝上去。這時一個人影從背後靠攏了他，他從動作姿態上，習慣的知道這是營的副教導員，副教導員知道他負傷，親切的問他，他拍拍他肩膀笑着說：『只要有我在——一定完成任務。』

激戰！連長在他身邊負傷下去了，指導員也負傷下去了。

敵人的抵抗逐漸加強，他堅毅的率領部隊奮勇前進——在一排房屋的門邊上，他們和負隅頑抗的敵人面對了面，王西蘭一躍上前，從一個戰士手裏奪了一



支步槍，刺刀叮噠響着，兩個敵人在他面前倒下。

……這夜晚落過陣陣微雨。在天亮以前，他們轉往西北，向核心工事逐屋爭奪的時候，他第二次又負了傷。

#### 打退七次反擊

黎明即將到來，他們在三道街四道街之間路角上，面對敵人碉堡線，佔領了陣地。這時在整個戰線上他們營的任務是保證側翼安全（東面敵人控制着鐵路線），他們將在陣地上吸引着敵人，以便於向縱深發展的部隊，順利前進。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重要任務，王西蘭領會到他會必然遭遇的艱難，他預計到敵人會反擊。應付反擊唯一的辦法就是堅強工事，這不但因為要保持陣地，同時爲了前進。天還未明，王西蘭奔跑着，呼喊着，叫戰士們挖工事：

『同志們！這時多出汗，回頭少流血，有工事才能抗着炸彈砲彈啊！』

他告訴大家挖了一米達深的交通溝，再在溝裏面挖上小的單人防空洞，他們還打通了房屋，堵塞了巷口，構成防守線——他自己抱一支槍在前面監視。

整夜槍砲未停，現在代理連長楊青培，一個勇敢的蘇北人，彎腰跑來，和他並肩站在工事後，打毀了的牆脚下，黎明的熾微微照出他倆的身影。從昨天深夜，王西蘭在火線上，已受營的命令代理了連的指導員，因為在戰爭中三排不斷擔負主要任務，他始終堅決跟着三排指揮作戰，可是他已經給炸彈震聾了——頭上、腿上、脚上三處傷口，一直到現在未止的流着血。他們看完了地形，王西蘭興奮的看了楊青培一眼說：

『老楊！咱倆個人剩下一個，也不能讓敵人奪去我們已得的陣地。』

楊青培應了一聲，話說不久，天紅光了，楊青培好久在心裏盤算：讓他下去休息吧，這時就從側面說了一句：『讓我到前面頂一會。』立刻被王西蘭堅決反對伸手攔着：

『現在連的幹部就剩下你，排的幹部也就剩下我，咱不能都去前進，一砲彈都打垮，隊伍交給誰？』他自己又跑到三排交通溝裏去。

天一放亮飛機就來了，一昂頭，怪聲呼嘯着，在他們陣地上發狂的掃射起來。八點鐘，太陽照不透戰場上發黃的烟霧，正是戰場上的人最疲乏，最疏忽的

時候。飛機轉了一個圈，作了個信號，砲彈就一顆接着一顆往這裏紛紛落下，塵土蔽天，什麼也瞧不見了。王西蘭一到交通溝裏，他就抓住一個機槍組在他身邊，——他招呼大家隱蔽在防空洞裏，只留下一個觀察哨爬在交通溝沿上監視，機槍射手副射手一個佔着一支機槍掩體，敵人從那裏來就封鎖那裏。他自己也是一個監視哨，他在最突出的三排陣地，最突出的中間部份，他的眼睛是銳利的閃光的……排砲打的怎樣緊，飛機掃得怎樣猛……交通溝裏的人都抬不起頭了，王西蘭咬着牙，從他的陣地上不同一槍。突然，他從煙霧下看見了，——在陣地前，西側是一片樹林稠密的公園，樹枝給他火打落在地上堆了二三尺厚，北面是鐵絲網，交通溝，敵人從北面和西北兩面分兩路來了，敵人感到我們每一步前進，對於他的嚴重威脅，他們掙扎着，進行反擊了。三〇米，二〇米——他虎的站起來喊：『敵人來了！』聽到這帶號令，人們從防空洞裏出來，彎着腰，提着手榴彈跑上去，一陣炸彈，敵人把一具具屍身掛在鐵絲網上，像風箏掛在電線上似的。

張志伯跟了通訊員，順着交通溝到他這裏來。他一看到排長，就發現他左胳膊

脾上又增加了一處新的創傷，而且在左臉頰上瀰着一溜血——可是他蹲在他的指揮位置上佈置工作，區分任務，還是那樣清清楚楚。依照連的指示，他作了一件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根據敵人火力方向和衝鋒的道路，重新修築了工事，配備了火力。因此使他們在不久以後，很順利的痛擊了敵人。最後他熱情鼓舞的說：

『我們要好好守住這地方，守住才能再前進，好好觀察敵人了解情況……你們看！』作爲一個好的指揮員，他是深刻體會到集中使用火力之必要的，他指了一下擺在陣地前沿上的四支機槍、五支衝鋒式，他笑了笑：『這樣多好武器，敵人打不上來！』

激烈的火力戰沒一刻稍停——在他身旁的機槍射手，第一個犧牲了，第二個也犧牲了。王西蘭不管砲怎樣猛烈，一發現敵人在陣地後面運動，爲了射擊各個標目方便，他放下衝鋒式，拿過戰上手裏的步槍，一槍一槍瞄準射擊，敵人子彈把那裏打得土卡卡的，他一點也不畏縮。

機槍組副射手閻成福在他身旁，突然懊喪的告訴他：

『排長！班長犧牲了，還有一點氣……』

他轉動不大方便的掉過頭望了望，他知道沒有了組織就沒有了力量，他堅毅的下命令：『你代理班長。』閻成福馬上拿過槍來迅速發射。

戰鬥短促的間隙的時候，王西蘭到連的指揮所去了。連的指揮所位置在後面二〇米達，王西蘭去了一下，不久又順着交通溝回來了——人們第一眼立刻發現他的胸口掛上了一塊紅星飛馬英雄獎章（團的參謀長，在火線上那間給炸彈炸毀了的屋簷下，親自把一塊獎章給他掛在胸口上）這塊紅溜溜的獎章，好像發光的太陽一樣，立刻照耀了整個陣地，——伏在交通溝裏的戰士，一個傳一個：『我們排長掛獎章了，——我們排長掛獎章了，』這時，敵人的砲火，好像都爲這兩句話畏懼而無聲了。他是聽不見的，但是他看見人們臉上的喜悅。機槍射手杜德，和並肩的一個戰士讚美的說：『真光榮』。給他聽見了，他就說：『就是這個時候呀！——只要勇敢就行啊！……』那時他很高興，他的腿一歪一歪，走向前面去。

敵人第一次瘋狂的反擊，被擊潰，中午又來了一次大規模反擊，時間到了下午。

在陣地前，樹枝打落，電線炸得頭髮一樣到處亂飛，機槍把工事後面的磚牆打透，砲彈把房屋的紅磚崩炸得滿天飛，對面房子的空隙上，敵人頻繁運動着隊伍，……敵人從東面鐵路天橋，西面核心工事，兩處砲兵陣地集中向三連陣地發射，一〇分鐘，排砲從前沿上開始，砲彈一出口機槍就『卡卡』狂射，飛機就『嗚嗚』的四架一排，四架一排縱深掃射，投彈……工事打毀了，土從地下噴起來，陣地上一團烟，什麼也不見了。王西蘭說：『把工事打歪，咱們也不能退出去。』等到敵人相信在這一塊，每寸土地都給火藥爆炸一遍，連生物也不會存在了，他們衝鋒的好時間到了，——順着落在地下的密密的枝葉移動，王西蘭開火了，——作爲信號的是他手中的那支衝鋒式，突然震動他全身，他緊緊貼在工事牆壁上。可是激烈的反擊，一次接一次，從這時直到黃昏，直到天黑，沒有停止過。

火線上的夜晚

天黑，雨還沒有停止，戰士們在戰壕的泥濘中淋着雨。

王西蘭——跟了連部的通訊員到後面去開會。會議上，楊青培傳達了上級命令：黎明時候前進，拿下前面一排碉堡。王西蘭睜大他那發紅的兩眼說：

『這任務還是給我們三排吧！——我們三排幹部還完全些。』

楊青培大聲喊叫好讓他聽見：『你耳朵聾了，聽不見，行不行呀！』

他點點頭：『行。』

他堅決的——別人分辯、爭論，他聽不見；——但是他旺盛的戰鬥意志，終於得到上級同意。最後，連長拉着他在耳邊，叫他把他的全排帶到房間裏去休息。不久，全排十五個人，聚集在火線附近一所給砲火打得破爛了的日本式房子裏，有的坐在塔塔密上，有的坐在窗台上，他站在中央，熱情洋溢的說話：『同志們！——我們守備了一天一夜了，連飯也沒吃，水也沒喝，現在新的光榮的任務，又落在我們頭上了，——拿下那溜地堡。那地方在馬路上，很重要，不拿下來，兄弟部隊不能發展，咱們想一切什麼方法，不管人再傷亡大些，不准叫喚……爲了人民的解放，就是一個人也要把地堡拿下來。』

提到拿地堡，大家都毫不猶豫的伸手去摸藥包，可是大家叫起來：

『呵——淋濕了！……』

是啊，雨從下午落到天黑，那時在壕溝裏，緊張作戰，誰顧得了掛在腰上的炸藥包，可是現在怎麼辦呢？

你看你看，我看看我——一會，王西蘭和張志伯，還有經過爆炸訓練的九班長緊緊坐在一齊，研究起這個問題來了。

——這時，有一個戰士站在門口，他回頭望了望，看見他們那裏點起一支洋燭，四面用大衣罩着，不讓光線漏出室外。在那光亮裏，他看到排長布滿血跡和塵土的臉——他想起在打四平之前，他們也是這樣進行過準備工作，那時排長在大家面前說：『不好好準備，就不要想打好仗。』……他們細炸藥，搜集木棍子，找木鋸，白天練，夜晚練，赤着腳也練，——破壞鐵絲網，攻堅——那時，排長睡也不睡，眼睛都紅了。可是大家都這樣呀！——大家都這樣想：一營一連、二連，都有英雄連隊稱號，就是三連沒有，他們有時氣憤的說：『我們是『乾飯』連』，這回打四平，不簡單，去年在這裏保衛四平是英雄的，今天我們來打四平了，一定得打出光榮來，因此，他們不能光憑情緒，而要靠着實際的準備



工作，來爭取四平戰鬥裏的光榮……在戰場上，經過了殘酷的一日一夜考驗之後，這個戰士的回想是十分有益的，不過他可是真的疲乏了。要是還在壕溝裏放槍也好，現在火線上可出奇的沉寂。他又回頭看了看，又看到排長那布滿血跡和塵土的臉，——他又振作了一下，他想起排長在攻擊之前幾次說過的話：『只要我能動一下，就不下火線，只要嘴能動一下，也一定鼓動大家完成任務！』……

王西蘭起來看看，他輕輕跨過幾個倒在塔塔密上睡着了的戰士的身軀，走到門口，朝敵人那方看了一眼，他爲着決解了問題，閃着誰也看不見的微笑。

在鐵燭光下，他們工作着，把幾顆手榴彈網作一把，——大家忙碌完，短短夏夜便已將盡，戰鬥組長圍聚在王西蘭周圍接受任務。接受突擊任務的張志伯環顧了一下其他幾個同志說：

『我們組上去要是掃了彩，你們組決心趕緊上去。』

前進，再前進

一日兩夜四平燒着燭天大火，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。十六日拂曉前，敵入向北潰退了，——王西蘭立刻指揮他的部隊追擊，他嘶喊着，但是他血流得太  
多，他顯見得軟弱了。他閃在一邊，讓部隊從他身旁直往前進，——他落在後面，他一隻手扶着牆，一隻手扶着腿，把衝鋒式掛在一條胳膊上一拐一拐的向前進，他還督促着鼓動着一個落後了的戰士說：『上啊！只要我有一口氣，我不死，我就跟同志們在一起。』通訊員李萬發是一個小孩子，從後面喊叫他叫了半天，他才似乎聽見擰回頭，李萬發焦急的作了一個手勢——叫他慢慢的衝，他點了點頭，但是他一拐一拐的脚步加速了。

前進，再前進，——三〇〇米達，敵人工兵營的堅強堡壘陣地被佔領了。

王西蘭從額頭上流着汗，——一走入陣地，他就看見，在前面不遠，一棵樹上捆着一個國民黨士兵模樣的人，——他的頭下垂，他的下巴緊緊抵到胸土，他被他的軍官打死後遺棄在那裏，——他知道這是在敵人戰壕中，一個不願打內戰的人的結局，他扭給他身旁戰士們看，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光，——那裏充滿憤怒，勝利與勇敢的光，他的耳及聾了，他的聲音却十分響亮：

『報告你們好消息，我們打到核心工事了，我們佔領了工兵營，趕走特務團，我們後面的隊伍可多了，××隊××師都進了四平了，我們一定把敵人殲滅在他們的工事裏呀！……』

今天他們佔領了敵人修築得很深的一條壕溝，背後是兩層高的樓房。他匆匆忙忙，從這裏跑到那裏，從那裏跑到這裏，佈置着工事，組織着火力。巨大的榴彈砲，帶着嚇人的聲音落到陣地上來了，那種聲音對於沒有在戰場上挨過砲彈的人是難以形容的，總之頭上腳下，天空地底，全都震盪着。當一陣陣不停的烟霧迷漫之時，從敵人陣地伸出部份，一個街頭地堡那裏，四個人端着機槍站起來……經過考驗的，我們的戰士熟練了，在一陣槍聲之中，那四個人剛一倒下去，他們躍出壕溝，佔領了面前那一處工事，消滅了時刻威脅我們前沿的火力點。

十點鐘，敵人的反擊，造成一次更激烈的火力比賽，可是由於我們先從側翼進攻了，於是敵人的反攻被制壓下去了。

巨砲——立刻無止無休的發出惱羞成怒的狂吼，時間延長一點零四分餘，兩米達深的蓋溝都掀平了。王西蘭的戰士英勇不屈，一面打毀，一面修復，這樣

一次、二次、三次……。

在王西蘭附近的機槍射手闖成福，當一顆砲彈，促不及防，從他背後，突然把土地崩裂，猛烈的旋風一樣，把這個正咬着牙奮戰的射手和他的機槍全部深深掩埋到土底下去了，——滾燙的鐵片水一樣到處潑護着。戰場上，人民戰士的友情，這時並不容許考慮自己危險而不顧同志的存亡，他們立刻把他掘出來，就像跟大砲爭奪這一個人似的，因為遲了，他就會窒息。闖成福被掘出來，——臉色慘白，從他嘴裏、鼻子裏把土掏出來，風一吹漸漸甦醒了。他睜開眼，驚訝的看見王西蘭蹲在他身旁，他吶吶的講：

『我……我什麼不知道……我昏了……』

王西蘭冷靜而慈和：『你休息休息。』

他軟弱的躺在砲火紛飛的壕溝底，他看見排長又轉過身去嗓子發燙的喊叫：

『同志們——爲人民立功就在這個時間呀！』

實際他這時一點也聽不見了，可是他總強辯着，他不承認完全是他自己聽不見，他總說是別人聾了，特別當戰爭激烈到頂點，他分配緊急任務時，他聽不見

反應，他着急的喊叫着：『馮那個×！你大聲說話呀！……就在這個上午，他正指揮着的時候，不知從那裏飛來一粒子彈，——他的左手手掌心又打穿了，——冒着空前劇烈的砲火，從團部跑來一個通訊員，在距離火線不遠的指揮所裏，聽着槍砲聲之空前密度，擔心着三連陣地。王西蘭立刻堅毅的揮着血流殷殷的手說：

『回去吧！通訊員同志，請首長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就有陣地。』

下午戰場上情況一度惡化，二〇架飛機，怪聲叫嘯着，低掠着，比房頂高了一點，輪番投擲炸彈。突然，一陣白電光交織閃爍，燃燒彈把陣地上的房屋全部燒着了。飛機，榴彈砲，機槍，從天空到地下，密密組織了無數層火網，像失望，像發洩，一陣緊似一陣，敵人陣地上，七八輛裝甲車往來奔馳。已經是下午二時，裝甲車在前面吼叫着，敵人發動一個營兵力密集在一處狹小的陣地上衝鋒了。王西蘭頭也不回，把身子壓在他的衝鋒槍上：『傳——準備呀！』通訊員迅速的帶給每個組，每個班（這一天，每隔二分鐘他就這樣傳一遍，人們的注意力時刻緊張不懈，現在最嚴重的一次果然來了），王西蘭敏捷的，似乎他不是一個

遍體傷痕的人，他鑽到機槍組那裏去。他似乎是自語，似乎是沒對誰講：『我們死也是光榮的。』但是戰士們感到了，這時是最重要的時間了。從不遠小榆樹叢那裏，三〇米，他的喊叫被一排接一排的手榴彈爆炸聲壓下了，裝甲車扭頭跑了，煙打得一點也看不見，一搜粗大樹的樹纓子紛紛打下來，只剩下樹幹。王西蘭快樂的挺直胸脯……

就這時——側翼一個連隊（就在同一條交通溝裏）前面的陣地被敵人佔領了。

突然，在王西蘭身旁的戰士，聽到從交通溝那一端傳來敵人喊聲：『繳槍吧！繳槍吧！』

不知是誰，激動的從王西蘭身旁擠出，跑過去喊叫『繳你個這個。』轟的一顆手榴彈爆炸了。

連長楊青培得到報告，趕緊從指揮所跑了來，他立刻協同王西蘭組織了兩挺輕機槍，一挺重機槍，毫不猶豫，毫不爲危險懾服——順着交通溝，又把敵人從陣地上打出去了，……打完之後王西蘭不自覺的把頭伏在溝沿上，喘了一口氣。

楊青培十分留神的看見了，走過去輕輕拍了他一下。王西蘭忽的仰起臉，這時他整個臉部給砲渣渣打的一塊塊血一片片灰，只有兩隻發光的眼睛還露在外頭，他搖一搖頭，很快的，不等楊青培說話就說：『不下去——我還能慢慢走，——除非我犧牲，連長，我睡在地下有一口氣也要指揮前進。』

機槍射手杜德彎曲着身子挖修機槍工事，偶然抬頭往外一看……

在陣地前隔着一層鐵絲網，七米遠遠馬路中心——一個國民黨機槍射手剛才被打死爬在地下，一挺嶄新的美式機槍倒在身旁，這誘惑了杜德，他看了一晌，他不願告訴別人，因為他願意由他自己突然的把這支嶄新的機槍抱到排長面前，那時排長該多麼高興。於是他爬出交通溝，一露頭，對面一梭子彈嘩的打過來，又一次，又給一梭子彈打回來。他苦惱了，他回頭看看，王西蘭在那邊，他喊他，他聽不見，他就叫人傳：『叫叫排長！』一會王西蘭一歪一歪來了：『幹什麼？』『排長——那裏有一挺機槍。』王西蘭望一望，那裏正被敵人火力封鎖着，他搖了搖頭：『不要去吧！』立刻他看到杜德眼中露出頹喪，失望，懊惱的神情，他發現了，他站了一會——他不願意在火線上，讓自己一個戰士英雄的意

志受到挫折，他知道，他應該幫助他的戰士，讓每一個人的智力在戰場上得到發揮，都成熟爲一個英雄。於是他輕輕拍了杜德一下：『我允許你去，咱們可得想個辦法，再去！』立刻杜德又活躍了。他從杜德那裏問清敵人火力配置（地堡一支，四扇窗四文，門口一支機槍），他立刻下令調來自己的四挺機槍（地堡一堡：『打那一點！』機槍風一樣掃出去，對方也卡卡卡響起來……杜德在揚黃豆似的彈雨下，爬上去了，到了鐵絲網下，他偏着身子爬過去，一把拉着槍腿，可是這時，只要一轉身，就會被射中，他只有依然偏着身倒退了回來，他脚尖一點地，他就快樂的把機槍一舉，交給王西蘭，王西蘭沒有說什麼，吃力的把它揹在身上往後走去……

戰士說：『只要排長從我們這裏過一過，我們就有信心。』

二〇分鐘後，王西蘭又上來了。

王西蘭高大的英雄身影一出現，對戰場上就是一種鼓舞。經過火海裏的沐浴，在一個英雄的指揮員領導下，他的戰士都成爲鋼鐵煉成的人物了。可是，在



頻繁的戰爭的暴風雨下，戰士羣裏早就流傳着一句代表他們心意的話：『只要排長從我們這裏過一過，我們就有信心。』……他頭上包着紗布，軍帽只能歪戴在頭頂上，整條左褲腳給血染的殷紅，左臂，手上，胸脯上，都是血，臉上一塊塊出着血。但他是活躍的，他在各處跑着，他到那裏那裏就百倍活躍，愉快。那一個班長組長犧牲了，他立刻指定代理人，一個好的指揮者，同時是一個好的組織者，雖然他感到他掌握的人數愈來愈少，但他明確的知道他的組織沒有鬆懈，這少數人，鋼鐵的拳頭一樣緊緊捏在一齊，堅硬如一，摧毀敵人。那裏打得最吃緊，王西蘭就出現在那裏，指揮，把敵人打下去，……

他前腳跑下壕溝，連長楊青培後腳就趕來了，楊青培大聲叫：

『我來掌握這裏，你下去吧！』

『不，都死了——有我一個人，敵人也衝不到這陣地上來。』他也激動起來。楊青培把他拉下去，一會，他又上來了。

他走到李萬發身旁。這時在陣地上發現種種徵候——敵人又一次反擊行將開始。『小李——給我壓一梭子！』他只剩下一隻右臂，他就把衝鋒式頂在胸脯

上，一隻手樓着，這裏打一下，又跑到那裏打一下，子彈，火一樣噴出去，如同刈草一樣，衝鋒的敵人一個個倒下，把生命丟棄在王西蘭面前。敵人砲火也十分激烈，可是他聽不見，他全心全意爲了人民的光榮而戰。張志伯跑上來拉下他，把他按在交通溝裏，用身體遮着他，一會，他又跑上去了，——他正把第五枚子彈壓上去，打了一半，突然，他叫了一聲，他一揚手，倒下去了，……

『怎麼樣？』張志伯撲過去，把他緊握的槍從手裏接過來，抱着了他。

王西蘭最後的望了望張志伯，拉着他的戰友的手——這是最後的囑託，這是一道命令，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偉大的光榮遺留。張志伯霍然躍起，大聲吼叫：

『同志們——一定堅決消滅敵人！一定給排長報仇！』

他的聲音壓倒一切，震響在整個陣地上，每個戰士都看見張志伯發亮的眼睛，他們立刻掉轉頭朝向敵人，所有槍口一齊猛烈發射。現在王西蘭的身影，不是出現在一處，而是同時出現在各處，出現在每一個人的身旁，眼前，出現在每一顆炎熱的發射出去的彈藥上，……它是打不死的英雄，它成爲一種巨大無比的

力量，它沉重的打向敵人。這時，李萬發悄悄爬到他身旁去，他已經停止呼吸。李萬發抱着他把他移到一處安全的地方，他流盡了最後一滴血，他睡在他的陣地上，兩天兩夜保證了全戰線側翼安全，打下敵人十六次反擊，未退一步，而且前進了。最後李萬發嚴肅的把他的獎章從胸口上摘下來，這時獎章上沾着一層血，他把它珍重的放到自己小口袋裏……。

## 百戰百勝

……『八一五』以後，有一部份打慣游擊戰的部隊剛剛出關不久，在東北嚴寒的風雪裏，作戰一整天，把戰士們臉都凍得通紅，手脚都麻木了。緊接着，晚晌，又打一場村落戰。發起衝鋒的時候，敵人機槍打得潑水一樣，封鎖面前這一塊開闊地，空氣發燙，火星像打鐵一樣噼噼亂跳。前面的戰士倒下來，這時一部份戰士停止爬在雪窠裏了。三連副連長王海清惱火了，跳起來，跑上去，拿槍托往戰士脊背上搯，喊叫着：『你孛種，你怕死！』敵人機槍悶頭蓋腦的緊響，戰士們突然跳起來，跟着是潮水一樣的隊伍前進，在那天崩地裂似的一剎那間衝上去了。黎明，敵人的槍不叫啦，戰場上空偶然有一顆兩顆流彈吱吱飛過，村莊靜靜的冒着黑烟，佔領了。王海清任憑自己脾氣，什麼事是攔不了一會兒，他立刻集合成伍講話，把那些戰士狠狠刺激了一頓，戰士們的自尊心受了殘酷打擊，痛哭起來，他自己嚴厲的連看也沒看一眼，走了回來。

在宿營地，他瞪着兩隻大眼睛，氣鼓鼓躺在那裏。

每當這時，指導員宋相清就得安慰他一番，他不會理睬他，——可是漸漸嘴邊就露出笑意了。

他們兩個人安排在一個連隊裏，是十分巧妙的。他們兩個人的性格，處處都是鮮明對照：一個暴躁，一個耐心；一個聾聲聾氣，一個低聲細語……不過指導員從心底裏敬愛他。每當王海清跳着腳，額頭上冒出汗珠，一面罵娘，一面跑上去的時候，指導員總是微笑着，但又十分擔心副連長的安全。他却從來沒有正面提過意見，他怕他們誤會自己不勇敢，實際，指導員那一次都用着匣槍槍着帶突擊排。

王海清理想中的人物，是連長于金生。在五年戰爭中，這人培養了他，甚至改造了他。于金生在戰鬥上勇猛極了，他已經負過十三次傷，正因為他是鋼鐵一樣的人物，他時常暴躁如雷，喜歡簡單，他的理論是『不怕死』。有一次，正準備投入戰鬥，他倆坐在一齊，望着前面滾滾的黑烟和子彈的火花，狠狠的抽着一支紙烟。于金生突然顏色一變，指着自己身上：『老王！——上被賺得起，這

回幹個名堂出來，這就是我的光榮，你歇！」他露出胸脯上的傷疤，吼的站起來，把紙烟頭一丟，拔出槍上去了。王海清簡直是處處跟着于金生走，雖然開討論會的時候，他頂容易打瞌睡，作戰時，却愈來愈驚人的勇敢，不過，他心裏有一個從不告人的秘密，而且這個秘密常常激動他，他盼望着成爲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英雄。

現在，是一九四六年二月，冷得透骨，落雪的兩天兩夜。這一回可不簡單，上級動員號召說：『沙山子這一戰是決定關鍵上的一戰。』戰士們噉噉叫，情緒像火一樣旺盛。雪地裏是那樣蒼白寂靜，戰士們在深雪中滾着爬着，敵人排砲瘋狂發射，密密的打在王海清周圍一百米達以內，——看！來了！……來了！敵人在雪上爬呢！——近了，近了，虎的一下站起來了，一色的衝鋒式噉噉響成一片了。我們嘩的站起來，吭，吭，吭，歇了一排子手榴彈，黑烟四起，血肉橫飛，把敵人的進攻打下去了。一扭轉形勢，我們立刻發動向山頭衝鋒，一連衝了三次，于金生憤怒了，可是在半山坡他給砲彈炸翻了。王海清立刻奔上去，——他忘記掩蔽自己，把于金生拉回來。血，從于金生胸口，像泉水一樣噴出來，染紅

了潔白雪地，他睜開眼說：「我革命成功了，——你們拿下敵人陣地呀！……」他犧牲了。王海清頭嗡嗡響，心跳着，他猛扭身大喊一聲：『有種的跟我來呀！』集結在他身邊的兩個排，一聲不響跟他上去。戰士一個，兩個，三個沉重的，一聲不響的倒在半路上，王海清果敢的一衝上去，就跳進敵人工事，佔領山頭，——在最後幾秒鐘，一梭子彈朝他身上打來，他來不及作任何動作就沉重的跌落下去，他失去了知覺。……

王海清從火線上運下來，三天三夜，才清醒過來。現在睡在醫院病床上面，動過手術，雖然危險期已過，可是面色蒼白，兩眼窠下去了。

醫院裏的日子是難打發的，天天在床上摩來摩去，他的心思却在遙遠遙遠的火線上，他最苦是不知他的連隊在那裏，在做什麼？一天，穿白罩衫的女看護進來，給他帶來一封信。

他是僱農出身，十八歲參軍以後才學習文化，這二年自己堅決往軍事幹部方向發展，同時也忙，對文化學習稍稍放鬆了一點，不過報紙能瞞個大概，也能寫

簡單的信。他坐起來抓着信，——他知道，在這世界上，除了前線，現在還不會有人從旁的地方給他來信；何況他現在正需要從前線來的兄弟般的友情。他的手指有點顫抖，竟然弄得信紙沙沙響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，——他首先看了人名，『啊，指導員。』他笑了，然後他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，可是他的笑容慢慢淡了，慢慢沒有了，最後他手裏捏着那張信紙，刷的倒在床上了，——他的兩隻眼睛火星一樣閃亮着，望着，這時他什麼也沒看見，他眼前是那次激戰的戰場。這時，窗外，春天的雨雪發狂的嗚嗚呼嘯着，這聲音在他腦子裏，正如同那天戰場上的聲響，像潮水一樣掀來翻去的沖激着。戰場，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他眼前，刺痛着他的心，他好像聽見一個一個沉重的屍身倒在潮濕的雪地裏的聲音。

他突然又熬着傷口刺心的疼痛，坐起來。天打模糊眼了，可是他看得清那一段信：

『你帶上去的二個排，只剩下三個人，……上級表揚你，打得勇敢。』  
於是他眼前出現了他的連隊。

不知道一齊轉過多少地方，經過多少時間，在宿營地的鋪草上，在戰壕裏，



他和他的戰士們一齊受苦，一齊享福，他沒一天離開過他們。

他們，——他一個個在心底默唸着他們的名字，立刻如同看電影一樣，一個個從他腦子裏轉過去，——張得順、李彪、秦紀春，……都是英勇、熱情的戰士，可是現在都沒有了。

王海清幾夜沒閉眼，翻來覆去問自己：

『爲什麼只剩下三個人！』

他想了好幾天，老實講，腦殼都想疼了，……最後，他從那複雜的（一個沒打過仗的人會以爲那只是一場混亂的廝殺）戰鬥中，找尋出一條道理，他的眼珠發紅了，他摸索着床和牆，站立起來，他與奮的靠近了玻璃窗，向外望去，——在那兒有一片土地、樹林……『是啊，我沒有根據地形，我沒掌握火力，也沒組織兵力，于金生一犧牲，就贖了，我沒保持一個指揮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有的清醒頭腦，我沒找出一條道路，……』他這時在窗外這片土地上假設出另外一種情況：——那天，零下四十度的嚴寒，風把雪粉吹滿天空，太陽紅而無光，……敵人佔據着山嶺，集中火力對準正面衝鋒道路猛打，那是山坡，山坡上蓋着漫膝

蓋深的雪，他那天就一下從那正面湧上去了。如果不那樣，如果拿火力支援突擊部隊，如果通過側面山窩裏的小灌木林，這樣接近敵人，這樣突然出現，這樣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，……那就會勝利，那就會跟戰士一道看到勝利。

是的，他像在茫茫大海中發現大陸，他找到了原因。現在，他就一點也不原諒自己，他覺得這是打了一次可恥的敗仗。

這場思想上的鬭爭是殘酷的。只在第十天夜晚，從睡夢中醒來，忽然，他記起有一次作戰，在接近戰線的山溝裏，隊伍正往上運動，前面砲聲很激烈，他看見旁邊有一個人，——穿着灰大衣，拉着一個老鄉說：『你跟我一道走，我問你幾個地方！』一面說一面往前走，——這時營的幹部跑到王海清身邊說：『這就是林總司令！』那時一聽這話，立刻有了戰勝一切的信心，那信心是火一樣能以燒毀任何頑敵，他記起那一次大家如何笑着上去，衝鋒陷陣，就根本沒想過自己會在火線上倒下，而是如何殲滅敵人。這樣他了解了：一個指揮員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帶着戰士們取得勝利，可是自己却拿全部戰士的生命，才換得那麼小小的給雪掩蓋着的山頭。

經過多少日子以後，他的體質慢慢強壯起來了，只是傷口還在發膿，醫生囑他安靜休養，他却架着一隻木拐，到新由前綫下來的傷兵那裏去了，——他從他們嘴裏不斷的得到許多消息。一天有一個戰士，穿着骯髒而潮濕的衣服，渾身好幾處綁帶，進來，（雷聲在天邊轟響，外面落着夏季的急雨，……）王海清知道這戰士是跟他同一個師，他像見了親弟兄一樣。戰士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告訴他：『前方很好。』

王海清急着問：『武器怎樣？』

『都換了一色兒三八式，子彈壓得人够槍。』

『機槍呢？』

『打起仗到處卡卡叫，一個連三四挺。』

王海清遞了支雙鶴烟給那戰士，戰士扭過身吵着找醫生換藥去了。王海清當時傷還沒封口，可是不久就上前方了。

回到前方，團裏決定他仍然回三連擔任連長，他揹着小包袱就去了。指導員

熱烈歡迎他，把替他領下來的英雄牌也立刻拿給他，他連看也沒看一眼，就塞在小荷包裏，往後在連隊上再也沒人看他帶過。他却立刻跑到班裏，找那兩個排僅剩下的三個戰士——林成、金立成與李百海。他們三個說了句：『副連長回來！』突然孩子一樣沉默，哭起來了。王海清也不知怎樣，這幾個月在醫院，也忍着的了眼淚，現在一下控制不住流出來了，他拉着他們手，半天，幾個人講不出一句話。還是王海清抑制了情感說：『那回，——我對不起你們！』他們共同憶起他們那許多看不見了的戰友，三個戰士明亮的眼睛望着他說：『你再帶我們去打仗吧。』

不久，他特別熟悉了李百海。李百海紅臉，有氣力，什麼新武器只要摸過一遍就能拆卸。王海清跟他熟悉倒不是因為這個，而是因為李百海從山東到東北，已經經過二十七次殘酷戰爭，他沒負過一次傷，好像子彈皮兒都不歡喜碰到一樣，王海清常常跟他談話，一次在行軍過程裏，夜晚，露營，兩人坐在草團裏又談起話來，談到火線緊急情況下，戰士是怎樣要求指揮員的，李百海說：

『上級嗎？……槍一響，我們就看着上級。』

「那時候你怎樣希望？」

「哈，——特別是危險的時候，我一點也不怕，就看上級出哈點子（辦法），……上級挺得住，有決心，有辦法，——我們就什麼也不怕，上級要是急，我們就更急。」

王海清捲了兩支烟各自放在袖筒裏吸着。天十分黑暗，潮濕而落雨。李百海突然老朋友似的告訴他：

「在塔兒山作戰，我思想上可起了變化。」

「什麼變化？」

「我們通過小河，打開突破口，班上好幾個同志倒在那裏，有的喊我名字，我心裏十分難過，你想一炕上睡一鍋裏吃，……可是你下死命令了：誰也不要管傷兵，衝啊！五分鐘，他媽的！衝不上去要腦袋。那會兒，我服從命令，我上了刺刀衝，可是他們從地下望着我，我哭了，幹嘛下死命令呢？就好像說：不要你們了，你們去死吧！——我們打仗能不死人嗎？我怕死嗎？不是，我一點不怕，我總相信上級有點子，……多變緊急情況下，我們也應該打敗敵人，——你知

道，有時我們剩下半截烟放在荷包裏，心想：等打完仗再抽吧！連長你想過嗎？要是日後不打仗……」

王海清插問：「你家庭情況怎樣？」

「我家裏有父母，有兄弟，就是沒飯吃，——。」

王海清過去沒聽見一個戰士這樣向他傾吐心情，因為他過去沒有設身處地多爲戰士着想，只根據自己主觀要求戰士勇敢。在以後兩次小規模作戰中，他在火線上，十分注意李百海，——李百海動作十分迅速，應該通過的時候，就毫不遲疑的通過，他利用着每一處地形，他十分狡猾的把敵人子彈閃開，而後閃電一般最先攻入敵人工事裏去，因爲突然，敵人常常來不及打他。每次戰鬥結束，他都問李百海在那裏？——李百海笑嘻嘻從人堆裏出來，向他立正，敬禮。

將到夏季的時候，巨大的戰爭來了。王海清依照營的部署，把隊伍帶到一座山上，他的任務是佔領對面那座山，殲滅敵人。

敵人一發現這面部隊運動，拿機槍一個勁兒往這裏掃。王海清把隊伍隱蔽起來，——他自己匍匐着，順着樹樑子，爬到前面去。機槍子彈不住的在頭上呼

嘯。他冷靜的看清展開在面前的地形和敵人情況：敵人佔據着和這裏距離三百米達的山頭，企圖拿火力控制這面，而後攻擊。他望着敵人，這時一種仇恨心猛烈的升上來——他決心殲滅乾乾淨淨，現在不是沙山子那時候了。然後他回來了，這時他看到營長走來了，——營長是一個當過紅軍戰士的年輕人，緋紅面孔，服裝整齊，站在那裏。他立刻上去報告敵情地形，請示營長怎樣部署。可是營長說：『你部署！你下決心吧！』營長這樣做，使他很滿意這樣就可以從頭至尾，經過他一手，——澈底殲滅敵人。他指定二排兩個班從正面出擊，一排附屬兩個班從山溝裏向敵人側後方前進，其餘留作預備隊，各部隊先到指定地點，等候發動火力射擊以後，同時出擊。最後他集中了機槍在這裏等候。部署完畢，現在他望了望營長，營長點點頭沒說什麼。這時他把副連長叫在一邊，他說他擔心的是二排長，二排長是出名的猛將，能過硬，單純的靠拚命，他叫副連長去掌握二排。他望着部隊向指定地點走去，……他和指導員立刻帶了十幾個機槍射手，帶着七挺機槍，攀援着樹木，懸崖，爬到山頂，——在山頂上利用茂盛的青草隱蔽，沒有暴露目標，機槍對準了前面山頭。指導員望望王海清，王海清跪在那裏，笑着

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向敵人方面望着，這時涼爽的高空的微風吹拂，許多野花在風中點頭，……突然，王海清一揮手，機槍集中的猛烈的開起火來，……

王海清和指導員拉了一下手說：

『老宋，你掌握火力，壓倒敵人！』

他向山下掃了一眼，正面上，二排在烟霧之下奮勇前進了。

王海清一下跳下山岩，從側面轉向山溝，他追上担任從側面截擊敵人的部隊。他們正在崎嶇難行的山溝中迅速運動。戰士們一望見他，從後面往前面，一個個傳上去，『連長來了！』『連長來了！』……

他一隻手握著匣槍，愉快的從排尾一直跑上去，一路喊着：

『同志們！二排打上去了，一排怎麼樣？』

戰士們一個聲音噲然回答：『打上去呀！』

『好，同志們！打得下打不下，重要關鍵在我們這邊呀，我們是刀尖子，我們從後面插進去呀！』

他一面鼓動着，跑到最前頭，他們一跳出溝口的樹棵子，——他們就要暴露



在敵人面前了。他突然把拿匣槍的手一揚，跳出去了。

從自己山頭陣地上，機槍暴風驟雨一樣，把敵人山頭上打得直冒烟。

這時，他急切需要一個戰士，勇敢帶頭衝上敵人工事，而這個人不能在半路倒下，他自然想到李百海。他一看的時候，李百海正跑在他旁邊，他高興極了，急速的喊：

『李百海，衝上去，猛幹呀！』

敵人一發覺後方有了情況，他們已經衝上山，敵人立刻慌亂了，動搖了。這時，李百海跑上去了，邊跑邊擲了幾顆手榴彈，突然叫喊着，舉起刺刀跳過去。敵人嘩的一下潰亂了。王海清轉回頭給三排長下命令：『追！』部隊呼的一聲勇猛的撲上去了。自己陣地上的機槍得到連絡信號，停止了，這時滿山滿谷滾動着一團團白烟。王海清滿身滿臉是灰塵與汗漬，跑得臉都漲紅了，他帶一個班跨進敵人工事，派人把嚇昏了的，現在高舉雙手的俘虜押解下去，……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醫院那些日夜，——無數思考，無數決心，他現在就照着自己想的作了，可是，這部署究竟對不對呢？這是什麼戰術呢？……他向追擊方向走去的时间，三

排完成任務，俘虜了少數逃竄的敵人。

王海清立刻在陣地上，集合各排長來作戰鬪報告。

只有二排長負傷了，——副排長代表來參加，說：『排長真勇敢，連腰也沒  
哈一下。』

『腰也沒哈過嗎？』王海清皺着眉追問。

年輕的副排長掀動着眉眼說：『腰也沒哈，就通上去了。』

王海清問清每個排的傷亡，統計結果傷亡十人，可是二排就佔了一半，不過敵人一個整連被全殲了。

全師範圍的戰鬪結束了。在附近一叢叢樹林內的村莊裏，王海清走在部隊最前頭，進了莊。他一聲不響聽着背後戰士們熱情的紛紛談論，笑聲，——他打過無數次勝仗，享受過無數次戰勝後的幸福，但，只有這一次，他感受了真正的勝利的愉快，而且愉快得有一滴眼淚從他眼邊上要落下來，他趕緊伸手抹去了。他動員大家幫助炊事員燒水、做飯。村莊裏，立刻充滿一種和平的氣氛，戰爭如同一種黑色旋風似的旋捲過去了。現在西下陽光把村邊樹林、田野照得通紅，難在

悠然的啼着，老鄉們從村外牽回自己的牲口。王海清臉也不揩一把，走來走去，在戰士羣中擠着，最後在一家貧窮的農民房間裏，他看見一小羣戰士蹲在灶火前面，火光熊熊照着他們的臉，他們注意力集中的在聽中間一個抱着槍的戰士講什麼，——那戰士慢吞吞的說：『你記住！——火線上，到了節骨眼上，你就是想往前，愈往前跑的快就能活下來，你愈跑的快，子彈打你的機會就愈少，敵人要打死你，可是你上去把他打死，你就活了，……』這人正是李百海，他眉飛色舞，坐在火光的紅影裏。王海清站在那裏，任何人都沒注意他，大家都陶醉在戰後的談話裏。他笑了，他悄悄轉過身走出來。

第三天，夜晚，他到了營部，營部小桌上點一盞豆油燈，營長還是那樣服裝整齊，緋紅的臉上漾着微笑，把一張油印的火綫報紙推到他面前，誠懇的說：

『你看！報紙上獎勵你們有勇敢有戰術。』

王海清心跳了，他沒有看報，他兩眼一直望着營長，他突然問：

『營長，——那叫什麼戰術呀？』

『一點兩面呀。』

他跳起來：『啊，一點兩面，……那就是林總說的一點兩面，那是嗎？』

又一次得到營長肯定的回答，他沉思了一下，他舉手敬了禮，出去了。

他沒回連部，——他一直走向二排去。二排長李善友，是他的老戰友，而且抗戰時跟他一齊由地方轉入主力，他當班長李善友當戰士，他當排長李善友當副排長，而且他對於李善友，正像于金生對於他一樣，有着深刻的影響。戰鬥結束後，那天會議上檢討傷亡，王海清拿嚴峻眼光看了他一眼，加以負了輕傷膀子掛在脖頸上，這幾天以來，他更加窩火了，一個勁兒悶頭睡覺。這一刻，王海清搖醒了他，他不好意思的站起來，沒精打彩說了聲：『連長來了！』王海清拉他向外走，天已黑，明月東昇，天空像一片鹽海。他倆走在河邊上，王海清耐心的檢討，李善友抬起頭望了望他。他突然感情的拉着李善友的手說：

『老李！你知道，敵人是怕我們的，我們刺刀要見血，我們不怕傷亡，前仆後繼，這是我們光榮傳統，——我說過愛惜戰士，不是怕犧牲，那是因為我們從前打游擊戰慣了，一個勁往上湧，太不講究戰術了，……』但是李善友固執的抬起頭，兩眼閃着勇敢的光，他永遠不相信他的勇敢是會錯誤的。

實際上，——王海清無論如何是愛勇敢戰士的，不過從血的教訓中他定下了新的標準；他嚴格的要求戰士的勇敢，同時他關心着勇敢戰士的戰術動作。所以，回到連部以後，他與指導員研究了一番，把李百海的戰場動作報告給團部了。經過戰士們的討論，李百海成爲戰鬪英雄，當了班長。

一九四七年冬季，冰天雪地裏，經過幾次殘酷作戰，李善友在最後一次作戰中英勇犧牲了。營長升了團長，王海清升了營長，指導員因爲合作得非常好，升了教導員了。不過兩年多，十幾次戰火的鍛鍊，王海清已經成爲一個熟練的指揮員了，——他帶出一個非常出色的連隊，這連隊有勇猛素質，又有了機動、靈活、打戰術的優點。現在團裏作戰團部署時，總願意掌握這個營，在緊要關頭，去完成艱巨任務。可是到現在爲止，他總沒忘記沙山子那一次血的教訓，因此每次戰鬪以後，他和教導員仍然不顧疲勞，進行嚴格的檢討，把每一個戰士的傷亡都提到戰術原則高度，提到自己指揮問題上來。最近一次作戰以後，夜晚，他望望教導員，聽一聽開開會倒在炕上睡着了的副營長和副教導員的鼾聲，

他說：『把他們弄醒吧！』『弄醒！——打了一天仗太疲勞了，讓他們睡睡吧。』可是營長堅持了營長的意見：『可是天一亮也許又打上啦，指揮員多辛苦一點，戰士就少受些罪，……』檢討完了後，他接着嘔了個呵欠，他的眼珠紅了，他却走了出去。屋外不知何時落了雨，——雨點打濕了他，他走出去。這時整個村莊寂靜無聲，在一棵樹下，他突然遇到站崗的戰士，他看清，立刻想起這戰士是兩個月前從後方補充來的，也想起在白天他是怎樣在火線上作戰的，因為白天他自己就在突擊連的位置上，於是笑着談起來：

『你是松江省的阿城人嗎？好，現在你是個好戰士了，這回，你打的不壞。』

戰士坦然回答：『不壞，這不是我還在站崗嗎？我打死了三個，……』

『對，你衝上去，十分勇敢，他們怕你了，是不是？——你衝上去，你活了，他死了，可是你通過麥子地，動作還不够好，你不應該直綫跑，你應該迷惑敵人，——讓敵人瞄準了第一槍，第二槍又找不到你了。』

那戰士嚴肅的聽着營長的指示，笑了。突然王海清問：

『你們排長是那個？』

『李百海。』

『噯，——二排的，二排有好作風，有勇敢傳統，……』

『聽說營長從前也是二排的！』

『不，……這和李善友有關係，可惜現在他犧牲了。李百海怎麼樣？』

『跟着排長沒虧吃。』

王海清笑了。

等不到天亮，營長跟一個哨兵關於戰術動作的談話就流傳開了，戰士們熱心的討論起來，他們通過一個決議：『下次給咱們突擊機會吧，咱們打個更漂亮的仗。』

當那滿紙歪歪扭扭戰士筆跡的信拿到教導員手裏時，王海清問：

『他們說什麼？』

『他們打上勁兒了。』

『因為他們知道打仗並不一定就非死，倒是打死敵人。』

教導員沉思一下抬起頭：『對，從前我常想，我們爲什麼就這樣能打勝仗，現在我明白了，——不管怎樣，我們的進步是大的，我們從每次血的教訓裏學得東西，老王，用不到你拿槍托子到火纜上去播了。』

王海清興奮的說：『沙山子以後，我一次也沒播過，現在更用不到我播了。』

四八·二，四。



## 血 緣

秋天雨水勤，烏雲一湊合就嘩嘩的下起雨來。陳啓祥從家裏出來，大車火車過了幾天幾夜，這日來到一個站頭，剛剛好對面開進來一列軍車，也停在站上。他伸出頭一看的時候，只見一夥隊伍上的同志，坐在悶罐車門口倒掛了雙腳，都披着子彈袋，有幾個戰士還掛着槍在站上走來走去。陳啓祥看在眼裏，心想：我鑽天覓縫找不到，還不如這裏打聽一聲，要是上前方的，參加就是了。主意一定，陳啓祥就從自己車上跳下來，朝對面那列軍車走去。當他斜插着走過站台，不防正和對面車箱裏跳下來一個戰士撞個滿懷。陳啓祥揚頭一看，那戰士細高挑兒，黑圓臉，看樣子粗里粗氣，實際上心地平和，只見他那一笑就知道了，他問：

「你幹啥呀！」

陳啓祥說：「來參加的。」

那戰士立定腳根又端詳他一眼，見是個一說話臉就紅的青年農民，他又笑了笑說：「還有坐火車來參加的？」到也高高興興把他領到指導員坐的那節車箱門口來。指導員高高站在車門上，兩手攀着車箱，陳啓祥站在下面說明來意，指導員心下一考慮：「咱部隊行動要保守秘密，沒道理半路頭留個生人。」一考慮停當馬上就拒絕了他：「你要參加，回你們縣上報個名，也好訓練訓練。」陳啓祥一聽掙得臉紅耳赤說：「我找的是上前方打仗的隊伍，要不，我幹嘛起五更爬半夜跑到這兒來！」指導員還是拒絕。前面火車頭噴了一陣氣，猛可之間，汽笛響起，戰士們紛紛爬上車箱。雨又下大了，天空白茫茫，真是抬了海來啦，嘩嘩響成一片。陳啓祥眼看車走了，急得眼淚要流出來，也算一時情急智生，一頭扒上車去，兩手緊緊抱着指導員的腿。指導員一時攔也攔不迭：車開動了，也不好推下去傷了他性命，指導員就嚴肅的板下臉孔，告訴他必需在下一站下車。指導員說完就回到車箱一個角落裏蒙起頭睡覺了。陳啓祥沒地方呆，就蹲在門口給雨

澆着。過了兩站，指導員醒來一看，陳啓祥滿臉澆得精濕，還是怪頑強的蹲在那裏不肯下車，天也漸漸黑下來，他就把他叫來跟前，盤問了一個多鐘點，他愈說，指導員臉色就愈對他同情起來了。最後指導員就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：

『你不能跑了嗎？』

陳啓祥立刻發誓：『我要是跑，上前綫，頭一槍就打死我。』

指導員到營部車上去了一趟回來，答應他跟着部隊走。陳啓祥一聽，心滿意足，幾日疲勞壓倒他，立刻倒在地板上打起鼾。天黑下來，那個細高挑兒，引他來的戰士，望了望他，把自己一條毯子給他鋪蓋身上，陳啓祥從此成了戰士。

## 二

到了前方，陳啓祥編到二排機槍班。這天他辭別了指導員來到班上，正趕上開下晚飯。

他到班上，一進門就看見那個細高挑兒，黑圓臉，那天車站上引他見指導員的戰士。頭回生，二回熟，反正在這裏無親無友，陳啓祥見他就像見了親人一

樣。那戰士正在灶下燒火，仰起照耀得通紅的一張面孔，看是他來，也自十分高興；一下子從小口袋裏掏出一張票子，向房東老大娘買了半碗大醬，一把生蔥，擺上桌面，算是他一番敬客的意思。陳啓祥看在眼中，心下十分感激。可是看看桌上擺好大堆碗筷，一盆熱騰騰高粱米飯却放在桌下角的炕沿上，新來的不知道手應該往那兒插，他張望了一陣，看別人團團轉，自己正不知怎麼辦好。忽然那個戰士把他一推推到炕頭上，他待要掙扎換個位子，早給左右幾個同志按着了，再看那個戰士却獨自守着飯盆坐下，陳啓祥吃一碗，他就給盛一碗，還一面讓菜，陳啓祥心下尋思：『學徒還三年滿師，看這樣那裏像當兵，簡直像鄉下待嬌客了。』

吃過飯，戰士們都踮躑出去了，那個戰士打開自己掛包，取出一條嶄新毛巾和一塊肥皂，遞給陳啓祥說：

『這慰勞你吧！——我叫馬成榮，往後你只管我叫老馬。』

陳啓祥想不接過手，可是看馬成榮那樣誠誠懇懇，難道人家伸出手還能抽回去嗎？陳啓祥把東西暫放一旁，兩人就嘍嗑起來，才知道馬成榮是機槍射手，陳

啓祥就編在他這挺槍上當彈藥手。馬成榮說：

「你真算有限力，你參加的真是地點，俺們這個連可不簡單，是個老主力連呢！你打聽吧！到東北來那回勝仗沒俺們的份？……往後掉了隊，遇見隊伍上的人你只問一聲：戰團突擊連往那面去了？就沒人告訴你。這個連隊是指到那，打到那，打到那，勝到那，從連長、指導員起，沒一個幹部不掛上獎章，就戰士當中，戰鬪英雄也有六七個子。」

晚上，值星班長溜着窗外「吱吱——吱吱」吹了熄燈哨子。陳啓祥這一下晚工夫，早把屋裏看好：這屋子裏外兩舖炕，裏間屋由房東老大娘帶幾個孩子住下：外間屋一舖炕住下一個班，地下攤了一床乾草舖，陳啓祥一看，心中就疊好了譜，現在哨子一響，他站起來就搶路往乾草舖那面走，可是給馬成榮搶過來一把攔住了，回身往炕上一指說：

「同志！這兒沒你的份，你的位子在那裏！」

陳啓祥一看炕梢上果然騰出空位子來了，再一看馬成榮抱着自己毯子送到草舖上去，炕上給他留下一條白被單。陳啓祥正站在那兒磨不開，還是兩個戰士把

他拉過炕上去睡了。熄了燈，不大一會兒工夫，炕上炕下就呼呼響起一片鼾聲，陳啓祥躺在炕梢上可就一直沒闔眼，腦子裏翻來覆去想：『在會雲屯二十年，那裏給自己按個位子？』熱淚不免潸潸流了下來，又想：『現在跑在外面，到是找到家了。』就好像風雪黑夜，扛着八十斤重担，累得筋困脾乏，好容易到達目的地，一下倒在一截熱炕上，那心情就不用說啦，他心地一寬，慢慢也就朦朧朧朧睡着了，這一宿有人上哨下哨他就一點也不知道。

下半夜天又變了，刷刷下着小雨。馬成榮帶哨，把件美國雨衣送給站崗的，回來一看，小風颼颼的順着房簷往屋裏灌，睡着的人一個個袒胸露背，早把毯子滾向一邊去。他怕他們受涼，——就一手放下窻子，一面給他們把毯子蓋好。蓋到陳啓祥面前，只見陳啓祥擠在炕角，縮成一團，做出害怕樣子抱着雙肩，喃喃着睡語：『……狠叨了豬哪！……狠叨了豬哪！……』馬成榮望着陳啓祥，忽然記起自己兩年前遭遇的事，一時之間回到草鋪上，心裏還有點難過，可是究竟火緩生活過了兩年，情緒壓一壓也就落下去了。

馬成榮是遼寧省北鎮人，金山堡戰鬪被解放過來，只這兩年工夫，他成爲三

連裏的老戰士，特等機槍射手，還是團結模範，剛才他看陳啓祥睡夢的苦樣子，無端引起心事，原來在北鎮縣他家裏，他還有個兄弟，也像陳啓祥這樣大小了，從前他一家就靠他一個勞動力，養活着六十多歲的瞎爹和十六七歲的兄弟，一九四六年初，國民黨抓了一下子攤到他頭上，爹叫他躲到山裏去，半夜來抓人却把兄弟帶走，他一聽到消息就趕進城裏，一瞧兄弟被打得死去活來，已經不像個樣子，他想：讓他將來餓死，也不能眼瞧着打死，就一蹶腳報出自己姓名。剛才看陳啓祥睡夢樣子就想起兄弟。平時，遇到三連裏有戰士鬧情緒，泡病號，馬成榮總拿自己這一段悲慘歷史比說比說，把事情說完，一面默默抽着烟，一面慢悠悠說：『咱們這裏參軍出於自願，——在老蔣那邊都是拿小繩網來的，咱們受天大罪是爲了自己，……』

他還常說：『當兵的比親兄弟還親，親兄弟離得那樣遠，你在火線上受傷，他能拉下你來嗎？』

那天在車站上，看陳啓祥堅決參軍的態度，就從心底起了愛惜的意思。後來他又發現陳啓祥平常默默少言，做事認真刻苦，年輕，心眼靈敏，眼力也過人，

確實能培養出個好射手。他就幾次把這意見提到指導員面前，指導員本來沒一定主見怎樣安插陳啓祥，陳啓祥自己是一再要求下班，就跟連長商議商議，決定這樣辦了。從此，陳啓祥在班上一切事便都有馬成榮張羅着，人們說：平時相聚一年半載，不如當戰士一個炕睡，一個鍋吃，一個火綫上出生入死相處一天半天，陳啓祥跟馬成榮在連隊裏如同親手足兄弟一般，馬成榮決心把自己全套武藝交出來，陳啓祥也一心一意跟老馬學本事，壓梭子、拆卸機槍、瞄活三角，一個是日夜苦練，一個是不斷指點，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。這時全連範圍舉行了一次彈藥手比賽，陳啓祥閉着眼壓梭子又快、又俐落，竟出人意料取得了第一名，這一來把馬成榮歡喜得闔不攏嘴巴，陳啓祥到沒什麼特殊表示，他達到到前方的目的，反正是一心不二用，就等着作戰。

### 三

誰知連裏有兩個嘴尖的，歡喜拿眼犄角看人，見陳啓祥整日不談不笑，不打開，一說話臉就紅，割柴挑水，練兵上課處處走在前面，馬成榮，特等機槍射



手又這樣加意照顧，心裏就有點不服氣，他們兩個人一嘀咕，從此當面叫他陳啓祥，背地裏叫他『那個來歷不明的』，因為他既不是補充新兵補充來的，又不是解放了爭取過來的，只是部隊搭火車從東滿到西滿，半路頭跟上來的，那時指導員就因為他來歷不明，拒絕收留他，那時他不是臉都掙紅了嗎？……槍出手，話出口，大家在一個連隊裏過集體生活，那裏能有不透風的籬笆呢，雖說大多數戰士，都覺得陳啓祥是個好戰士，可是『來歷不明』這句話，風言風語，一傳也就傳開哪。馬成榮很快就知道了，他低下頭一尋思：這話裏有懷疑意思，讓陳啓祥聽見，心裏結個疙瘩，一定鬧得大家不和美，影響團結，可是別人的嘴巴自己也沒法一張一張去堵着，——這事只有報告指導員，看上級怎辦吧，不是眼看到了連部門口了，馬成榮心裏一轉又一尋思：別人說來歷不明，我就先了解了解來歷吧。

#### 四

冬天了，樹木都發黑了，雪還未落，乾葉子在林子裏積了兩三寸厚。這天下

晚，陳啓祥在樹林子裏跟馬成榮坐在乾樹葉子上講出自己的來歷。

陳啓祥是江北會雲屯的一個小豬倌，他從小沒見過自己的爹娘，在草甸子裏放豬的時候，別人挖苦他是『屬孫猴子，——從石頭縫裏躡出來的』，他只有把豬攆到一邊去落眼淚。在屯上除了雇農老李頭，沒人叫他的大名，有一回他問老李頭：

『你老知道我爹娘怎死的？』

老李頭望他一陣說：

『你人還小，打聽這幹啥。』

陳啓祥一直到會雲屯頭一回鬪爭大地主孫雲廷，才翻了身，秋天分地的時候，農會小組討論，一致認可，全屯論勞而又苦，那人家陳啓祥真頂得上頭一份。老李頭在鬪爭過程中當選了農會主任，他說：『人家三輩子都是好成份，沒話說。』結果分給他一垧半好地，這是一九四六年，第一次分地，會雲屯是全區分地分得最早的，那天前半畝分地，老李頭在前，陳啓祥在後，走到地頭上插了橛子。那是一片蹩一脚都冒油的好地，莊稼一抹齊扎扎，給太陽照得亮堂堂的，

種莊稼的人，看啥還能比看莊稼高興，可是老李頭打了皺的老臉上淌下了眼淚，轉過身問：

「啓祥，你多大啦？」

「我二十了。」

「廿是好歲數，啓祥，你長大了，你也翻了身，這地屬你的啦，我的話也該告訴你啦！這話在我肚子裏存放了十五年，我打譜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我快喘氣，不得不說，就顧不得你好受不好受了，一種是等你成家立業像現在這樣。十五年前，我跟你爹都沒來到這北大荒，我們都在江南，給人家打零、抗活，你爹的性子是一根扁担抬到底，手藝好，就是乾耿直撇出了名，你娘是個好秉性女人，又能下氣力幹活，那年年成歉收，早就沒糧吃，到年底東夥算賬，我在跟前，地東勒了扣，扣了勒，你爹火上來，一句話得罪了人家，大年三十夜晚，抽地、抽房、沒飯吃、沒處去，你娘正懷第二胎逼得沒法，就捨了你爺兒倆，跳了冰窟窿，從那往後，你爹就無精打掛，一下子再也仰不起脖來，是我們一道帶着你到這裏來，不久，你爹也沒了，啓祥，你記住！你原不是沒爹娘的孩子，你這二十

年受海盜苦是冤枉囉。」

陳啓祥一句一句聽得耳裏，就跟老李頭回屯子裏去了。第二天，陳啓祥又分到手一匹馬，他拉到這匹馬，忍不住滾下熱淚，他這樣愛這一匹馬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也有了馬，屯上人真是一心一意成全這個孤兒成家立業，那知陳啓祥心中早打好了主意，打聽出貧農王景發老婆分到一塊花旗布，他就拉上馬跟他去換那塊花旗布，老王大嫂勸他半天，末了，沒法，就把布換給他，老王大嫂還說：「牲口先拴在槽上，日後再講吧。」陳啓祥花旗布到手，立刻求人做了件小布衫穿到身上，別人都搖頭說：「露腔露了二十年，單這幾天，愛起面子來啦。」

那知當天夜裏，陳啓祥上農會主任老李頭家去啦，坐在炕沿上說：「我的地由你經營着，我要走了。」老李頭一聽這話大吃一驚，好容易剛翻了身怎麼又說走呢，好說歹說勸了一陣子，末了陳啓祥還是非走不可，老李頭知道他這脾氣秉性，就像他父親也無法再勸，只問：「地我經營，那糧怎辦呢？」「糧也由你使用，——等我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！」這時，老李頭開了一張證明給他，雞叫第三遍，一個人影兒出屯往南，陳啓祥從此就離開了會雲屯。

馬成榮聽完陳啓祥的話，眼圈一紅只說了一句：

『小陳，你不說，我還不知道，咱們這緣分，都是血換來的。』

當天夜晚，馬成榮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指導員。指導員聽了很生氣，說：『我知道陳啓祥的來歷，——那天在火車上，我不是考察了半天，陳啓祥把他農會的証明交給我，——我還把它交到了營部呢！』指導員下決心，要查清『來歷不明』這話是誰說的。他還跟馬成榮商議，抽個時間叫陳啓祥向全體軍人報告報告，才有教育意義。誰知就在這天下半夜兩點鐘，緊急出發作戰的任務來了。

## 五

出發的時候，陳啓祥裝了滿滿一袋手榴彈，掛在身上，因為自己一心圖革命，眼看戰鬥來到眼前，心中不免過分興奮、激動起來，馬成榮看穿這一點就說：『同志，上陣，猛要猛在節骨眼上，——不要慌，要鎮靜，瞎碰可不行。』馬成榮又關心的把靴草幫他絮了絮說：『老弟，光嚷打仗打仗，打得上打不上，可全靠兩隻腳作主啦，八路軍的腳是鐵打的，你知道嗎？』後來，馬成榮又怕陳啓祥

把他平時所致的怎樣利用地勢地物，怎樣衝鋒，怎樣射擊，忘記了，抽煙的時候又談講了一陣，末了兩眼望着陳啓祥發了一句話：『劉火綫上，你跟着我就對啦！』陳啓祥回答得也十分乾脆：『你別那，我到那。』

雪下得很大，白茫茫一片望不見人，趁這場大雪掩護，黎明時光，部隊向公路上敵人發起衝鋒。

『啪』『啪』——清脆的兩聲槍響以後，敵人機關槍就一口氣不歇的嗵嗵打過來，戰士們在深雪內奔跑着，三次衝鋒，把敵人從公路制高點上驅逐下去了。指導員有突擊隊後面，用着匣槍指揮衝鋒，把馬成榮這挺機槍掌握在身邊，可是沒用上。陳啓祥一面緊跟着跑，心裏糾纏着兩種矛盾：槍一響，他心跳起來了，可是他極力制止自己，又覺得不能衝到頂前面去十分可惜。這時，他們爬過雪溝，跟隨指導員到了剛奪下來的制高點陣地上。陳啓祥看見一堆堆敵人屍體，倒在雪溝裏，炸彈留下很多黑坑，血染紅了雪，新雪又忙着把死屍掩蓋起來。敵人最後據守唯一一座小山頭，把自動火器一股腦兒集中向衝鋒上去的人交叉掃射。連長在那裏掛彩了，倒在地下還喊着：『前進！』陳啓祥扭過頭看指導員，指導員

把眉毛一豎，甩着匣槍跑上去，馬成榮緊緊跟上去，陳啓祥又緊緊跟上馬成榮，他們縮着腰前進，子彈在頭上「咳」「咳」的叫着，他們一會臥倒，緊緊貼在雪地裏，一會又跳躍着往前跑，陳啓祥這時心不跳了，腦子裏却沒閑空想什麼，只是緊張的動作着，他看見敵人是鑽在小山頭雪溝裏露着半個腦袋放槍。

馬成榮眼尖，看見連長在前面，敵人陣地上却像有動作的模樣，就忽然喊了聲：「壞了！」

指導員一看：敵人果然打反衝鋒了，四十多，忽的一下從雪溝裏爬出來，往山下衝。我們衝鋒的戰士沒留神連長倒下，一看沒人，以爲連長下去了，驟然之間，一動搖，退卻了。

指導員急了——連長一個人還在凹地裏向上爬呢！……

馬成榮長槍短刀壓決，馬不到誰下命令，立刻不顧一切抱着挺機槍跑到側面三十米遠外，一處最高的山路上，把槍腳桿一插就呼呼朝敵人猛射。

敵人受這意外襲擊爬下了，馬成榮將敵人阻止了很久，連長發覺敵人已到面前，他藉着馬成榮火力掩護爬下來了。敵人爬起來，又喊着，衝過來。馬成榮一

雖連長雖然救出來，自己和敵人距離可是太近了，來不及往下撤了，同時他知道，如果他從這裏撤下來，全部陣線就要崩潰下來，於是決心一下，他咬着牙，把臉貼到槍身上，緊緊震動着全身，打着。陳啓祥爬在指導員身邊，現在抬頭一看：敵人迎着馬成榮的機槍子彈，有的把手一揚一扭身倒下去，有的却直向馬成榮那裏衝過來。陳啓祥看得很清楚，子彈像無數雨點，在馬成榮上下左右，紛紛飛舞，突然之間一顆子彈打在馬成榮左肩膀上，一下把他擡倒，甩出老遠去，可是馬成榮掙扎着起來，又爬過去，拚死命抱着機槍打，陳啓祥眼紅了，這時他一點畏怯心理也沒有了，只一心一意，直覺的要救下馬成榮，他迅速的從身旁死屍身上又撿了幾顆手榴彈，塞在懷裏喊了一聲：

『指導員！我上去了。』

就一直跑了上去，他只覺得火花在頭上一蹶，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一陣響，他已經撲在老馬跟前，老馬尖銳的喊叫『別動！』

陳啓祥緊貼在雪地上，側過臉一看，馬成榮肩膀上棉襖都給血濕透了，血順着手腕流到機槍上，又順着機槍流到雪地上，可是手緊緊把着槍把子一動不動。



陳啓祥看在眼裏，感動的說：『老馬——把槍交給我，你下去！』馬成榮在這危急關頭，看見陳啓祥奔跑了來，十分高興，掉轉頭親熱的笑了一下，又趕緊把頭貼到機槍上，一面發射一面說：『先不要動！』陳啓祥弓着身子，向前移動了兩尺遠，又覺得一陣子火花從脊背上空襲的穿過去，又是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一陣響——馬成榮跟陳啓祥相望了一下，——馬成榮一面瞄準射擊，一面說：『有炸彈嗎？』『有。』馬成榮還是忙着發射頭也不回的說：『有炸彈就好，小陳，咱們是八路軍，咱們人在槍在，你先救這挺槍要緊，把炸彈留給我，我掩護你。』陳啓祥奮不顧身，一心上來是爲了救馬成榮性命，馬成榮這話一提，在這緊急萬分的節骨眼上不但穩定了陳啓祥的緊張心情，同時也教育了他，他臉一紅，把手榴彈一顆顆拿出來，把蓋擰掉，放在馬成榮手邊。馬成榮囑咐他：

『敵人打槍，你趕緊爬下，不打了，就跑，這挺槍交給你啦！』  
『你放心，我在槍一定在。』

馬成榮把機槍又掃了一陣交給陳啓祥，陳啓祥抱在懷裏就想起身。給馬成榮按着了：

「這樣就暴露了，你把槍順着身子，提着把手，拿大衣蓋了，再跑。」

馬成榮教陳啓祥，陳啓祥就照樣辦了，把槍緊貼在左側身上，爬起來就跑，沒幾步，敵人機槍就叫了，這一下他就知道馬成榮教的辦法的好處了，他把槍緊貼在身上，很靈便的，爬下順着斜坡滾了幾步，子彈一打過去，他又爬起來猛跑，——步槍子彈呼呼的在頭上穿，落在他的前後左右，他的大衣上三處着了火，他沒畏懼，他一心一意，——按着馬成榮的話，堅決把機槍帶回來。

敵人給陳啓祥突然上去突然下來，如入無人之境的勇敢所嚇倒，所迷惑，遲了半天才發喊一聲又衝鋒了。陳啓祥扭轉頭一看，嚇着了。

眼看敵人衝上來了，——敵人在山坎下，馬成榮在山坎上，可是馬成榮緊緊伏在雪山坎上，一動不動。陳啓祥急得頭上直冒汗珠子，——他死了嗎？眼看就要到了呀！……陳啓祥第二次要上去，給指導員按着了。

敵人在雪窠裏爲首跑着的五六個離山坎眼看二十步遠了，突然一聲轟響，一陣黑煙，那幾個人倒下了。

陳啓祥這時也不願隱蔽，翻身坐起來，張着嘴看，這時他暗暗佩服老戰士，

在火線上鎮靜、勇敢，覺得自己太急、太慌張了。

第二下炸彈響了，一陣黑煙；第三下炸彈響了，又是一陣黑煙，……

指導員已經把散漫退却下來的戰士們組織起來，掌握在手裏。與第三聲炸彈同時，指導員喊了一聲：「衝呀！——最後殲滅敵人呀！」自己首先衝上去了。部隊像捏緊的拳頭一樣一下子打過去，陳啓祥是跑在前面的第三個人，他箭一樣飛跑到馬成榮身邊就爬下來想救護馬成榮。馬成榮激怒的從雪地裏仰起身，漲紅了臉，瞪着兩眼嗚呼陳啓祥：「你上啊！你在這裏幹啥呀！……」陳啓祥拔起腳又往前衝，馬成榮還在背後喊：「你消滅幾個敵人呀！——你消滅幾個敵人呀！」部隊一下子衝上來，敵人慌亂了，來不及撤到雪溝工事裏，就在山坡雪地上就殲了。陳啓祥扔了兩顆手榴彈，衝進雪溝，看到一個敵人抱着一挺美國輕機槍順着溝跑，他就一面追一面把手榴彈高舉過頭頂大喊：「我揭蓋了！」「我拉絨了！」結果，那個中央軍就翻轉身撲通跪倒雪裏，把輕機槍高高舉起，交給陳啓祥了。

戰鬥結束以後，馬成榮，陳啓祥各記了兩大功。這時那兩個嘴尖說『來歷不明』的早就箝起嘴巴不作聲了。因為指導員在全體軍人大會上號召大家學習馬成榮和陳啓祥的時候，不但把陳啓祥講得來歷分明，還指出老戰士新戰士親密團結就能勝利，談到這裏，指導員引用了馬成榮那句話說：『同志們！……我們都是勞苦人，……我們的團結是血換來的，……』

四八·七、十二 哈爾濱。

## 紅 旗

白羽

在火線上，發動總攻那天崩地裂的一刹那，我看見一個戰士高舉着紅旗向前奔跑。紅旗迎風飄展，鮮明耀目。紅旗是我們無數英雄的鮮血所創造出來的，它象徵着奔騰的熱血，無上的榮譽，以及新中國的光明，紅旗到那裏，勝利就到那裏。

### 一 夜 探

在錦州進行攻擊戰的時候，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。敵人按着軍事常識，估計我們絕不會從南面——女兒河至小凌河五里平灘上進攻，因為那裏地勢平坦，加上他們的三層火網，絕不會讓一個人從那裏通過，可是我們戰士在地底下工作了整兩夜了。突擊連的戰士陳和頭一個聽到面前有流水的聲音，他立刻把鐵鍬一丟，伸出頭望了一眼說：

『到了，到了，——小凌河挖到了。』

現在只隔一條河，——明天，只等總攻信號一響，就揍敵人一個措手不及，啊哈！……幾個戰士揩把汗水，伸出頭去。可是這一看不要緊，戰士們興奮的情緒，馬上降落到冰點以下去了。這爲什麼呢？因爲小凌河不像女兒河那樣平靜，河床足有四百米遼寬，它不規則的到處奔流，好幾道激流閃着月光，白茫茫一片，那裏深那裏淺，誰也不摸頭。五里開闊地容易通過，可是明天發起衝鋒的時候，就得涉渡這條不知深淺的河流，敵人只要有十幾挺機槍死封着河面，那就誰也不要想活着過到河那面去，死——誰還怕嗎？問題是任務怎樣完成。

看大家在發楞，指導員立刻感到不對頭，趕緊推開別人，走到前面去看。

敵人在城牆上打起三顆照明彈，就像三盞銀燈高懸空中，把小凌河照得如同白晝，砲彈嘖嘖——嘖嘖落在河裏，打起幾尺高水花。

『怎麼辦？』指導員自己問自己。新情況產生了新問題，你不能解決這問題，衝鋒就會乾脆失敗。嗨，自己這個突擊連，那裏有突不破的難關，路，靠勇敢也總衝得出一條呀，可是想一想，大兵團作戰，一面打不好就可能面面打不

好。指導員瞪着眼睛看了十幾分鐘……忽然撥刺一下扭轉身，戰士們都舉眼望他，他却抓着一個個看，末了找到了孫本基。他和孫本基附耳談了一陣，兩眼可借着月光瞧孫本基面上有沒有疑難顏色，他的心跳起來了，孫本基却說：『好，指導員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，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，是林總計劃完成不完成的事。』指導員心放下來，點了點頭，孫本基就站起來跟他往前面走。戰士們跟在後面，看指導員到底怎麼辦？

我們不要忘記，這時間是十三日午夜以後，海風吹來，據說小凌河在這種時候是冷透骨的，孫本基却把袖子脫下來。這時，飛機在左面投了兩顆炸彈之後，又恰恰轉到頭上來，死盯着不走，照明彈湊熱鬧，趕緊打亮起來。孫本基爬出溝道，到了沒一點隱蔽的露天之下去了。戰士們張大眼睛，看着他爬進了小凌河。大家看指導員，指導員瞪着眼往前看，照明彈却熄了，前面什麼也看不見。

炸彈嘩嘩的落下來，把水飛到溝道這邊來，指導員臉上全是水，一動不動。河裏面很久沒一點聲響，然後，模糊糊糊，有個人影在搖擺，在努力澆水，水響，人在前進，戰士們歡喜得幾乎喊叫起來。突然一陣冷風，敵人機槍擦着河

而飛，子彈噠噠鑽到水裏面去，嘩咚一聲響之後，水上完全寂靜了。

時間過得太慢了呀！指導員把手攔在溝邊軟土上，把頭擱在手上。圍着他的戰士們完全絕望了。他們很明白，那嘩咚一聲響，是自己人給敵人機槍打倒在水裏，沒問題，孫本基一定很勇敢，可是結束了，血流在河水裏了。有一個戰士就悄悄說：『指導員，你放心，拚也拚過去，剩下我一個人，扒也扒上城，把旗子插上去。』指導員很歡喜這個戰士，可是他知道：他們都絕望了，都相信這一個計劃失敗了。不過『問題沒有解決』。飛機跑到錦州北面去扔炸彈，我們的砲兵忽然向城裏擡了幾砲，火光立刻像蠟燭一樣在夜空下閃動。這邊，小凌河的對岸，響了幾聲自動步槍，以後又沒聲音了。忽然指導員抬起頭，張大眼睛，他敏銳的聽到一種聲音，原來他眼力看不見以後，就把頭俯在手上靜靜的聽，這時便失聲叫起來：『水響！』別人不相信，以爲他聽差了。指導員一翻身跳出溝道，像一隻鷓鴣一樣快的往前爬，他在河邊迎上孫本基，孫本基水淋淋的，冷得牙齒嘩嘩響，指導員把棉衣脫下來給他披上，一齊來到溝道裏。戰士們一個個傳開去，一下子從溝道兩頭擁上來。孫本基坐在地下用乾衣服擦身子，一面向指導員報告：



『我來回來去踩了三條路，插了樹枝作路標，順着我插的路標走保險沒問題，水頂深到腿肚，要不順路標走，水能淹到腰眼，……』實際比話更動人，孫本基在炸彈、機槍、自動步槍射擊下，來回走了六趟，竟安然無事，戰士們就會想：我只在衝鋒時走一趟，一定更沒問題了。

指導員故意把聲音提高，好讓大家聽見：

『怎麼，這河裏也能找出三條路嗎？』

『是，找出三條路。』

指導員於是快樂的說：『同志們！聽見沒有！這不是河，這是衝鋒的道路。』戰士陳和站在指導員旁邊，他問孫本基：『冷不冷？』孫本基說：『不冷！』屍骨上凍了一個窟窿呢。』於是在這總攻前夜，在這潮濕的地底下，我又聽見戰士們輕輕的笑聲。這種笑聲我們在火線上常常聽見，我每次聽見都這樣想：能在火線上這樣笑的人，一定是能打勝仗的人。

有一個戰士，在總攻之前，冷靜的下了決心：『決定東北一戰，這面紅旗是我的。』

他叫林鳴和，兩年前還是松花江北一個貧農，他在東北局勢最艱難的四六年冬季，從他那四壁結霜的草屋裏走到部隊上來。我對於那時參軍的人有一種私心的好感，第一，我認為他是在革命最困難之際，拿自己力量來支持革命的，第二，我們雖然不在一齊，可總算共同嚐受過零下四十度那滋味。四七年是林鳴和跟隨部隊頻繁作戰的一年。今年春天，他是全連訴苦典型，後來他堅決要求組織吸收他成爲一個共產黨員。這次，他下決心時，不知道有沒有把那些爬冰臥雪，冒死求生情景回想一下。他的指導員，一位跟黃克誠同志第三師出關來的蘇北人，跟我說到林鳴和時却說：『這決定東北全局一戰是光榮的。』指導員那時把紅旗交給了林鳴和。

我的觀察位置選擇在突擊部隊後面，我的左右兩側是砲兵陣地，我已經無數

次感受過砲兵摧毀敵陣的快樂了。特別是去年夏天攻四平，百門巨砲齊鳴，暴風雨似的一片響，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顫。不過，這回情況並不相同。「總攻時間以霧消滅爲標準」，海霧像白色蒸氣逐漸沖淡，我兩眼盯着前方，我知道，決定的時間快降臨了。這時戰地上沉靜、緊張，令人喘不過氣。可是砲兵的暴風雨換了新方式，兩面砲兵陣地上一齊傳來口令聲音，隨後砲兵表現了超凡的技術，只在開始試射五分鐘內，有三顆砲彈同時打在敵人主陣地碉堡上，一團黑煙很久不散。這還是砲兵試射時間，還沒有發起步兵衝鋒信號。團長通過地底下的電話線緊緊掌握前面突擊連：「不要過早暴露呀！不要過早暴露呀！」可是突然之間，前面有什麼亮了一下，閃了我的眼睛，我看見一面紅旗展開來，在迎風飄蕩、飄蕩，……啊，步兵攻擊了。指揮員趕緊搖電話給砲兵，砲兵還沒過穩，但是趕緊轉向城裏延伸放射。

過小凌河了，戰士們緊跟在紅旗後面，如同走平地一樣，在河裏激起一團一團白色浪花，一直前進。

敵人倉皇突然出到小凌河上的紅旗嚇壞了，拚命對它發砲，砲彈紛紛在林鳴

和左右落下。一陣黑煙，——紅旗不見了，我急得不能呼吸，煙散了，——紅旗在飄飄的不停前進。敵人兩架銀白色戰鬥機飛來，一昂頭就鑽下來，掃射。可是任何火力也打不倒紅旗，紅旗一轉眼到了城脚下，爬上城了。戰士們跟在後面，往上爬，往剛才砲兵打開的缺口上爬，紅旗升到城上了。這時我的心跳得極快，現在已不是由於緊張而是由於快樂。我看見林鳴和插開兩腿，挺起胸脯，站在城牆上，高舉起紅旗，左右搖擺了六七次，在火線上立刻爆發了一種勝利的歡悅，所有的人都朝紅旗那裏奔跑。林鳴和把紅旗插在城頭，但是林鳴和倒下了。當林鳴和站着，一個戰士說：『你負傷了。』他回過頭說：『沒有，沒有。』『我看見冒煙呢！』他低下頭，突然血從傷口噴出來，他頭朝敵人撲在紅旗下面。子彈打入肺部，又從背後穿出來，據說凡是子彈打進肺，常常是不痛，可是，立刻就死了。

當我到他們連裏去的時候，胸上掛英雄獎章的連長，很久對我解釋爲什麼這一次沒有等信號就發動衝鋒，他說：

『我們情願給自己砲彈打死，也不願給敵人砲彈打死。』他帶他這個連隊的

高漲士氣而微笑。

我問到林鳴和，指導員很傷心的望了望我，繼續埋頭寫他的傷亡統計表。

我希望讓他興奮一下，我講：『這是第一面紅旗呀。』

指導員說：『不，對這一戰來說是第一面，對我們連來說是第二面，第一面是去年冬季打彰武，頭一個上城是林鳴和兄弟林慶和，他當時也很英勇的犧牲了。』

我忽然想起，四六年冬季，我在松花江邊住過無數低小寒冷的農民草房。這一雙農民兄弟正是從那裏出來，帶着過去的痛苦、眼淚，一心革命，身經百戰，在這決定東北一戰裏，爲了換取人民的幸福，不惜犧牲了自己。我永遠記得，我們勝利的光輝，正是在那紅旗搖擺時，驟然射來的。

### 三 無線電話機旁

戰鬥到了白熱化程度了。營長陳世貴把營的指揮位置，移進到五分鐘前奪取過來的一所房子裏。

他是一個高大、年青、面孔英俊的人。他帶着很滿意的心情，彎着腰，從他的砲兵陣地，經過一段火力封鎖地區，跑進屋來。他在計算着他所掌握的火力，他把砲分布在指定地點了，把重機槍安置在離敵人一百五十米遠的地方，再加上附屬尖刀連的重機槍，還有尖刀排，尖刀班的輕機槍，……他一面走，一面動着手指仔細計算，他反覆慎重考慮——這樣組織火力是不是正確呢？……半年以前，他在作戰時簡直怕團上附屬砲兵給他，那時他始終弄不清應該把砲放在那裏使用好，還老得擔心別在敵人反衝鋒時失落。可是過去令人頭痛的事，現在他卻應付裕如的佈署了，而且已經具體區分了步砲兵任務，聯絡訊號，以及統一的時間。現在只等那由他親自規定的時間到來，就在他指揮下，一陣砲彈、槍彈，把敵人趕進火焰山裏，而後這攻擊兩次未能奏效的核心工事，就會被他摧毀、佔領。剛才這段路上，左右落了三顆砲彈；彈片打在牆上，土塊崩到臉上，很疼，但是他很高興，『讓他打吧，回頭一下子就……』他鑽進房子。這房頂給火燒去一角，陽光把滿屋烟塵照得像一罐漿糊似的半透明。他立刻吩咐電話兵，把無線電話架起來。他自己走到窗前看了一陣，——前面槍聲響成一片，砲彈還不停的落在附近，

看樣子敵人還要來一次絕望掙扎，他望了一下手錶，他咬着牙，決心讓敵人連這一次掙扎也不能實現。

電話兵迅速把細細的天綫竿子豎立起來，差不多頂到屋頂了，把耳機掛在耳上，接過頭問：『叫那裏？』

『要五小隊（尖刀連代號）。』

電話兵一隻手在對着波長，距離，——以後就喊開了：『五小隊！五小隊！五小隊！五小隊！……』

營長的小通訊員金星，才十七歲，矮個子，圓眼睛，塌鼻梁，老是愛笑，軍衣在他身上顯得過分寬大，手裏抓着不久以前繳來的一隻卡賓槍。他突然跑到營長身旁，嚴厲的喊：『蹲下！蹲下！』『匡』一聲，全屋都震動了一下，金星一把把營長按倒，砲彈碎片剛剛把營長帽子打在空中，碎了。營長笑了笑，罵聲『媽個×！』，彎腰離開窗口，他怕他的通訊員再麻煩他，就老老實實，蹲到無線電話機旁邊去。——五小隊叫通了，電話兵把耳機子遞給營長。營長問了情況，他的最後決心下了，又一次看了看手錶，這次看得迅速，眼珠只動了一下，就嚴肅的皺

起眉，全身伏在無線電話機上用力的講話：『同志！——告訴大家，決定的時間就要到了，——不要怕敵人的砲，挺住啊！……你們聽我們的砲就要響了，你們應該……』這時，金星蹲在他的背後，瞪着孩子氣的兩眼，不只眼睛，他的五官都集中注意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情。正當營長講：『我們的砲就要響了，你們應該……』這句話時，突然金星聽到一種聲音，這是重迫擊砲彈的聲音，可是並不是從頭上飛過的噼噼聲，而是一直向頭上落下來的可怕的聲音。金星知道營長的命令正下達到最重要關頭，營長死也不會在這一刻放下耳機，躲躲砲彈，相反，如果你拉他一把他也會凶你一陣。可是可怕的聲音來得這樣快，不容金星再想什麼辦法，於是他的身子驅一下躍起，張開兩手，撲到營長身上，像鷹一樣攤開翅膀，把營長壓在他的身子下面。就這一瞬間，砲彈落在屋的一角，滿屋充滿黑烟，火藥味塞入鼻孔，窗口附近兩個戰士倒下就沒有再動彈。營長却無論這震動多麼大，兩手只管緊緊按着耳機子，在金星的身子下面，一刻未停的大聲對無線電話受音器下達命令：『你們應該立刻趁敵人砲火被制壓時，拿一個排從敵人左側方猛插進去，要猛，要堅決，好，還有一分鐘，我們的砲開始響了。』這時營長推



推金星，金星軟軟的兩手垂在營長兩肩，只一滑，像條魚滾倒在地下。營長臉色變得蒼白，立刻抱着金星，把他的頭放在自己懷裏。他發現金星負了重傷，兩面肩膀，都給砲彈皮撕得稀爛，鮮血一滴接一滴淌下來。營長明白，如果沒有這兩面肩膀，那麼砲彈皮就會老老實實鑽到營長自己腦袋裏去，那麼，指揮就完了，攻擊就全破產了。金星慢慢張開眼說：『營長……你應該換一個陣地，這裏暴露……』營長想堅決搖頭，但看見金星孩子氣的兩眼時，他沒有那樣做。這時突然一聲緊接着一聲，我們的砲彈，從屋頂上空排着空氣驟驟打過去，打向敵人陣地，一顆接着一顆爆炸，聲浪氣浪像海嘯一樣狂盪着，營長立刻把金星放下，金星明朗的兩眼追隨着營長，營長又伏身到無線電話機上，用盡平生力量在快樂的喊叫：『五小隊！五小隊！聽見沒有，夥計！幹呀！狠狠幹呀！……』

#### 四 地 板

我得預先聲明，這種冒險的事情，只有在小部隊獨立執行分割任務時，才會有的，指導員和他的全連失掉了聯絡。因為戰事發展太猛太快，指導員去偵察情況，

一轉眼，部隊就不見了。天漆黑，看不見人，——那裏有槍聲到那裏去嗎？這裏已經分不清戰線，四周圍都有火光，都有槍聲。不過，指導員——連隊黨的領導人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在部隊起作用的時刻，離開部隊。他左肅小口袋裏，和英雄獎章一齊還放着五個戰士的『入黨志願書』，他正要在這一戰中攷察這五個戰士的行爲。他一下想起這一切，他就掐着他的剝壳槍，向原來預定前進方向追趕。他摸進一座地堡，——他想喊：『同志們，你們在這裏。』可是對面朝他打了一槍，他在火光中隱約看清是四五個敵人，他立刻冷靜的把要說的話改變過來：『繳槍吧！』對面又是一槍，他立刻還槍，聽到有人撲通倒下，趁一陣混亂，他扭轉身跑出地堡，輕輕罵：『媽的！這個方向摸錯了！』他還是急着找隊伍，因為從時間上估計，他相信部隊絕對不會走遠，其實部隊早已拋開敵人正面阻擊，而鑽隙迂迴到敵人後面，正在所向披靡，鋒利前進。他選擇了另一個方向，跑進一幢樓房，這是一間黑漆漆的房子，只在砲火一閃時，才隱約看到一圈人，他叫：

『同志們！你們在這裏！』

『我們在這裏沒動。』

『啊！……』他已經擠進人羣，一下楞着了，原來有蠟燭點在鋼盔裏，在那微弱的光圈裏一團大沿帽子上晃着國民黨大帽花，——又是敵人，敵人軍官，看樣子是敵人指揮障地，可是他退不出去了。

爲什麼敵人會跟他答話呢？他却驚訝着了，瞪大眼睛，莫明其妙。等自己低下頭，一看這保護色的衣服，他才明白，原來因爲冷，他從地下撿了一件美國加克套在身上，敵人錯把他當作自己人了。於是他機智的改變了計劃，悄悄轉過身，把剝壳槍塞到加克裏面，他避開燈影，轉到黑暗的角落裏。這時周圍槍砲聲密極了。他冷靜判斷：部隊可能在這附近，不過他自己是陷在敵人圈子裏了。他立刻把希望寄托在連長，連長也是威名英雄，會領導得好，而且那五個戰士的行爲也可以問他，——反正，不久就會會合。他決心留下來，留在這個敵人指揮所裏，可以給部隊起些配合作用，當然這是危險的，他輕輕撬開一塊地板，於是鑽身到地板下去了。

地板下陰濕、黑暗。他喘了口氣，先把口袋裏的文件（一份連隊支部工作總結，一份動員令）撕毀了，埋在拿指甲挖開的濕土裏。可是他摸到五個戰士的『入黨志願書』時，他沒撕，他決定留到最後一刻。他把笨重的剝壳槍套丟了，數一數子彈，還有六顆，還有萬一，『誓死不給抓活的！』最後一顆是自己的，——還剩下五顆。可是很奇怪，部隊並不如預料那樣很快就來了，時間有如蝸牛爬在荊棘上，很費力，很費。他聽見地板上不斷有人走來走去。他的心隨着時間向下沉落，他漸漸向壞的方面着想，連隊能夠沒有了嗎？主力能放棄這個方面嗎？因為不久以前激烈的槍砲聲，一下都停止了，（十四日晚確實有幾小時停頓，當時我還以為解決戰鬥了呢！）約深夜兩三點鐘，他聽見一個人的脚步，哆哆不停的專在他頭頂地板上轉來轉去，他警覺的把槍舉起來，他知道最後的時間快到了。有一回，那脚步重重在他頭上踩着，地板只要一掀開，就完了。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，但一轉念，不對，他把槍對準了地板。以後，他聽到有士兵報告，敬禮，頭上的脚步停止，那人粗暴的喊叫着。他高興了，這一定是一個指揮官。指導員的一線希望又來了，好像地板下忽然發了光，他笑了。他計劃

把敵人這一個指揮官打死來配和部隊作戰，這時『最後自己打死自己』的念頭，只是輕輕想了一下，他發現現在不是想念個人生死的時候，而是如何作戰。作戰唯一的目的是乾淨消滅敵人。他又想到自己連隊，他們會發覺指導員失了聯絡，他們當然不可能專門來尋找他，可是一定會更無情的咬着牙，多消滅一些敵人，……可是正想的時候，突然一種奇怪的聲音驚醒了他，他一下子就清醒過來了。他聽見——槍聲，在很久沉寂之後，突然響起來，而且很快的愈響愈近，看樣子，作戰目標是這座房子。『自己人也許不知道這是敵人核心陣地指揮機關！』他堅決的認為自己人，應該先用砲把敵人首腦部打亂，而他忘記那樣一來砲彈就會打到自己頭上。砲果然響了，聲浪像海水一樣怒吼，不過都在這房子四周，這房子一時之間就像小船在怒海狂濤中盪來撞去。不久，他聽見吶喊聲音，啊，自己人，是自己人。地板上脚步声亂成一片，轉來轉去，——啊，敵人在掙扎，在防禦。他把地板推開，一躍身跳到上面來，『啪』一聲，他把那個面朝窗背朝裏在指揮堵擊的敵指揮官一槍打死了。敵人回頭一看，潰亂了，紛紛往窗外跳，——屋裏空了，只有那頂美國鋼盔裏點着半截蠟燭，發着微光，……

突然由門口跳進一個人，不容分說就把他的剝壳槍奪過去了，還把槍對準了他的胸口。指導員只是笑，他慢慢把美國加克脫去擲在脚下，對面這人立刻驚呼起來：『啊！是你呀，馬成光，你們連隊在這裏，他們在找你！』指導員一聽就往門外跑，迎面撲進幾個人，指導員看見五個交『入黨志願書』戰士中的四個戰士，他問那一個呢？他們說他完成了艱鉅任務以後，他英勇犧牲了。

## 五 爲了勝利

有一個連在中央銀行附近作戰，正在決定勝負關鍵上，遭受了敵坦克車隊的突然襲擊。因爲是一條狹巷，坦克只能一條線的衝過來，呼呼吼叫着，盪輪在爆炸得不平的路上碾得刷刷響，坦克昂着頭，像野蠻的猛獸一樣直衝直撞。我們的戰防砲還在後面，連長叫副連長向營裏去聯絡砲兵，已經來不及。因爲戰事發展順利，這個連又是突擊連，沒有準備火油瓶子，唯一能對付坦克的手榴彈也打光了。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，因爲這是核心陣地最主要的決戰，如果『失敗』，那就會影響整個戰線。可是我們戰士的腦子裏是絕對不能忍受『失敗』這

種念頭的。於是一部分戰士，也不等指揮，就奮不顧身，舉起槍，一直向坦克衝去，那就是說寧可拿血肉之軀擋着坦克，也不能退却。

『喂——喂，衝呀！衝呀！』

他們熱情呼喚着往上撲，可是帶頭的坦克上冒出火花，開機槍了。流血了，鮮紅的血流在地上，給陽光照着，衝鋒的戰士紛紛倒下，有的把手一揚歪下去，有的給蠶輪碾倒，坦克仍然衝進。

這時有一個戰士，個子不高，叫陳德，不知從那裏找來一根爆破筒，灰綠色的細長細長的竹竿似的爆破筒。他是那樣勇敢，那樣靈活，他不是從正面，他彎着腰繞到坦克的側面，——坦克以極大速度衝進。陳德十分清醒，他們只有這一根爆破筒，如果這根爆破筒也不能停止坦克，那麼乾脆一句話，那就全完了，陣地失陷，全連也就毀滅了。因此，他離坦克愈近，他兩手抓得愈緊。他離坦克還有十幾步，坦克上的機槍射手發現側面有人襲擊，立刻兇狠的掉轉機槍，可是陳德拼命加快速度，像一陣風一樣撲向坦克。他沒有放鬆爆破筒，他緊緊抱着爆破筒滾身到坦克前面的蠶輪下面去了。蠶輪還在旋動，就在這一瞬間，他拉了導火鎖。

轟然一陣火光，一陣濃烟，陳德和爆破筒一齊同歸於盡，爆炸開來了。濃烟烈火像一陣暴風驟然震動開來，坦克頭一歪，不動彈了。後面的坦克都擁塞上來，火從第一輛坦克向第二輛坦克撲去，汽油向空中拉開一面黑旗一樣，冒着黑煙。敵人從坦克塔裏向外跳，最後一輛坦克很想扭轉身，但是已經來不及了。我們的連隊在連長指導員親身率領下，高聲喊着嚇人的聲音，立刻發動猛烈的衝鋒了。

## 六 鋼鐵的意志

團政治委員于緯，爲了團担任主攻，已經快樂了幾日夜。在發動總攻之前，他匆匆在日記上寫：

『十月十四日，在火線臨時指揮所。我團即將發起總攻，堅決爲了最後消滅東北蔣匪而戰，爲了革命勝利而戰。』

這就是他作戰的情緒。他常常寫，可是他覺得這一次不同，這一次是站在歷史的門坎上，一個人一生作戰，這樣由自己英勇努力而決定全局的戰爭，却不會有幾次的。



突擊連打開突破口，那一面令人看一眼，就滿腔熱血立刻沸騰的紅旗，已插上突破口，部隊像流水一樣，不顧敵人側射火力，蜂湧前進，都想早一刻跑進城去，於是湧塞了突破口。副團長在前頭帶突擊部隊先進去了。敵人拚命想延長自己的生命，把創口堵住，於是組織砲火反擊。恰恰在這時，一顆砲彈落在政治委員與團長的附近，轟然一聲，團長倒下去呻吟了一下，立刻被人們抬下去了。這時，全團的命運，就都在政委身上担起來了。于緯趕緊跑到被擁塞的突破口那裏去指揮部隊，每次作戰，在關頭上都聽見政委熱情而嘹亮的聲音，現在他一喊叫，戰士們立刻興奮而又清醒，迅速的從突破口插進去。這時，于緯插着手站在突破口附近，望着戰士們從他面前走過，砲彈還在前後左右的紛紛落下，每顆砲彈一炸開來，立刻就分成無數刀刃形破片，帶着嘩嘩聲，可怕的向四下飛去，恰恰有這樣一塊滾熱的破片，一下子打上政治委員的胸膛，鮮紅的血液，從衣襟上流下來，他的警衛員趕緊掏救急包，政治委員可是一點也沒動，他的臉望着他的部隊，只說了一句：『我不要緊，讓隊伍先進去。』

政治委員剛剛二十五歲，他原來是個知識份子，民族戰爭開始那一年，他

『爲了祖國』參加作戰，從此以後，身經百戰，把他煉成一個沉着勇敢而又頭腦新穎的軍事幹部。他是全師最年輕的一個團級幹部，當師首長們在一齊，也都承認他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幹部。兩年前在那天和地都白茫茫一片的松花江南岸作戰時，他還是師的組織科長，他和一個營長（現在的團長）執行一次單獨作戰任務時，表現了卓絕的政治堅定性。他們被敵人包圍，在風攪雪雪攪風的雪地里，艱苦作戰，一日夜不吃飯、不睡覺，最後，以他的英勇機智，還在火線上進行政治攻勢，迫令敵人一個營全部投降了。可是他從那次患了嚴重的氣管支炎，天一冷就咳嗽，他從未對旁人講，只是不知從那裏找了一塊破更皮纏在脖子上。不過只要談起那次作戰，政委和團長都會興奮起來，因爲好幾個心愛的戰士犧牲在那次風雪之下了。現在在南滿作戰了，深秋，樹葉還沒落盡，當政治委員跟隨部隊進城，在剛剛修好的坑道裏，瞧見一處淤水，水上浮着一灘血和落葉，他忽然想起了北滿的嚴寒，於是有一種思想升上腦際：『今天，我們在勝利中前進，決定全東北人民的幸福。』可是他搖了搖頭，他心裏說：『應該這樣講。』在三下江南那最艱苦的時候，毛主席所說『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』，就決定了勝利的

前途，就是那個戰士飢彈倒在雪裏時，那個戰士叫什麼！——他一下子却想不起來，他努力在想，……

這時激烈的縱深戰鬪正在順利進行。按照總部的作戰計劃，他們拋開正面敵人，向南，然後向東，然後再折回來向北，這樣去分割敵人，——就像切豆腐，先把這一大塊切下來，然後再切碎，用部隊的習慣語叫『吃掉它』。政治委員一面走，一面想：『是的，堅決抓住敵人吃掉它。』突擊營却在一個建築極其堅固的敵人倉庫周圍停滯住了。政治委員跑上去。敵人坦克車出動，反覆衝殺，砲彈和槍彈就像從篩子眼漏下來一樣，把這一段地方打出一片火，在這兒，你會覺得子彈跟子彈會在空中相碰，黑色的子彈頭落在地下，就像密林裏的鳥糞一樣滿擦擦的蓋了一層，這不但在一天的攻擊中，而且在這整個戰役攻擊中，都算最艱險的一次了。政治委員立在營指揮所的房子外，親自視察了情況之後，轉過身對營幹部說：

『同志們！堅決的打，消滅敵人！』

團與後面主力已失掉了聯絡，像一個圈套着一個圈，我們割斷敵人，敵人又

割斷我們。政治委員不用望遠鏡，已把敵人陣地看得一目了然，敵人砲火、坦克、步兵一齊出動，但是如同火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，那是最可怕的時候了，但是政治委員不爲現象所迷惑，他從這烈火裏已經預見，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，敵人就要動搖。於是他決定自己直接指揮作戰，於是他走進已經半塌的房子裏去。營長、教導員聽了團政委那句堅毅的言語以後，一聲未響的到連排位置上去了，他們留下副教導員和政委取聯絡。政治委員蹲到無線電話機前面，帶上耳機子，直接掌握前面火線上的突擊部隊。他的熱情而嘹亮的聲音，通過空中傳達到前面火線上去，他說：『同志們！堅決的打呀！敵人就要動搖了，看誰硬到底呀！正是消滅敵人的時機到來了，同志們，這時機不容易抓到啊！到了嘴邊的肉，別讓它滑掉啊！……』火線上甚至聽到他清快的笑聲，實際他沒笑，——不過那確實是他的聲音，是他帶着堅強無比信心的聲音。

五分鐘以後，正是戰鬥最緊張時刻，一顆砲彈剛剛好在屋頂上，把屋子打塌，一塊銳利的破片鑽進他的右臂，血花噴出來，衛生員忙着給他包紮，並且因爲他已兩次負傷，要求他離開火線，他說：

『沒問題。』立刻拿左手指揮作戰。

他從心裏感到部隊在新式整訓之後作戰的神勇。三十分鐘之後，一點也不錯，他的預見在火線上出現了，敵人集中所有力量最後猛撲不逞的時候，立刻就慌亂起來，於是按照政治委員的作戰方案，我們一個排就如同一把彎刀從側方楔入敵人陣地。這時敵砲不往這裏打了，空氣立刻緩和下來，勝利的聲音從前面火線上傳下來，他接到這個報告，那時他大聲叫喊：『反擊下去！反擊下去！不讓敵人喘氣，反擊下去呀！』於是他立起身，輕快的對講教導員笑了一笑，拿單獨的左手拍拍身上的灰塵，從廢墟裏爬出來，往前走。

部隊現在已經折回頭往北了。只要把包圍圈一封口，他們團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。政委是個敢於勝利的人，因為在剛才這陣激戰中，他英勇的迎接了勝利，像已經拿鑰匙開了鎖，下面的門自然就好開了，所以戰事發展下來就更順利了。最後，他們不但迅速封了口子，而且戰場情況起了急遽變化，敵人崩潰了，等不及再向上級請示，政治委員機動決定：『本團在分割敵人之後，繼續執行最後完全殲滅敵人的光榮任務。』他把寫了這項命令的一頁紙從日記上撕下來馬

上送到各營裏去傳看。下午四點半鐘光景，陽光爲煙塵蒙蔽，他們最後向鑿有四座礮堡的院子進攻，敵人一個師的指揮部在這裏面。政治委員仍然是親臨火線，部隊在他直接指揮下，最後衝破敵人防線，打進院子，現在敵人進行的已經不是戰鬥，而是繳槍了。政治委員跟在部隊後面，走進院子。在這時候，突然之間，有一顆砲彈，落在他背後，火光一閃爆炸開來，彈皮從背上打進去嵌在身子裏面沒有出來，他猝然跌倒了，很多很多的鮮血從他身上流出來，淌在地上。衛生員很迅速的把他抬上擔架。他的臉上還露着笑容，對從他面前走過的一個戰士，熱情而嘹亮的說：『同志！我們勝利了，好好歇息一下，等着新任務吧！』

十二月二日，哈爾濱。

## 戰火紛飛

魯白羽

連部小屋裏

天黑了的時侯，排裏派出一個組到鐵路橋頭去接哨。王喜從下午就站在橋頭掩體裏面，現在他看見換班的人來了，彎着腰從裏面走出來，態度嚴肅的把槍豎立胸前把手平舉到槍口敬了禮。這時，南面砲聲像沉雷一般轟響着，順着鐵路線一堆堆枕木燃燒出熊熊火焰，隨着風勢，忽高忽低，遠遠看去，有如一條飛舞的紅龍。王喜向來人仔細交代了一下應該注意警戒的方向、道路，然後帶了自己小組的陳海、袁興山走回宿營地去。還沒走到宿營房舍，突然有人迎面跑來，一把拉着王喜，把王喜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是班上的小胡，小胡背後出現了全班戰士。小胡機密的小聲說：

『老王，好消息！』

王喜心跳了一下趕緊問：「什麼好消息？」

「戰鬥任務來了，你快到連部去，班長都去了。」

「全班同志都在這裏，一定討下突擊任務來。」小胡緊張得瞪着眼睛，好像別人已經把突擊班的光榮拿去了。

這一剎那間，王喜把心事全兜上來了，他是上一戰役掛了花，到後方回了一趟家，傷口還未平復，就堅決要求歸隊來。從後方好容易盼到前方，——現在敵人就在眼前，第一槍就要打響了，……

小胡跺着腳提醒他：「五班戰鬥英雄于江剛過去。」

王喜一聽于江過去心裏就發慌了，因為誰都知道三班跟五班是七連的兩隻猛虎，一個是戰鬥模範班，一個是戰鬥突擊班，王喜跟于江又是夏季攻勢全連得縱隊英雄獎章的兩個戰鬥英雄，他心裏蓬通跳了一下：「晚了嗎??」

小胡一把拉起他就走，指給他看：

「你從這樹後面抄小道跑，——快跑！快跑！……」

王喜把衝鋒機揀緊，朝樹林後黑地裏拚命跑去，十幾秒鐘他就跑到了連部。



他跑得吃呼——吃呼直喘氣，臉也紅了。

他一脚跨上連部門口的台階，聽見連部裏面人聲噪雜，他的心更是蓬通——蓬通跳起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面大聲喊叫：

『報告！』

沒等回答，就撞開風門，衝了進去。

戰前的連部，裏裏外外擠得水洩不通。決心書像雪片一樣送到這裏來。班長，戰鬥英雄都滿頭是汗，帶着戰士們求戰的熱情到連部來，要求主攻任務。人們把燈光遮得嚴絲密縫的，連長在哪裏？指導員在哪裏？王喜一點也看不到。他急了，他不顧一切，拿手推開旁人，許多戰士屁股後面掛着硬綁綁手榴彈碰來碰去，擠得他腿都疼起來了，他終於還是擠進去了。他這時看見班長孫有手裏拿着一疊戰士們的決心書，因為好多人講話，王喜只見班長嘴動，却聽不見講啥話。燈光照在指導員田文俊身上，他兩腳叉開站在炕沿上，揮着手。王喜使盡一切力量霹雷一樣大喊一聲：

『這回突擊班是三班的——我送炸藥，……』

于江落他後面一步，恰巧在這時也一面喊一面闖進來：

『我是共產黨員，我送炸藥，指導員！這是我的任務。』

王喜一聽這話，顏色突然改變了，他扭過頭看着于江，從自己腦子上掠過四個字：『共……產……黨……員！』王喜從前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員，這次掛彩在後方醫院，醫院政委問他：『加入組織沒有？』他把『組織』錯聽作『主力』，就說：『什麼主力，——咱不是主力誰是主力。』政委笑了，才告訴他什麼叫『參加組織』，回到前方他慢慢研究着，才知道班上有好幾個黨員，常常一個跟一個出去開會了，——他剩在班上心裏就不舒服，想提出要求，又趕上進行訴苦，王喜訴苦訴得又是痛苦、又是憤恨，訴苦的淚還沒乾，就出發作戰了，因此始終沒落得提。

田文俊在紛亂之中，很敏感的發現于江這一句話給王喜很大刺激，他便揮了一下手說：

『同志們！你們要求任務我們接受，只要你們準備好。』

王喜的性子是靈折不彎，剛才好像兜頭一瓢冷水，他忽然一下子，臉騰的紅

起來。他迅速而頑強的敬禮，那意思是：你不讓我說我也得說。孫有聽了于江的話以後，也熱望王喜能再說句話取個優勢，但見王喜半天不響，心裏十分着念。指導員怕王喜急得冒出一兩句不相當的話，撞衝別人，在這嚴重的戰前動員關頭上，影響火線上的團結，但部隊裏民主生活保障，他也無法阻止王喜不准發言，只集中一切注意力耽心的望着王喜。

王喜說：

「報告連長，指導員，打大仗報大仇的機會到了，我身也翻了，沒啥要求，——就要求一個主攻任務，這一回，」他的眼淚都要冒出來了，他的聲音激動的深深刺進每個人耳鼓：「這一回，你讓我犧牲吧！你叫我抱炸藥往坦克底下鑽，我也完成任務，指導員！」

他的話，得到全場歡呼。

因為他講的不是他一個人心坎裏的話，經過階級教育之後，那是每一個人心坎裏的話，現在由王喜嘴裏說出來了。每次戰前雖然決心書也雪片一般送來，連部裏也擠滿要求任務的人，可是這一回，戰士們的每句話，每雙閃亮的眼睛都與

從前不同，因為他們從前有過多少淚，多少恨是壓在心裏，現在認清了階級敵人了，就都化做仇恨像火燄一樣燃燒起來，千百條心變成一條心，——報仇的心。現在連部這個小小的屋子裏的空氣，就是一片莊嚴的報仇的空氣，——王喜眼前突然之間出現了爺爺、叔叔，他們臉上帶着血凝眼望着他，他現在就是拚命也要爭取在這第一戰裏，自己親人討回那一筆血債。田文俊突然感動的拉低了帽簷，連長站起來區分作戰任務的時候，田文俊沒有注意聽，因為幹部已經開會討論過怎樣區分任務了。

田文俊伏身在炕桌上，藉着麻油燈光，在一張紙上沙沙寫起字來。

他剛才站在炕沿上，聽着王喜的話，自己感情一時之間就像萬馬奔騰，——現在他冷靜下來了，他在紙上寫：

『……這次我連擔任光榮的主攻任務，我一定堅決執行上級命令，上級指到那打那，我堅決響亮擊排，打開突破口。我從參軍以來由關裏到關外，我的缺點是驕傲自大，這一回我的眼睛是真正亮了，真正認清了階級弟兄也真正認清了階級敵人，我要堅決克服我的缺點，火線上戰士到那裏我到那裏，同生

同死，一心把階級敵人打到底，爲了報仇，爲了革命勝利，我抱定了犧牲決心，……」

寫到這裏，田文俊突然停止，他毫不遲疑，一雙手從襯衣口袋裏掏出三件東西：一張是他的像片，一張是記功表（他把他當作黨證一樣看待）和一塊英雄獎章，這三件東西，便是田文俊的全部財寶。他從來沒有個人積蓄，在火線上沒撈過一塊錶，沒撈過一塊錢，公家發的保健費，發下幾天就給連上戰士們解決困難了。現在他摸着這三件東西，這三件東西還帶着他身上的體溫，他的手指微微的有點顫抖。

但他立刻堅決的提起筆在信上又加了一行字：

「如果我犧牲，這三件東西就留給黨做紀念。」

這時連長區分完戰鬥任務，一排擔任主攻，三班是突擊班。

指導員作了簡短而有力的動員之後，高聲朗讀了他自己的決心書。

班長、戰鬥英雄們很快把他信上的言語傳播到班上去了，戰士們紛紛說：

「上級都下了這樣大決心，咱們到火線上見吧！」

說完這話，戰士們坐在地下用力的、仔細的擦着刺刀，……

王喜爲了完成任務有把握，悄悄召集了他的戰鬥小組，坐在露水淋得精濕的柴垛上開小會。王喜望了望袁興山，想起前兩天，袁興山的哥哥袁恒山，爲了看望兄弟，特地報名參加了戰勤隊，到連上來看他，可是也帶來一個消息，就是鬥爭惡霸的時候，他們的仇人——溜過松花江，逃往長春去了，王喜現在說：

『老袁——你報仇的時候到了！』

袁興山見戰鬥組長這樣掛念着他的報仇大事，他十分感動的說：

『組長！你的仇就是我的仇，……』

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王喜聽見指導員的聲音在喊：『王喜！——王喜！』

王喜知道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嚴重的事項，指導員是很少用這樣急迫、顫動的聲音來喊叫誰的，他趕緊一下跳起來，指導員已經站在他眼前，——手裏舉着白花一張紙片，……

王喜：『這是什麼？』

『慰問團從礦山醫院帶來的一封信。』

一種不好的預感應到王喜心上，他想這一定與小萬有關係，小萬和王喜是一個屯上長大的，他的父親，康德八年在大地主孫家扛活的時候，給日本憲兵隊長森田喝醉酒扎死了，寡婦媽拉扯他長大，他還是頂父親的缺，到老孫家當半拉子，一直到『八一五』光復，八路軍來了，媽說扎姑一雙鞋帶上也等不及他就去參加了，隊伍上嫌他小，他哭了半個鐘頭算參加上了。去年冬天就在連隊裏當衛生員，他跟王喜兩個人，無論誰找到一把黃烟，也找在一道抽，去年冬季作戰，小萬從火線上救了王喜一條命，今年夏天裏打四平，兩人又一道掛了彩，王喜沒傷筋動骨，能蹦能跳了，小萬左腿傷損了骨頭，惡化了好幾次，動過兩次手術，沒見好，還躺着不能動彈。

這回來前方，臨走那晚上，王喜去向戰友告辭。

小萬仔細的望着王喜的臉色問他：『你要走啦？』

王喜知道這消息是頂傷小萬的心了，可是只怪自個兒心窠裏掖不住一點事，心裏一想臉上早露出來啦，給小萬猛古丁這樣一問，他也不得不如實說：

『我不能等你啦。』這話一出口，心下有點熱撕糊拉的。

窗外遠處，礦山上的磨電車發出音樂似的喇叭聲，響了過去。

王喜說：『你好好休養，別在床上瞎捉摸。』

小萬猛掙着抬起頭來，對準王喜說：

『你還不知道嗎？——我這兩年到了前方，就是狠着勁的幹，想起從前下雪天要單小風一颳那日子，——我就是怎麼樣也過得來，三下江南那日子，咱們都挺過來啦，現下我能落伍嗎！——你告訴指導員！我對那旗子下過決心，……』

一條汗珠順着小萬漲紅的臉頰流下來。王喜按着他的肩膀。

『……能爬，我也要爬回前方，……』他疲乏的喘着氣。

現在，王喜問指導員：『小萬怎樣？』

『小萬，……你走後第九天，犧牲了，他很勇敢，沒喊一聲，沒哭一聲，就要求告訴我，告訴我，……』

王喜一聽這突然而來的惡耗，渾身像通了電一下子麻木起來，他怔怔站在那裏，低着腦袋，——最後和小萬告別的影子又浮現在眼前了，他耳邊響着小萬說的話：『……我爬也爬上前方啊！……』現在他爬不來了，他永遠爬不來了，王



喜心裏像刀子絞着一樣，他忽然仰起頭，他和指導員兩眼默默相望着。

第一夜

野外，一叢黑森森樹林，幾個警衛員在那下面走來走去。樹下一片漆黑，眼看不見，只有拿手摸摸得出一條曲曲折折的交通壕，從那兒一直伸到一間掩蔽部。

掩蔽部四壁是潮濕的黑土，頂子是拿枕木和鋼軌築成的，小型炸彈掉在上面是炸不透的，——工兵們把進出口那兒修築得拐了一個彎，遮着裏面的光線不至洩露出來。夜黑如墨的空中，果然有兩架戰鬥機在盤旋，想發現一點火光。在這一剎那間，砲兵按着規定時刻，突然一齊狂吼着發射，砲彈像千萬條游龍一齊奔向前方，一團團烟，一團團火，在粉碎着敵人，鋼骨水泥的地堡羣、鐵絲網、和戰壕。在掩蔽部這裏，人們始終感覺土地在顫動，要崩塌似的，掩蔽部四壁不斷翁然轟響，——但舉在團政治委員手上的蠟燭一點也不顫動，黃淡淡的光線射在一幅城市地圖上，年輕的團長的眼光，政委的眼光，參謀長的眼光都落在地圖上。

電話鈴不斷響着，——參謀長皺着眉頭聽電話，他知道一時之間還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消息，一切都正按照預定計劃進行。

政委和團長在慎重的重新研究上級早已確定的作戰計劃。

他們面前不是一張紙，也不是一張地圖。

團長冷靜的看見的是敵人的兵力、火力點和層層密佈的工事網。敵人在建築這種軍事設備時，絞盡了腦汁，——想真正做到『永久』和『半永久』，團長現在考慮的是如何把敵人永久殲滅在這裏面。在政委的眼睛裏，敵人佔領的這個城市是充滿恐怖與法西斯罪行的地方，——他好像聽見千萬羣衆從那黑暗地獄裏透出呼喚我們的聲音，我們的行動不是單純軍事目的，而更有意義的是我們要打破這牢獄的大門，讓光明照到裏面去，……

團長拿着枝紅鉛筆，考慮着。

政委問：『怎麼樣？』

團長望了政委一眼，堅決指着一條藍色小河附近的陣地說：

『七連這裏一定能突破。』

這語氣在我們火線指揮所裏是常常聽到的，每當火線上刻不容緩，緊急萬分的關頭，一個指揮員經常帶着極大信心這樣鎮定的說話。團長當過三營營長，他對七連——這一個老英雄連隊是了解深刻的，因為他跟他們一齊打過不知多少次仗，每在緊急關頭把七連使用上去，必然奏效。七連出名的戰鬥作風是頑強、勇敢，這和團長作風密切相關，但他從來不承認，他說那是七連老連長陸金生的緣故，他說陸金生犧牲在山東半島，但整個七連都變得像他一樣勇敢、頑強。當新聞記者來採訪時，團長總高高興興的說：『到七連去看看吧！同志，你去問問他們，從我們這裏了解到多少東西啊！』他經過這幾天慎重的考慮來考慮去，拿七連打突破？還是留着打縱深呢？最後他決定把突破任務交給七連。

現在，他迅速的在地圖上畫了幾個紅箭頭。

裏面有一支紅箭頭從外圍突破指向市中心，這是他領導的團，另一支紅箭頭迂迴的從側面插向市中心，這是兄弟團，——市中心是敵人指揮所所在地，是最後粉碎敵人的地方。

團長望了望政委，政委微笑着點點頭。團長迅速的站起來伸手去取大衣。

政委一把攔着他問：「哪裏去！」

政委自從和團長合作以來，每次作戰他有一個特殊任務，就是監督團長不讓他到處跑。團長這一個老脾氣是出名的，槍一響，司令部就找不到他了，你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去一定會看到他。爲了這個問題，政委與團長中間引起幾次爭辯，政委認爲指揮員應該親臨陣地實際指導，但是現在大規模作戰，指揮員要親自偵察，但是也要隨時掌握全面情況，才能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。所以今天政委這一問，團長小孩子似的笑了笑，把手又縮了回來。政委說：「我去看看。」自己彎腰走出掩蔽部，爬出交通壕。他的警衛員在樹下一發現他就跟上來，自己的砲還向前面轟擊，那裏已經火光熊熊，黑烟繚繞，——陸地上空無聲的飛着紅光子彈拉着長長的尾巴，……政委笑着，通過開闊地時，十分有興趣的一面望着，一面彎腰跑着，……

砲兵開始射擊的時候，七連連長穆長發和指導員田文俊就把隊伍帶到衝鋒出發地了。

衝鋒出發地是一條自然溝溝口外窪地，隊伍一到那裏，連長把手招了招，戰

士們都爬在地下，一點聲響也沒有，極其肅靜。

冰涼的小雨點落在王喜臉上，王喜向左右看一看，看見他組裏的袁興山和陳海一邊一個爬在那裏，他才放心。

這時自己的砲彈跟流星一樣從頭上掠過去，在敵人那面爆炸，敵人砲彈也就紛紛落到這邊來，砲彈碎片帶着奇怪的哨音『巴達——巴達』落在泥土上。

王喜這時一心一意就是怎樣掌握他的戰鬥小組。他先想起袁興山，——剛才從那條自然溝前進的時候，突然砰的一聲嚇了一跳，原來旁邊是個砲兵陣地，正在開砲，袁興山粗着嗓子喊：『喂——夥計！好好打幾砲，瞧着咱們衝鋒呀！』他歡歡樂樂，沒有嚴重的戰前畏懼，王喜聽了十分高興，那時幾個砲兵彈藥手彎着腰從樹枝搭的棚子下走出來鼓動步兵說：『同志們——沒問題，你們加油呀！』這樣想着的時候王喜對袁興山放了心，他就把身子往右挪了挪，湊到陳海面前，小聲說：

『陳海，決心下了，兌現的時候到了。』

陳海是個沉默不言的老實人，這時他躺在潮濕的地上說：

『老王——你放心吧！蔣介石抓我當兵的仇還沒忘，火線上你到那我到那。』

『你到那我到那』這個保證，讓王喜大大興奮起來，他知道只要袁興山跟陳海都堅決、勇敢，作戰就沒問題。

政委委員那綠色軍衣，被照明彈的光照成灰色，他悄悄出現在第一線戰士中間，順着窪地的邊沿，很快的找到指導員問戰士們的情緒怎樣？

指導員爬在地下回答：

『我們下了決心，首長！完不成任務不回來。』

政委微微一笑說：『不，應該說：一定完成任務回來。』

指導員也笑了。政委默默觀察着，他知道這種微笑在火線上是十分有用，它能夠讓人永有信心，於是政治委員又彎着腰向左翼部隊跑去了。

田文俊向前看了看，砲火激烈程度達到頂點了，面前有如一片火海。他迅速的跑到擔任突擊組的三班這裏來，跟孫有講了幾句鼓動話，然後倒倒在王喜附近，他冷靜的一動不動觀察着前面，——火光或照明彈熠熠的光亮裏，他一瞬不

瞬的看前面一〇〇米遠開闊地，他努力辨認那裏的每一處地形，小河和黑色的鐵絲網，……他兩眼緊張的瞪圓，只等候一個信號，他心裏不可否認的有點急躁，他唯恐信號一閃過去，自己沒看見。

突然在照明彈藍光裏，他看見王喜拿兩肘向他那兒爬動，他就悄悄叫了一聲：

「王喜！你有啥話嗎？」

「指導員！我在想，……這回完成任務，我要求做一個共產黨員。」

田文俊聽了這話他從心裏愛起這個戰士，因為從這句話裏他知道王喜心中考慮的毫無個人生死問題，而考慮的是自己和整個的革命事業，——這是多麼好的品質呀！……田文俊突然靠近王喜，望着王喜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，王喜看出來了，那一定是熱情鼓舞的話，——可是，正在這時，突然，兩個人同時都震驚了一下，他們發覺孫有那樣不顧一切，在拚命跳起來，他們也跟着跳起來。

王喜抬頭一看：

頭頂的天空中——一連串五顆綠光信號彈，……

在這一剎那，他是什麼思想什麼印象都沒有了，只知道怎樣跑過這一〇〇米

蓬開闊地。

砲聲一下子靜止了，有一秒鐘時間天地突然顯得清冷無聲，然後敵人從他的前沿陣地拉開機槍呼呼的封鎖當面這一片開闊地了。

好像整個土地在腳底下『突突』跳。王喜只看見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衣裳在前面閃動閃動，……火光一攝一攝的，六○砲彈在左右前後轟然爆炸着，——砲彈在空中尖叫，子彈在空中尖叫，土地被崩裂着，土塊、烟硝，雨一樣紛紛然落下，一個排的戰士在這樣稠密的砲火下跳躍奔騰着前進，——十秒鐘，王喜撲倒在小河這岸的一條淺淺的土坎下面，回頭一看，袁興山、陳海都上來了。再看前面，——小河裏水在火光底下發亮着，小河上好像漂浮着一層油，黑森森密如蛛網的鐵絲網就堅立在那邊岸上。子彈像雨點一樣『嗤』『嗤』鑽到水裏面去。指導員也在河邊上爬着眼看着前面的鐵絲網，——突破口打得開打不開，就瞧一兩分鐘時間內，三班這把尖刀快不快了，如果突不破，這個地方也站不着腳，那麼，進攻就破產了。王喜見前面沒動靜，他從心底下突突的冒火，他在破口罵人。正在這時，孫有一躍起來跳進小河，幾個戰士也跟着『嗷嗷——嗷嗷——』



跳了進去。王喜拉了陳海一把，自己先跳進河水裏去，河水馬上把他的綁帶、鞋子濕透了，水一直淹到他大腿根，他把槍舉起來，很快的盪着水接近了鐵絲網。不知是河水潑拉——潑拉的響還是子彈電火裏看見人影，目標暴露了。驟然一陣冷風擦王喜頭皮掠過去，他趕緊把頭一縮，『卡卡卡卡』一陣清脆而響亮的美國機槍子彈聲音爆發起來。

目標一暴露就困難了，突然突破的可能沒有了，現在只有強攻、硬攻。敵人果然集中火力封鎖這三二十米遠的河岸了，子彈聯結一片像火油一樣，把這一塊地都燒紅了，王喜從水裏抬起頭看看，水皮上空盪盪的，人都爬在水裏面了。

破壞鐵絲網是前面一組的任務，王喜全身浸在水裏，急得渾身冒火，忽然他聽見袁興山在附近說：

『老王，得上啊，這裏噙不住呀！』

前面一點聲音沒有，王喜急得想爬上去，這時前面一個黑人影，一直奔上河岸，高高舉起劍刀就砍，可是兩手一仰給敵人子彈打倒了。還沒喘息一下，第二個又上去了，從水中摸起劍刀砍下去，——又被打倒了。第三個、第四個都倒在河

裏了。這時王喜的意志就跳火上澆了油，從水中猛爬起來，——他撲過一個一個倒在水中的戰友，他們一聲不吭的拿眼睛望着他，他從水底下摸出鋼刀，這時子彈在他左右前後齊聲呼嘯，紅色的火光突然閃亮起來，他趁這機會一眼看清鐵絲網接連的地方，他猛然跨開兩腿，站起全身，把所有力氣運到兩隻手臂上來，「吭」「吭」「吭」——偉大的一刻在這兒決定了，前面的鐵絲網乾乾脆脆的斬斷了。

王喜抬了一下手。

指揮員好像尖銳的叫了一聲，就帶着一班二班跳進河水，趕快前進。

王喜衝進鐵絲網，眼快手快，一發現敵人機槍陣地立刻就扔了幾顆手榴彈過去，趁着轟轟轟一陣猛烈爆炸，敵人意志昏迷的時候，王喜擺着衝鋒鎗，一個箭步就躍進敵人的戰壕，——他面對面看見了敵人，一時之間所有千仇萬恨都突然升起，他的眼紅了，他看見三四個戴鋼盔的敵人拿刺刀朝陳海刺去，他一轉身一梭子彈，那幾個八歪歪扭扭倒在戰壕底下去了。

敵人放棄陣地順着戰壕潰退了，王喜他們追趕上去，一直追到敵人第二道防

線，用黃色炸藥炸毀了密佈的地堡羣。當王喜從指導員手裏接過一面紅旗，用力抱着，奮勇當先搶上圍牆的時候，——晨風飄着這面紅旗，黎明的光照耀着這面紅旗，三道防線密佈的外圍突破，火線上的第一夜過去了。

#### 決定的關頭

第二天下午，七連進至距離敵人指揮所三百米達的地方，佔領兩層樓房。

這一天，敵人組織了五次反衝鋒，向他們陣地上猛衝，不但被他們打退，而且他們前進了。一天一夜的功夫，這個城市燒着燭天大火，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，微風一動，一種黑糊糊的雲便在整個戰場上空攪動着。巨大的榴彈砲彈帶着嚇人的聲音在陣地上到處落下。七連陣地上的兩層樓房只是一個代名詞了，砲彈把上面一層已經完完全全爆炸乾淨，只剩下一部份斷垣殘壁，剩餘的危懸的牆壁，讓你覺得只要你一跺腳就會紛紛倒塌，但它却一直孤懸在那裏。下午兩點鐘，連長稽長發從掩蔽部出來，跑向三排陣地的時候，給一顆流彈打在胸部上，正在這時敵人發動了第五次反衝鋒，他拒絕別人的救護，他掙扎着，右手高舉着

匣槍，呼喊著：『堅決打呀！同志們，堅決打呀！同志們。』他神志不清了，但他那拉長的發顫的聲音，却一直留在憑據工事固守的戰士們的腦子裏，一直到把那一次反衝鋒打下去，眼看着敵人遺棄十五具死屍在陣地上。指導員才喘着氣跑來，不願連長掙扎下命令把連長抬了下去。

天還未黑的時候，團部來了一個通訊員叫田文俊到團部去。

田文俊從陣地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，督促戰士們加深工事，重新佈置了火力點，而後把臨時指揮任務交給了副連長。

團部，實際就在這個主力營後面一百米達的地方。不過五架美國飛機正在怪聲叫囂着掃射、投彈。田文俊跟那個通訊員不得不曲曲折折從廢墟當中找尋一條道路，跑到一座鋼骨水泥地堡裏來，他彎身走進去，看見團長與團政委正坐在橄欖色的美國子彈箱上面，腳邊堆着敵人遺棄的鋼盔、紙烟匣、罐頭、美國鴨絨被，照明彈的光不時從槍眼上照進來。

團長問：『你們那裏怎麼樣？』

『五次反衝鋒打下去了，首長放心吧！沒問題。』

團政委陳思宗看着田文俊，很明顯田文俊已經帶了兩次花，腦袋拿紗布纏綁着，臉上衣服上還有血漬，帽子歪戴着，可是他蹲在那裏（地堡裏是直不起腰來的），他的戰鬥意志十分頑強，陳思宗就說：

『你代理指揮全連，今晚，全連突擊，突破敵人指揮所，——這是最後解決戰鬥的關鍵了。』

團長伸出手腕，夜光錶的針閃着好看的綠色。

『已經十點鐘，——突不破指揮所，天一亮，這樣多隊伍擁在那裏，就要遭受幾傷，你們堅決突，突到最後一個人也突。』政委的聲音是十分寧靜的，正因為寧靜就顯得特別有力、堅決、不可動搖。

黑暗中看不清田文俊的臉色，他的英雄勁兒上來了，他吭的一聲站起來說：

『好，我是共產黨員，保證堅決完成任務，我帶着七連突，我在頭裏突，堅決突開往裏打，完不成任務，不回來見團首長，團首長，握握手！』

團長、政委都站起來熱烈的跟他握手，然後政治委員把一個紙捲交給他，叮囑他：『這宣言在攻壘前應該唸給戰士們聽一聽。』

田文俊熱烈的舉手敬禮。

陳思宗寧靜的說：『祝你們勝利！』

田文俊一扭身衝出去了。

他回到距離前沿地不遠的時候，就聽見自動武器響一陣停一陣，再響一陣，再停一陣，這說明情況無變化，只進行小的火力攻脅。他一跳進戰壕，幹部戰士看見他，都十分高興，他立刻召集了一個火線上的幹部會議，傳達了團首長的命令，然後他在昏暗的微光中打開宣言，——那是拿鮮紅油墨印的，他就朗讀起來。戰士們貓着腰，一個一個從戰壕的遠處滾過來，屏息靜氣的聽着。這是人民解放軍宣言，這是大反攻宣言，宣言裏那一句一句的言辭，在此時此地，就像每個人想說的話一樣。當指導員朗讀到：『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，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，……』一個個戰士眼睛都發亮，笑起來。指導員知道再用不到什麼鼓動話了，這一張紙的力量是比幾千顆砲彈還大的，——幾個戰士把宣言搶去，分頭跑回自己的掩體裏去，一張張紅色宣言，在戰士們手上傳遞着，指導員順着戰壕走，不斷聽見戰士們在耳語：『反攻了！』『反攻

了！……他自己在思考剛才擬定的「先奪下左側那間紅房子，然後進一步突入敵人指揮所」的計劃，他清清楚楚知道要奪下紅房子他得付出多少代價，因為必需通過敵人一條戰壕和一層地堡羣，據白天火力搜索，敵人已經暴露了有四挺機槍，交叉火力組織得十分嚴密，要想從正面硬打，這是不可能，代價太大，會無力繼續攻擊，但不可能又怎麼辦呢？……田文俊還預計到突入指揮所那決定關鍵的戰鬥會十分激烈，因此不願把力量在一開始時就受到削弱。他順着戰壕走向最前沿，想最後偵察一下敵情，看有沒有辦法。他心思沉重的從許多戰士身邊走過去，走到前面，把頭探出去觀察，——這時火線上相當沉寂，他把全身緊緊靠着泥土壕牆觀察。

突然，他發現有人緊靠在他的身旁，他一心一意注意前方，沒留意這個戰士是誰，戰士却悄悄招呼他：

「指導員！」

「噯，王喜。」他看見王喜頭上紮了厚厚的綳帶，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負了傷。

『指導員——今晚上的任務來了，咱們該前進了，指導員。』  
『爲什麼？』

『你聽呀！』

一天一夜砲火轟鳴把田文俊耳朵都震聾了，這時他聳耳細聽，果然聽出在敵人背後那遠遠相對的方向上，槍砲一齊響起來了。

田文俊知道這是擔任襲擊敵後方的兄弟部隊動手了。

田文俊看看王喜，兩個人相望着笑起來了，但立刻又皺起雙眉觀察前面。好像王喜猜中了指導員心事，站到指導員跟前悄悄而又嚴肅的說：

『指導員，我觀察了一下晚，我摸到一條路，要是從那裏摸過去，就能從背後先整掉敵人這個頂主要的機槍陣地。』

田文俊一下子跳起來：

『真的！』

『真的。』

田文俊心上罩着的一攤子烏烟吹跑了。



王喜確實用盡心機觀察了一下晚，他——考慮到，今晚衝鋒是個關鍵，眼前這幾挺機關槍不知得打死多少階級弟兄，現在打仗真正是給自給打，為了大家，也是爲了一人，他下決心一個人來擔當大家的困難，順利完成全連的夜晚進攻。田文俊在火線上發現了戰士這樣高度的自覺性，使他又高興又驚訝，聽完王喜的計劃，他立刻同意施行。

十分鐘以後，七連的進攻佈置好了，可是這是聽不見槍聲的一次進攻。

指導員帶了一個最優秀的機槍射手，跟着王喜繞到戰壕的一端去。指導員把所有戰士留給一排長指揮，一個戰士準備兩顆手榴彈，任務是衝過戰壕，奪取紅房子。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脖子上，懷裏揣着幾個手榴彈。他們一點聲音也不響的爬出戰壕，順着戰壕外面一個一個的炸彈坑爬着，從秋季淤積的雨中爬過去，從許多屍身上爬過去，沾了一臉濕糊糊的鮮血。王喜停止了。田文俊和機槍射手埋伏在一處不很深的炸彈坑裏，準備必要時拿火力支援王喜，在這一秒鐘時間裏，田文俊和王喜在黑地裏緊緊的握了握手。

王喜繼續順着炸彈坑爬。——這時只剩下他一個人了，他把衝鋒機抓在手

裏，側着身體，用胳膊和腿悄悄的悄悄移動，這時他知道只要弄出一點聲音，就要碰掉一塊土拉塊，他就完結了，——路上發光子彈幾次從敵人陣地上亮了起來，他就緊緊貼伏在地下，但是他想着在他背後的全連戰友以及擺在前面全連的勝利，全連的光榮，然後他就再向前爬，他爬了不知多少時間，但這樣時間在火線上是顯得悠久而又悠久的，他繞過敵人戰壕，從一處砲彈崩塌了的院牆下悄悄鑽過去，最後他安然爬進半截殘破牆脚下，隱蔽在那裏，這時他已經到達敵人主要機槍陣地堡的側後方，他把衝鋒機放在面前，把三顆手榴彈一個個揭開蓋子放在手邊。

戰鬥驟然之間爆發了。

先是自己陣地上機槍叫響了，緊接着一陣火花，敵人的機槍叫響了。

王喜知道戰友們要衝鋒了，就瞧他這一下子了，他咬緊牙，那樣歡樂的心情激動着他，他眼睛瞪圓了，他清楚敵人這一支機槍在這一下晚要了幾個戰友性命，也就是這支機槍嚴重的擦傷了他的頭部，讓他昏過去五分鐘，他的牙齒咬得發響了，他一跳起來就箭一樣奔向面前的敵人機槍工事的地堡，現在他再不顧慮

什麼敵人的射擊了，他一顆接一顆，把手榴彈緊進地堡裏去，——整個機關陣地崩炸了，機槍啞巴了。敵人嘩亂了，一羣人從地堡，從戰壕裏往外逃跑，他一刻不停，轉過身，掄開衝鋒機朝他們身上打。在黑暗中，他忽然聽到一片腳步聲，首先他一眼看出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軍衣，——『前進呀！……』佔領紅房子呀！……』指導員揮着匣槍，高聲喊着。一排排手榴彈轟響，紅光、黑影，到處突突亂跳，空中六〇砲彈像火中的鴿子一樣飛着，——激烈的最後的爭奪戰展開了。王喜打破一扇窗戶，跳進了紅房子。……

『前進呀！爲階級弟兄復仇！』

王喜跳進紅房子就打了一梭子子彈，房子裏是黑漆漆的，王喜發現走廊的頭上有一挺輕機槍在打單發。他一個箭步躡了一丈多遠，跳到一間房門口，腳一沾地就打了幾槍，那挺輕機槍不響了，立刻地板上一片咚咚——咚咚的腳步聲。戰士們一擁進來就跟敵人單對單的抱在一堆摺跤，王喜兩手緊緊把着衝鋒機站在房門口不敢打了，怕黑模模糊糊的打壞了自己人。這時他聽到有人在不遠的地方低低

呻吟，那聲音聽起來挺熟悉。

突然，窗外閃進一陣火光，他看見斜刺里衝出兩個敵人。蠻子口音哇拉哇拉叫着朝有人呻吟的地方跑去。那個掛了花的人一翻身坐起來。王喜趁着火光一眼看清那是袁興山，大概衝進紅房子負傷昏倒在這裏了，現在他臉色慘白，高舉一手上捏着一顆手榴彈，他是決心炸彈一響同歸於盡了，——王喜準備攆一梭子子彈把敵人擄倒再講，可是手指一動，頭上忽的出了一層冷汗，原來梭子空了。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子力氣，他身上每處傷口都疼得火燒火燎，但時間是不允許再考慮了，敵人會開槍射擊，袁興山就犧牲了。他猛然一步跳過去，舉起衝鋒機把一個敵人腦瓜搗爛了，又來打第二個，第二個跟他抱在一齊滾在地下扭打起來，那個人蠻勁很大，在地板上翻滾去，翻滾來，王喜傷口裂裂，血流如注，他漸漸的沒有力氣了，眼看敵人卡着他的桑軸子了，——袁興山從血泊裏爬過來，拿他那顆手榴彈當槌子把這個蠻子的腦袋搗爛了，敵人撒開手，王喜翻身坐起來。

佔領紅房子以後，敵人立刻投了許多燃燒彈過來，白色的耀眼的電光「刺——

刺」的閃爍着，紅房子幾處噴起火焰來。

戰鬥迅速向敵人指揮所發展。王喜的左腿和胸部又負了傷，當他撲向敵人指揮所時，他一下昏倒在地上。但是堅強的戰鬥意志馬上喚醒了他，他堅決要衝上去，——最後報仇的時候到了！在這一瞬間，小萬的面孔出現了，——他又想起過去的悲慘生活，又想起家裏的土地和馬，……他非常悔恨，眼看着最後殲滅敵人的機會來到了，自己却在這一刻負了傷，不能一直參加到底了，他試驗着站立起來，站了五次，又都癱倒了，——最後他聽着跑向前面去了的戰友們的脚步聲，望着前面的火光，他無可奈何的伏在地下大口大口喘着氣，他心裏火燒一樣乾、渴，這時他毅然的下了最後決心：往回走，去找綑紮所，……

短短一段路程，歷盡千難萬苦，他才到達下晚他們那兩層樓房工事背後一〇〇米遠地方一間地下室，他在這裏找到臨時綑紮所。

傷兵不斷從綑紮所的門口送進來，地下鋪着臨時收集起來的美國毯子，美國被子，六七個傷員躺在毯上面。微弱之極的燈光照着他們。

醫生和衛生員跟隨作戰部隊前進，都幾天幾夜沒闔眼了，他們穿梭一樣來

往傷員之間，有的注射血漿，有的縛紮。

王喜跛着條腿走到一個衛生員跟前，粗魯的說：

『來，同志，先給點水。』

他把衝鋒機夾在兩腿中間坐在地下，咕嚕咕嚕喝了滿滿一茶缸水，然後喘了口氣說

『來，快點！』

那個衛生員把他兩處傷口仔細的消了毒，上了藥，縛了綑帶，衛生員愈是小心仔細他愈是不耐煩的催促着。最後衛生員告訴他他可以步行到城外去找擔架隊，很明顯，幾付擔架要抬這幾個重傷號，這時他一眼瞧見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，——這個爲了探望兄弟自動報名支援前線的農民，在火線上奮不顧身搶救傷員也一天一夜了，他現在兩眼焦紅，滿頭是汗，但是充滿嚴肅負責的精神，他一下子看到王喜：

『同志——我馱你下去吧！』

王喜搖着兩手：『不要，不要，』他忽然想起袁興山：

『你瞧見你老三沒有？』

『剛剛把老二抬下去。』

衛生員怕王喜因爲沒讓他坐擔架而發火，過來解釋。

可是王喜『吶』的站起來把衝鋒機掛到肩膀上大聲說：

『同志，咱往前走，不往後走。』

幾個醫生、衛生員、傷員一時之間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，驚訝的目送他一步步爬上台塔，走了出去。

這時整個夜空給火光照耀得如同紅布，——處處房屋殘骸，森然聳立，……前面槍聲緊急，響成一團。

王喜一下子又跑回火線上，火線上到處打得燒起火來，敵人被壓縮在最後的堡壘裏頑抗，王喜一眼看見指導員在那面，他喜得發狂一樣跑了過去，喊：

『我王喜又回來了！我王喜又回來了！』

戰士們一聽到他的聲音，都歡騰鼓舞起來了。

指導員拉着他手，望着他滿身污泥血印，綳帶上透出殷殷紅斑，兩眼却充滿

旺盛的戰鬥意志的時候，指導員高興得裂開嘴：

『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任務？』

『指導員，我趕來就爲了最後殲滅敵人。』

團政委陳思宗正在那面跟參謀長組織最後一下子攻擊，聽見講話的聲音，扭轉頭看見是王喜，他立刻朝他們這裏走來。

王喜突然向指導員嚴肅的立正，堅決而愉快的請求：

『我能做個共產黨員吧？』

團政委敏捷的走到他跟前，已經聽到他的誠懇要求的聲音。團政委，知道王喜早就是一連級收入黨對象，這次訴苦，政委又全部審查了他的歷史，政委立刻轉過身，對戰士們揚手、揮。他的聲音高出一切槍炮聲在火線上划然震響：

『好，同志們！王喜同志兩次突破敵人陣地，負傷三處不下火線，堅持戰鬥到底，——我代表團黨委，在火線上批准他作一個中國共產黨員，我們要學習王喜同志戰鬥到底的精神！』

王喜朝紅布一樣的火光嚴肅立正。



這時，從王喜的腦子裏升起不是旁的，是毛主席巨大的身影，訴苦那天，他就是站在毛主席像下訴的苦，現在毛主席既然站立空中，一手指着前面。——是的，他是中國人民的救星，是中國人民的光榮，他領導着人民英勇前進，粉碎一切枷鎖，消滅一切敵人，他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，——這時，從王喜身上，一切舊社會的悲慘、痛苦都洗掉了，一切窮人的淚水、苦水，這時在王喜身上都化爲力量、快樂。

政委繼續奮臂高呼：

『前進呀！同志們！爲階級兄弟報仇呀！刺刀見血呀！』

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背上，從地下拾起一支上着白晃晃刺刀的三八式，跟在指導員背後，跟在無數戰士一齊，在清徹的黎明的微光中，他看見指導員像一面旗子在火光裏不停的招展，他們衝鋒上去，……

四八年六月八日，夜深，哈爾濱。

## 回 家

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奔襲雙合堡的時候。

那時狂風整日整夜吹着，水就要結成冰了。夜裏，一片漆黑，突擊部隊挑小路，走的盡是些荒山野甸，上山，山枝子鈎衣服，下山，又有不少人落在泥溝子裏，路上岔路很多，拿白石灰粉在岔路上撒了一道線，就沒人往那面走，可是前面走的快，後面跟着呼呼跑，差一步就要拉帶子，趕不上，找不着隊伍。

戰士李廣和累得滿身是汗，心裏可高興，從昨天，班上同志就俏皮他：

『老李，這回你到家啦！』

他只含笑說：『幹革命，啥家不家的，隊伍上就是家。』

嘴上雖這樣辯說，可是心裏真盼望着回家。

李廣和自從解放過來以後，好像住了兩個世界，家裏妻兒老小更是一點音信也沒有了。乍解放，心裏很不是滋味，只想有一天抽冷子開小差，那時他有一種

思想，覺得在國民黨那裏，拿人當牲口待，活受罪，共產黨解放了，就該讓我回家，做房椽子的木料做不了房樑，我原本不是個拿槍打仗的料子。那時他對於回家以後，赤手空拳，無依無靠還不是再落到國民黨手掌裏，送去當砲灰這種情況，連想也不想，因為他想到自己的小兒子金寶想得太厲害了，只想看一眼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他常常約摸着小孩子長大了，只要一想，就睜見那孩子朝着他笑，他就愈發傷心起來。解放後，他一看編成隊往北走，向壓隊的人問問：『到哪兒去？』說到後面去受訓，就弄得他一肚子悶氣，一邊走一邊心裏學好譜，到後方得想法爭取機會上前線，前線離家總近點，跑也方便些。可是到後方去的路上，走了五六天，就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注意，下晚，陽光燦爛，照着一片綠油油田地，他望見好多人，拿了繩子，木橛子，洋鎬，在地裏走來走去的忙着丈量，他向路旁一個老鄉問：

『修汽車路啊？——看那多好的莊稼都毀哪。』他搖頭，嘆着氣。

路旁那個老鄉看他穿的那身國民黨衣裳就說：

『你真頑固腦袋，當還是滿洲國時勢，這是給窮人分地呢。』

分地！——窮人能白白的分到地嗎！……

他心下有點懷疑，可是天天看人家這樣分着。

有一天，下雨，他們早早找個屯子宿營了，泥裏水裏走了一天，心裏沒好氣，他趁着左右無人的機會，就悄悄問那頭頂上盤個圓頭髮絡絡的房東老太太：

『要是一個窮賣菜的，下頓不接上頓，你老看，也能分上地嗎？』

那老太娘把手一拍，高聲說：『你瞧，——張家小鼓，是個窮賣菜的，不是分了地嗎！』

他一聽眼睛也活潑起來，心裏想：共產黨這件事辦得真是好，我家要是搬到解放區來就好了，可是他明白這是瞎想，瞎想不能解餓也不能解渴，家裏那個要稅的還不是要稅，抓了的還不是抓了，還不是李崑山，皮二打腰，這一想他又洩氣了，兩眼又沒神了。

李廣和在補充團受訓兩個月，就自願上前線了。

這時，他明白了些革命道理，不過，你有你的千條計，我有我的老主意，道理是道理，他無論站崗放哨，打野外，兩眼直勾勾，還是只管他的小兒子金

賣。

跟上隊伍打了兩次小仗，他也沒有開小差，你說沒機會嗎？也不全是，像那回打仗，他跟一班長去抓俘虜，荒草甸子裏，槍一插，人一貓，票跑不也跑了，不過，這問題現在複雜起來了，——他自己心對心，口對口說：『等下一回吧，不能難爲班長，班長對咱好。』可下一回又想：『不能難爲指導員。』……有時，把槍抱在懷裏，捲起根黃煙吸，也想：回去也是窮苦，只有把革命鬧成功，大家都解放，——他希望有一天分到地，他就在家好好待弄地，不出來了。經過幾次戰爭，在部隊上受了教育，他恨國民黨恨得更明瞭了，——他說他們是『官胡子』『是吃狗奶長大的』『我看有一天這些人得點天燈』，……

夏季作戰，到了離他家五十里的地方。那一夜，他轉磨轉了七八十來次，想走，又捨不得，他想來想去，心裏油煎的一樣，末了，跑到伙房，看伙房窗上閃着燈亮，就進去找着上士，上士正幫助教員在案板上切菜，他流下眼淚來，平常上士跟他感情頂好，上士是關裏來的老同志，這時就問他：

『有啥不痛快？』

他說：『沒啥，——就是捨不得你，……』

上士拉他到裏屋說：『老李，你心事，我知道，——誰沒個攢心的人呢？老李，要不是國民黨打內仗，抗完日，我不是退伍軍人，回山東家，領導個生產啥的嗎！——現在我知道，壓迫人的階級不倒，咱們沒飯吃，努力幹吧。老李，你打仗多打死一個，就能以早一天回家，別說你家在東北，我家在山東，也一樣，早晚是咱們的。』

從這以後，他真的改換了心計，他只要一想起小兒子朝他笑，他就瞄準器對準了準星尖，練習瞄準，準備多打死幾個敵人；作戰也勇敢了，雖不算連隊裏頂出色的，可是槍林彈雨下面，也闖進闖出，輕傷負過兩次——血浸浸流了下來，別人讓他上後方，他說：『冬天拔扎子，刮破不也是這樣？』

昨天夜晚出發，指導員在隊前動員，說是奔襲。

走上路，他一看三星，一對方向，他知道是朝自己家裏走，他就快樂起來。一路經過荒山野甸，別人怕扎脚他不怕扎脚，別人怕掉在泥溝裏他不怕掉在泥溝裏，遇前面有人拉當子，掉隊，他就在後面扎呼：

『跟上——跟上，……』

『快點走，——快點走，……』

有個脾氣壞的，回過頭摔他一句：『你媳婦在門口等你啦？』

他不好意思的紅了臉說：『我是執行上級命令，怕敵人跑了。』

指導員正在一旁暗處走，聽見這對話，跑上來特別鼓勵了他兩句。

部隊迅速前進，天空原是一片漆黑，後來從東面天邊上露出一條紅線，以後遲出的月光跟黎明的光同時交流空中，不知不覺，就閃出朦朧的白色。李廣和的心，跟隨這發白了的天光，突突跳起來，混身一陣發冷。他展眼一看，但見大地上一片淡藍色冷霧，落了葉的樹林子空落落的，他立刻分辨出左前方的屯子叫陳家窪，離他住的雙合堡還有七里地，——可是，怎麼天亮了連雞都沒叫一聲呢？——一種不好的感覺來到心頭，他覺得這裏好像是一片死地，好像是連一個活人都沒有了，這種感覺，只佔了幾秒鐘，就一下子過去了，因為緊急情況，已經擺在眼前。前邊不遠的地方，響着卜卜的機槍聲，發紅光的曳光彈，像流星一樣一閃一閃的。李廣和發現連長跟指導員從他身邊往前跑，他也立刻跟着部隊呼呼

往前跑。七里地一下子跑到了，他一看攻打的正是他家——雙合堡。他望見那土圍子，那砲樓，碉堡，鐵絲網，他就起了怒火，但馬上一想，自己的小兒子就在裏面，這時雙方機槍像潑水一樣來往射擊，這槍砲子彈打到裏面去，不會落在兒子的頭上嗎？他心裏這樣想，兩手却攔不住別人，隊伍一看見開火就發怒一樣衝上去，他突然發急起來，要打就快打快結束吧！恰好指導員這時從身邊過，就抓着他胳膊說：

『這回要瞧你的啦！』

『怎麼說？指導員。』

『這是你的家，也是你受委屈的地方，你人熟地熟，到家門口還能讓別人搶先嗎？』

李廣和一聽這話，決心就大了，向指導員多要了幾顆手榴彈，說：『請好，瞧我打衝鋒吧！』

果然，衝上去的時候，打破鐵絲網，是他領先。從砲兵打開的缺口一下子衝進了雙合堡，也是他領先。雙合堡的街是東西街，他却穿小巷子，打破兩層障礙，



一拐彎，抄到敵人主力碉堡後面去了，他第三次打破鐵絲網的時候，左手上掛了花，直流血，戰鬥到了最後最激烈的時候了，又是他領頭先爬上去，往碉堡眼裏絮了幾顆手榴彈，把敵人兩挺機槍，整制得啞巴了。

在這一陣激烈戰鬥當中，他到是什麼也沒想，這主力碉堡一解決，雖然周圍還響着槍聲，可是他朝四處一觀察，他的心事又湧上來了，原來從這裏往左手拐，過一條巷子就是他家，他就對戰鬥組長擺一擺手說：

『你從那面，我從這面，搜索，搜索。』

說完就端着槍往家跑，——這時心裏跟翻箱倒櫃一樣，陳穀爛芝麻，都湊這一個時候一齊朝上翻，他無論颶風下雨，在這街上受過多少罪呀，單講那一天，太陽落山了，他賣完菜擔個担兒從街上回來，剛到家門口，頂頭就碰上官胡子來抓兵，那當頭的上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拳一脚就把他掀翻在地下，喝一聲：『細。』就細起來了，原來這人就是本街鄉紳，偽滿協和會長，國民黨警察所長李崑山的管家的皮二，李廣和是個直腸子，平常頂看不得這種拍馬溜鬚，吹鬚瞪眼的人，常說人窮窮個志氣，忍不住怒火，想爭吵起來，可是一想全家四口活命，都

操在自己手心裏，也只好服軟，央求：

『老爺，——一家子四口，缺上頓，沒下頓，就靠我一個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按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，還拍着手吧！……』

『什麼滿洲國，獨子——委員長傳下命令，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！』

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，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，沾着兩手灰跑出來，老母親也跑出來，頭上還插着針線，她們一看他被網被打，知道出了禍事，就哭着嚷着在這當街上，跪了一地，緊抓住不放，不准他走。

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，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，他急得跳起腳喊：

『要人人在，你打孩子做什麼！』

那皮二冷笑一聲說：『這話有骨頭，那就乾脆點走吧！』就推搡着往巷外走。

可憐金寶他娘，才二十三歲，跟李廣和結婚四年，只生下一個金寶，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，廣和一走，她們怎樣活得下去？她這時也無法想，只哭着跑回

去，順坑頓撈了男人一雙鞋，一面追出巷口，央求：

『老爺！老爺！——叫他帶上雙鞋吧，老爺！』

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，扭轉身，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，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水望着他，他哭了，……

現在端了槍往家跑，不想還可，一想起來還忍不着五臟六腑都要爆炸似的，可是走到家門口，他楞住了，——他尋思：走錯了嗎？不會呀！家呢？……他又向四處觀察了一下，——一點都不錯，是這個地方。家門口的門可沒有了，進去一看，滿地長滿蒿草，給霜打得都發黑了，一垛山牆給雨淋得坍塌下來，窗戶上沒了木框，他大聲喊：

『金寶他娘！』『金寶他娘！』

沒人應聲。

這時，連四下裏的槍聲都沒有了，一片沉靜，只風吹得屋簷草唿唿響。

完了，他的心一下子冷下來了，他跳進屋，裏面也是坍塌的土堆，長滿青草，——這時李廣和瞪着兩眼站在那裏，他腦子裏又想起他的小兒子——朝他

笑，朝他招手，……

不知不覺之間，一陣狂風，天空裏飄起頭場雪。

李廣和仰頭看看，把牙一咬，脚一踩，轉過身，失魂少魄的往外走。遠遠街上有集合號聲，他正走着，突然一個人從背後跑來一把抓住了他。

他『呵』了一聲，猛回過頭去，原來是戰鬥組長。戰鬥組長在戰鬥緊張中，把李廣和家在雙合堡這件事情忘掉了，就半開玩笑說：

『你搜索到那兒去了？我當你貓在那家犯紀律去了呢！』見他未答應，組長認真的稱讚他『你這回作戰真有辦法。』他還是沒答應。

兩人肩並肩走着，組長見他一聲不吭，看他一眼說：『怎麼，嚇掉了魂哪？』這時，已經來到街上，滿天空白漫漫飛舞着雪花，寒風吹得透骨，街上擠擁難來往着不少戰士，有的是通訊兵在收敵人電話線，戰鬥兵忙着在收集勝利品，衛生隊在救護傷兵，大家都在寒風、冷雪下面走着，不過別人都是從外往裏冷，李廣和却是從心裏往外冷。

兩人踏着雪走了段路，突然看見迎面來了一個討飯的瞎眼老婆婆，披散着白

髮，滿臉污泥，穿着破爛夾襖，一手拄了一根棒，一手探在前面摸着，急急忙忙在人羣中間擠來碰去，她不要飯，她却在高聲怪叫：

『老總！——你們是哪裏來的呀？——你們是哪裏來的呀？』

隊伍上戰士正忙着，誰也沒注意這個討飯的，可是李廣和一聽這聲音，臉一下就白了，立刻跑了上去，叫了聲：

『媽！』

老婆婆看不見叫的人在哪裏，丟下棒子，只管伸出兩隻手在面前亂摸。

李廣和拉着母親的手說：『媽，——我在這裏。』老婆婆仔細摸着他的臉，才叫了聲：

『是廣和呀！』

她就一頭栽倒在地下，昏迷過去了。

戰鬥組長站在一旁，突然之間，看着這母子倆相會的慘狀，眼角已經冒出淚珠；這時就上去幫李廣和把母親抬了起來，沒走幾步正遇到連上衛生員帶着一副空擔架匆匆走過來，組長就把他們攔着，把老婆婆放在擔架上，抬起走。李廣和

把身上棉軍衣扒下來蓋在母親身上，組長也把棉衣扒下來蓋在老婆婆腿上，他們就相跟着到了臨時紮所。

他們進紮所，正碰上指導員出紮所，指導員十分關心的問李廣和：

『怎麼，你負傷了嗎？』

李廣和仰起頭，他的兩眼充滿憂傷。戰鬥組長抬着擔架幫他說：

『這是他的老母親。』

指導員這時猛想起李廣和的家在這裏，趕緊說：『快抬進來！』他自己也跟着回到裏面來。屋裏面有十來個傷號，等候着上藥，紮紮，大家聽說是家屬，都忍受着疼痛說：『先給老母親醫治吧！』經醫生注射了強心針，老婆婆漸漸甦醒轉來，一醒來就要廣和，——李廣和跪在床前，她摸着他的臉，她說：

『孩子，我對不住你，我沒保住你媳婦，……』

『媽，先不說那。』

『不，廣和，我要說，我說了你好記住，——你去了沒三個月，那些個官胡子又來了，硬說你打隊上開小差跑回家來，——說我們娘兒們把你窠藏起來哪，

——把鍋盆碗灶砸得稀爛，後來，那狠心的狼啊，說交不出大人就把孩子帶走，我說廣和沒下落，就剩下小寶是李家後一代了，……那鞭子，棒子像兩點一樣下呀！——我說我去，人家說要你這老棺材瓢子幹什麼，末了，實在沒法哪，媳婦站出來說：「娘！我去吧！小寶往後靠你老……」我怎看得她走，她哭得淚人一樣，他們死拉活拉把她拉走，媳婦臨走回過頭跟我說：「你老告訴他，我活着是他的人，……」家給區長剿了，把我撵出來，——後來有人說那時候你在隊上，你沒開小差，……」

這段話說得指導員在一旁忍不住他的憤怒，鼓起兩眼。李廣和記起來，他被抓走的時候，媳婦剛懷下第二個孩子，沒好營養，臉黃歪歪的，穿着件破短襖，現在她好像就立在眼前望着他一樣。這時，他看全班同志得到消息都來看望，他紅着兩眼站起來問：

「媽——孩子還有嗎？」

老婆婆說：「跟我走。」就掙扎起來。

全體戰士跟了李廣和扶擁着老婆婆出來，在雪地裏走了一段路，走到一處破

廟後面找到一間小棚，在裏面找到一堆草，在草裏面翻出睡熟了的金寶。李廣和把孩子抱起來，指導員把棉衣給包裹了，——李廣和看到孩子，就像看到孩子的娘一樣，心裏有幾句話想說，眼淚忽的一下流了下來。

這時外面一片人聲嘈雜，他們出來一看，地上撒了一地大豆高粱，一批批穿得襤褸不堪的老鄉們，從東往西的肩頭上扛着糧袋，從西往東的挾着空口袋，都急急忙忙，嚷着叫着。這些人是到東頭去分糧。原來這一帶老百姓，還沒到冬天就連糠也吃不上了。國民黨早把家家戶戶糧食搜劫了來，像山一樣堆在東頭偽滿倉庫裏。天空上雖然緊緊狂吹着北風，飛舞着雪花，整個雙合堡却像死人復活，又忽然的活躍起來了。順着街，到處一片喊聲，一片笑聲，……指導員帶着李廣和抱了兒子，戰士們扶了老婆婆，從人堆裏擠出一條路，回到連部宿營地來。李廣和母子團聚這件事情，立刻到處傳播開哪，周圍二三十里小屯子裏，都在紛紛議論：『要不是八路來，那奶奶跟孫子也過不了這個冬天。』『可是廣和要不參加八路，這冤仇永遠也不得報啊！』……

老婆婆在連上訴了幾天幾夜苦也訴不完，年老眼瞎，究竟不能總是在連上



住，再說連隊遲早要開拔。

第三天，民主區政府把兩間官房子，指定給李廣和安家。

安家這天十分熱鬧，區政府發了救濟糧，全連戰士在連長，指導員指揮下進進出出，砍柴的砍柴，担水的担水，燒火的燒火，煮飯的煮飯，立刻把兩間房子弄得暖騰騰，鬧攘攘的。李廣和這幾天心情變化很大，時常想起金寶他媽，——不知下落？不知死活？一個人在灶火前低頭燒火時哭了兩回。現在，眼看着裏裏外外，全連同志，你來我往，街坊鄰居，有跑五六里地，來看李廣和安家的，也是出來進去滿面堆笑，他的心自然暖和起來了，心想：無論在哪裏，自己也沒像今天這樣，被人這樣尊重過，於是幾天以來嘴上第一次帶了笑容。他們正忙得熱鬧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遠遠吹着鎖哪，敲着鑼鼓朝這裏來了，李廣和走出來看，只見遠遠一羣人走近來，才知道原來是區長親自帶領着一班吹鼓手，來給他掛軍屬光榮牌來了，牌上寫着他的名字，還拿綵綉繫了兩個綉球穗子結在牌上，李廣和這時像是一瓶熱酒喝下肚，不知怎樣是好。

區長是個二十幾歲和和氣氣的人，親手把牌子給釘在門框上面，然後走進來

問：

「哪一個是家主啊？」

李廣和向前走了一步，向區長敬禮。

區長慶賀他說：

「農會組織起來，再討論分地給你，區政府先派人輪流來給老太太挑水燒飯。」

李廣和站在那裏，兩手只管在膝蓋旁抓着褲子，却說不出話，他在想：——這是做夢嗎？在江北的時候，一路看到要分地，分地，那時還問過人家：『窮賣菜的也分得到地嗎？』沒想到，這一天也落到自己的頭上來了，……他歡喜得笑着臉迎進區長，又笑着臉送走區長。天快黑了，金寶坐在炕上吃戰士們給他燒的土豆子，一羣戰士圍着他玩耍，這時，街坊四鄰，也都道完喜，各自回家去忙着燒下晚飯去了，老太太穿着從李崑山家分來的古式青緞棉襖，坐在熱炕頭上，聽着裏裏外外一片歡笑聲音，心裏一難過就對李廣和說：

「廣和，什麼都好，就是不知媳婦在哪受罪呢……」說着又掛下眼淚。

李廣和一皺眉頭說：「媽，別提這件事吧。」實際他心裏正刀扎一樣難受。指導員一看這情況，就走上去安慰着說：

「老大娘，你別憂心，我們已經請不了營部，決定把李廣和留下照看你了。」李廣和一聽這話，臉一紅，忽然兩道濃眉往上一豎，撥轉身對指導員說：

「指導員，——你說的這是啥話？你看我這筆賬就算完了嗎？」

指導員勸說了兩三次，李廣和堅決的，一夜也不肯留在家裏。他臨走又把金寶抱了抱，在金寶臉上緊緊的親了親，就跟同志們一道回連隊宿營地去了。誰知半夜來了任務，天似明未明，雪還紛紛的下着，部隊在雪地上踩出一片噦噦噦噦的聲音，雙合堡的老鄉們還在熱炕上睡覺，隊伍却冒着大雪寒天出發往瀋陽那個方向去了。李廣和經過這次事情，不常說笑，也不常抱着根小烟袋蹲在灶坑前想心思了，當他跟隨隊伍走出雙合堡東門，往南拐的時候，他最後回過頭來看了一眼，雙合堡街上，幾處房頂冒出一捲一捲淡青的烟，鷄聲也在這時從雙合堡街上傳來，隊伍就一刻不停的向南開去了，……